

中國文藝

1

贈閱

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

傅惜華

俞理初的談諧

知堂

壁畫偶談

予向

相國歷史——歷史相國

徐凌霄

現代繪畫

編輯部

巴黎的夜生活

木易

殘羽

王石子

鳳姑娘

務誠

程老伯

汪家社

中國文藝社發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我愛「食母生」

食母生為最有效之活性維他命製劑，余患胃病及消化不良症，服食母生則食慾亢進，身體大好，足見品質優良，功效顯著。

守質

品補最良藥良腸胃

製監廠藥製學化誼信海上

售出有均 房藥大各



好力生效力濃度超過魚肝油百倍以上

魚肝油腥臭難服，好力生易服而效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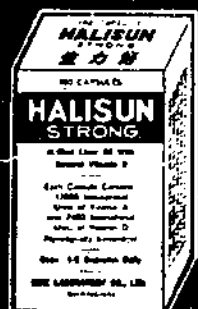


普通魚肝油腥臭難服且需較大劑量方為有效，今好力生擷取比目魚油之精華復加入天然丁種維他命其高貴不言可知，治一般虛弱夜盲佝僂尤合用於小兒扶助發育。

信誼藥廠出品 最新出品 各大藥房皆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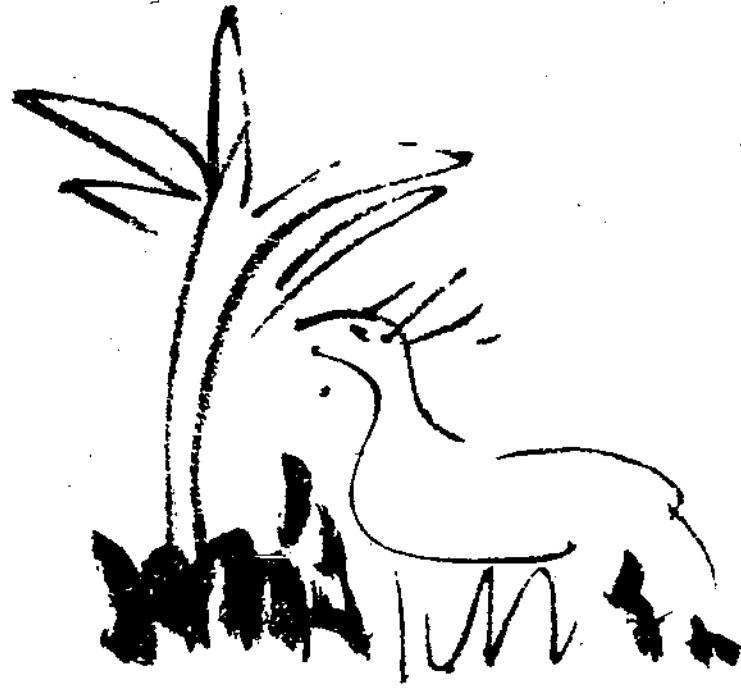
好力生

有膠囊 劑滴各 二濃分種





藝文國中



號刊創

社藝文國中



中國文藝

九月·創刊號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出版

戲曲底本質論

張鳴琦

現代日本文學的思潮

劉敏光

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

傅惜華

散

俞理初的談諧

知堂

秋在古都

張我軍

西郊雜記

瀾滄子

記夢

木活

偷書

芸蘇

女人

賀穆

明季釋乘傳記題跋

謝剛主

相國歷史——歷史相國

徐凌霄

偉大藝術批評家——羅斯金傳

孫海波

壁畫偶談

鏗譯

現代繪畫

予向

介紹現代立體派畫家

隨

筆

京戲偶談

小代昌

憶六丐齋

龍影

北海的角落裡

兼莪

詩歌

愛美之夢

野花

失去了的XX

程心芬

夏之戀歌



電 影

翡翠城 象超

秦山的生活 憶羅

有名的初會 超譯

巴黎的夜生活 木易

阿美利加婦女關於「美」的消費 宏詔譯

似虛而實 宏詔譯

軼 聞 趣 事

笑林集萃 宏詔譯

音樂家及其年齡，拍賣街燈柱的市政府，世界之面積與人口，國土與人口的比較，濠洲沙漠探險隊，笑不笑由你 宏詔譯

漫 畫

漫畫之頁 雨辰

漫畫的技巧與傾向 雨辰

創 作

殘 羽 王石子

鳳 姑 娘 務 誠

老人的悲劇 魏 嘉

程 老 伯 汪家社

小 姐 們 林 鳳

七 天 侯少君

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及其他 迷 生

編後記 迷 生

社 告

本 刊 第 二 期 預 告

(既定稿件——尚有未定者)

△本刊文字雖不妨轉載，但須先得本社之允許。

△本刊歡迎讀者批評，凡批評稿件，無論好壞，或褒貶，必盡量登載，一登載報酬從豐。

△本刊歡迎讀者通訊，自次期起擬定另設通信欄。

△本刊自次期起，雖照原定頁數（六十四頁）出版，但文字擬鍊選精華逸品，決不杜撰。

△本刊之定價表如次。

定 價		訂 購 辦 法		每 月 一 冊 一 日 出 版 每 卷 六 冊 全 年 十 二 冊	
零售	一	冊數	一	價格	二角半
預定每卷	六	國內及	在內	郵費	三分
預定全年	十二	香港澳門	在內	國外	一角
	二元七角	國內及	在內		二角五分
	一元四角	香港澳門	在內		一角
	一元三角	國外	在內		二角五分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論 說

六法論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概論
對美學的一個批評
埃及之藝術
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
藝術之進化

散 文

和一個異國婦女的對話
酒間
健忘症禮讚

隨 筆

京戲偶談
自述拙作

藝 術

關於歷史木刻
世界最大之攝影家——斯提森傳
今代之雕塑
唐宋兩朝之人物畫

創 作

失地足
打賭
七姐
小七們

其他詩歌·漫畫·趣味·電影及時裝之介紹等々！

佰橋川時
尹東哲
張劍鏗
傅華易

雷石
迷生
芸蘇

小兆
蔣和生

阿妙
堅白
本社

卽本
林楠
成少
侯君
林鳳

詞刊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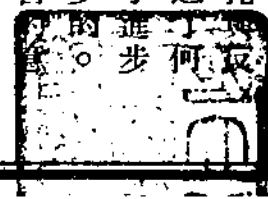
人的意志和心性果然容易受環境的支配，但是其潛能意識，却循乎良知與良能常欲和環境爭扎抗；這莫非係意識受知識的啟蒙，而提醒理念進而影響於良知以及良能的緣故。過去的歷史無論經過等的波瀾曲折，其軌道依然走着進步的路綫，人類無論受過了任何的狂風暴雨，其情態仍不能脫離乎進步的軌道；這的確是人類所紀錄過來的毫無虛偽的史跡，徵此真實的史跡，也能斷定人類的動態是進步的。人類既然是祇有進步，而沒有退步，那末人心自然不古，這蓋毫無疑義的餘地。不過進步和良善義不同，對這一點該應喚起特別的注意。因為進步的意思並不祇限於一個前進的形容；其所謂進步者，即指包括一切形上與形下的前進，和事物的擴大與反退步的理念的概念，所以進步和複雜化是相平行而相生的。

單純「為生而生」的本能的人生觀，更從宗教觀念以發展倫理，道德，政治，法律，文學，藝術，一直走科學的途徑；到了現在已進至因知識的程度環境的情態，理性的感覺以及種種的差異而規定其差異了。合抱之木生於毫末，百層之樓起於穴居，凡一切的事物都無不為大於其細，為繁於其簡，從單純而進步於複雜的。

本來這世界上，原無有非常發明能力的民族和人物，其大部分的文化形式都是轉相模仿而成功的。歐洲環居各國民族；因接觸繁密的關係，互相模仿互相傳播，又互相為創造，所以文化的發展很容易而敏速，反之，我國屹立於亞東，且其環居的民族，因文化較為低劣，雖有接觸的機會，却未得有利於模仿的條件，遂造成中國文化落伍的最大原因。然而落伍是一個問題，而退步又另一個問題，此兩者自有迥異不同的地方，似無贅言的必要。

總之，中國的文化已經在過去曾創造了一個很燦爛的時代，這浩如煙海的文化，為了時潮的悶塞與壅閉，已像黃河長江的氾濫，沉漬整個的民族，使整個的民族都淪溺於其狂流之間，迷濛而不能離脫了，對此氾濫的文化，應該施以像治水的方法；審其水勢，築其防堤，造其水路，缺之疏之通之流之然後方有出路。換言之：即研究，整理，批評，淘汰，拔萃併將其系統接合於新文化，夫如是中國的舊文化纔能展開其新生命，同時也纔能保持其綿遠的生命。

水雖善能活人，同時也善能殺人，文化也是一樣，苟不善融治而治理之，即文化之流毒也不下於洪水的禍害。整理舊文化和創造新文化的確是目前的急務，但是這並非空談得以實現，必須要有實踐而後能見效的。吾人創辦本刊的意義與目的也祇在此而已！（完）





戲曲底本質論

張 鳴 琦

戲曲是什麼？

想明瞭它底本質，必須考察演劇與戲曲底關係。

在劇場，第一件爲我們所搜索的東西，是脚本。倘無脚本，好像便不能使演員動手動脚似的。演劇，由其最初的排練直迄最後的上演底諸準備，都被脚本這東西所決定吧？——從而有人這樣想：脚本是組成演劇底最初的東西。

其次，在現在，大多數的脚本都作爲文學底一形式而印刷出來；於上演之前，在雜誌上發表或出版爲單行本的，也頗不少。這些東西，即使不被上演而見於舞台，不是也能對之爲一文學的鑑賞嗎？——從而有人又這樣想：戲曲之與演劇得爲個別的獨立的存在。

這兩個想法，即脚本是演劇底所由組成及脚本是文學，可離開演劇而個別存在，倘肯定而言，只能傳達脚本之機能底一面，決不能說這就是戲曲底本質。

在第一個場合，於選定脚本之前，組成演劇底要素如劇場，演員及其他的東西，我們不該忘記；而不必要脚本的演劇底存在這事實，我們也不應無視。在第二個場合，脚本是以舞台爲結局，以舞台爲目標而寫了的東西，只有

在舞台上具體化了，才達成它底最後的表現。

然而這樣的說明，恐怕仍是難得爲人首肯的，所以在以下，再多多少少地對這問題加以陳叙。

在德語中，有 *Lesedrama* (讀的戲曲) 和 *Bühnendrama* (爲舞台的戲曲) 這兩個字。其區別，並不是依本質，而是依看法及起因而劃分的。自印刷術發明以來，戲曲可用活字排印出來，可提供爲不顧舞台的讀物。因而以純粹的讀爲目的，縛於戲曲底形式的會話多的小說，一時間出現了許多。作家，在其本身也不是爲舞台而寫作，只因題材底關係，覺得用戲曲底形式比小說和詩歌底形式來得方便些而已。這種東西雖具有戲曲底形式，但否定了舞台；其作家底偏見的主觀，在現在的舞台上，是應予以糾正的。從而，讀的戲曲和爲舞台的戲曲這兩者底區別，便成了對個個戲曲底批評的區別。文學底趣味重，舞台上底技術劣的東西，稱爲讀的戲曲；文學底價值低，具有上演之傾向的東西，稱爲舞台的戲曲。這樣解釋也許是妥當的，但壯健的戲曲，應該是讀的戲曲，還應該是爲舞台的戲曲呢？

Drama 這個字，普通譯為「戲曲」或「劇」的這個字，是從希臘語來的，其本來底意思是「動作」。由此可見，為演劇之中心底東西，不是文學而是動作。

倘再考察演劇發生底徑路，演劇是在達到相當的階段時，才有稱為戲曲的東西產生。為西洋演劇底起源的希臘劇，是從宗教的儀式演變而來的；最初，其舞蹈與合唱都是由宗教的興奮而產生的即興風的東西。到進化稍稍複雜了的時候，才預先有一個結構，然後再依照着結構而表演。之後，產生了有才能的詩人，依自己底獨創，製作着演劇底結構。在這裏，才有了戲曲底濫觴，所謂戲曲才與演劇攏合。

從十六世紀就光榮了意大利底即興喜劇 (Commedia dell'Arte)，也可作為一個明顯的例證。即興喜劇是沒有稱為腳本的這種東西的。它發生在意大利民間，在十七、十八世紀曾有若干劇團巡行於歐洲各國，對各國演劇底發達，給予極多的貢獻。在一劇團之內，演員對表演，舞蹈，音樂等，都有極優巧的根底，所以即使沒有腳本，在舞台上也能隨意答問，自由地說着即興風的，機智的台辭，逗引觀眾發笑。他們，至多只先有一個表示着劇之進行底說明書式的東西，台辭則在上場後才臨時拼湊。所以它底演員，必須要有非常地獨創的才能和豐富的想像力不可。

依據上述的例子，也許有人要這樣說：稱為戲曲的這種東西，在演劇中可以不必有了。其實，上邊所引的例子只為彰顯出演劇與戲曲底本質的區別。演劇雖常常可以不要戲曲，但戲曲並不是根本不必要的東西。在即興喜劇底

場合，稱為實際的腳本的東西固然沒有，可是其演員原即兼着詩人底職務，在走出舞台的時候，就製作了新的即興風的腳本。

倘劇比較地簡單，對話只限於兩三個人底小人數，即興的方法是十分有趣的。如果劇的規模大而複雜，登場人物底數目多，為對照着他們底性格，描寫着廣汎的社會機構，腳本便成為必要的了。所以腳本這東西，也可以說等於大建築底設計圖。

說戲曲是文學，認戲曲有着文學底獨立價值，表面看來，好像並沒有什麼妨礙。但所要注意的，是戲曲與詩歌，小說種種文學上底東西，在其最後的表現上並不一樣。因為戲曲底最後的表現，是要在舞台之上，藉着演員，舞台裝置，燈光，音樂等，把它具體化了，才得完成的。那末，與舞台毫無連結的戲曲，必然要陷於不自然的孤獨的狀態。

古來底優秀的劇作家，幾乎全是為了劇場而製作着戲曲的；有名的戲曲底大部分，又都是在舞台上引動過觀眾之熱狂的東西。而劇作家更常為其時代底劇場底構造與裝置等實際的條件，縛束了他們底自由奔放的空想，雖說一方面他們也能活潑地利用着它們。

先來看一看希臘底偉大的戲劇詩人愛斯乞羅斯 (Aeschylus)，索福克利斯 (Sophocles) 和歐利皮地斯 (Euripides) 底作品。當時的劇場是半圓形的，舞台突入於觀眾席中，全劇場可收容數萬的觀眾。所以其戲曲，不能為纖細的描寫，只可畫出粗大的線條。同時，舞台這演員演技底所在，本稱，Orchestra，為宗教儀式底餘韻的合唱團也要登

場，所以在其戲劇中取入了合唱。至於因舞台裝置底非常不自由，現於戲曲中底場所，時間與動作底統一（稱爲三一律），也不得不被嚴格地遵守了。在他們寫作時，雖說有這許多舞台上底限制，但他們極會驅使着而加以活用，使其不過於縛束他們底理想的內容，像「愛迪帕斯王」，（*Oedipus the Tyrannus*），這描出了崇高悲劇的人間底命運的東西，便是一例。

在莎士比亞，也有着這同一的情形。當時底英吉利劇，是依旅行的演員們之手，以旅館底中庭作舞台，而在那上邊扮演；中庭底殘餘的部分及台左右和正面底廊下，是觀客席。莎是比亞本人，是演員同時又是劇團所附屬的作者。當時倫敦底劇場，如「劇場」（*The Theatre*）——這是倫敦底最初的劇場——「地球劇場」（*The Globe Theatre*），「天鵝劇場」，（*The Swan Theatre*），都依然留着旅館底中庭那舞台底遺跡，三方面是觀客席，舞台底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突入於觀客席中，其殘餘底部分用額緣（*Proscenium*）隔開。在這樣的舞台構造之上，佈設壯麗完美的舞台裝置是沒有辦法的；所以莎士比亞只有在這諸多的不自由中，特別顧慮到舞台背景，而多數情景底變化，惟有藉機智的有趣的台辭，向觀衆表達了。

希臘劇與莎士比亞劇，其舞台之向觀客席突出，觀衆可由三方面欣賞舞台上底演作，與我國舊劇底初期底舞台構造大致相同，這是極有趣味的一件事。同時，我國舊劇底舞台，也有着由屋外進化爲室內的故事。

這種向觀客席突出的舞台，在時代底進展中，次第地向後方退却，終於成了在現在底劇場裏所見到的那樣的東

西，舞台與觀客席完全地隔離了。其結果，是舞台上底機械主義（*Mechanism*），如舞台裝置與燈光底設備，十分地發達；但在另一方面，由舞台與觀衆底融合所造成的演劇底大衆性，因而稀薄了。

舞台這樣地與觀客席有了劃然的區別，在易卜生以後底近代劇中，稱爲「第四面牆」的東西出現了。這東西是指切區着舞台與觀衆底那一道幕而言，把幕打開，實等於把一間房子底四面牆底一面取去，由那裏，觀衆才能看到在房子裏所動蕩的人生底姿態。從而，劇在與日常生活底同一的調子中上演，觀衆也在同一的調子內，聽着喋喋的台辭，靜靜地品嘗着劇底意味。斯特林堡（*A. Strindberg*）是這理論底代表者，他自己在瑞典斯脫克霍爾姆建設能收容少數人底觀衆底所謂「親睦劇場」（*Intimate Theatre*），並寫作特爲這劇場上演底戲曲。他是最澈底地實行了室內劇底理論底一個，近代劇作家底大部分，多少都受了這種室內劇底理論底支配。

由易卜生所開始的近代劇，是向舊時代底演劇中，移入了真面目的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使演劇的面目一新。然在其反面，舞台與觀衆有了劃然的切分，演劇底大衆性因而枯竭。

對於室內劇底形式之一反動，是有人曾一度試圖依希臘劇底祝祭的樣式來演劇。德意志底萊茵哈德（*M. Reinhardt*），曾利用演技場（*Circus*），以演員數百人以上演希臘悲劇「愛迪帕斯王」及其他的羣衆劇。他更把演技場改造爲大劇場，上演「但頓」（*Danton*）「朱理亞。西撒」（*Julius Caesar*）等羣衆劇。

大戰後，德意志底辭斯迦脫魯與蘇維埃俄羅斯底梅伊荷德(V. E. Meierhold)撤廢了室內劇底限制，粗立構成派風的舞台，把舞台極度地開放了，企圖與觀衆接近。

時代進展着，劇場底樣式和舞台底構造變遷着，戲曲底組織與手法也依了這變遷而發達着。這兩者，即劇場底樣式和舞台底構造底變遷及戲曲底組織和手法底發達，常常是相互結合而又相互影響的。而劇作家，爲某一劇場或某一優活動着他底劇作之筆的例子，在演劇史上也是常見的。

……我願把這詩篇捧給西拉諾之魂。但西拉諾之魂，只有在你的克庫蘭底身上才得傳達，所以我把這詩篇捧給你。

這是在「貝爾裘拉克底西拉諾」(Cyrano de Bergerac)底留頭，作者羅斯坦(E. Rostand)所寫的話。克庫蘭(Cog-elin)是綴飾着十九世紀底法蘭西劇壇底名優中底名優，羅斯坦是爲他才寫了這篇戲曲的。「西拉諾」一劇第一次在舞台演出的時候，曾集中了巴黎底人望。西拉諾，這劇底主人公，是一個鼻子很大的醜男子；他愛一個女人，但那個女人不愛他，其義俠的，機智的性格，經作者羅斯坦底靈筆之巧妙的描寫，極爲深刻；而經名優克庫蘭在舞台上底演出，尤見生動。有名優爲他演作底劇作家，是幸福的；得到名作的名優，也是幸福的。這是詩人底才能和名優底技藝之結合！

劇作家與有理解底劇團握手而相互合作，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莫斯科藝術劇院」(Moscow Art Theatre)與契訶夫(A. P. Tchekhov)底關係，是其最明顯的代表。「莫斯科藝術劇院」用海鷗作他們底標誌，(Mark)，就是

紀念契訶夫底處女長篇戲曲「海鷗」(The Sea Gull)上演底成功，和表示對這新劇所持具的興味。用像浮腫似地帶着纖細的陰影的筆致，描出了種種底社會，種種底型底人物，和時代界團氣的契訶夫底戲曲，是依無損於其台辭，其陰影的劇團底深刻底理解與真摯的努力，才得最初地出現於舞台之上。契訶夫底「櫻桃園」(The Cherry-tree Garden)，「萬雅叔父」(Uncle Vanya)，「三姊妹」(The Three Sisters)等，都是「莫斯科藝術劇院」底著名的上演目錄，使該院爲世界的地存在底東西。

阿美利加底「普洛溫斯頓劇團」(Provinceton Players)與奧尼爾(E. O'Neill)底關係，愛爾蘭底「阿貝劇場」(Abbey Theatre)與泌孤(J. M. Synge)，及最近與奧凱賽(S. O. Casey)底關係，也都是比較著名的。

爲「普洛溫斯頓劇團」之前身的「瓦夫劇團」，在設立底翌年(一九一六年)，曾有一位無名的青年，拿着他習作戲曲底原稿訪問該劇團底當事者，這青年就是奧尼爾。從他底獨幕劇最初爲該劇團上演以來，他底初期底戲曲陸續地都由該劇團，不顧金錢，時間與勞力地，冒險地上演着。在無名作家，被發現了劇作家底才能，便努力向那無倦地陸續着上演他底作品底劇團，提供了精進的新作。終於在兩者底合作下，「普洛溫斯頓劇團」在以後成了有力的新劇團，而奧尼爾在現在成了世界的劇作家。

奧凱賽的情形，與此也大致相同。杜柏林底「阿貝劇場」，是愛爾蘭新劇運動底先驅。是愛爾蘭新劇運動底中心；直到現在，它還是一個無挫折地活躍着的新劇團。窮

途日暮地過着流浪勞動者底生活的奧凱賽，有一天晚上到「阿貝劇場」去看戲，當時就想自己也寫一篇戲曲。不久以後，他拿着他底經了苦心所寫就的戲曲，去見該劇場首腦人之一底格雷克瑞夫人 (Lady Gregory)。對自國青年劇作家底發見，深切注意及不惜親切的格雷克瑞夫人，讀過奧凱賽所寫的原稿之後，頗受感動；但因種種的理由只好勸他改作。奧凱賽以一年的工夫把原稿改作完了，但改作的原稿，仍舊是不行的，這使奧凱賽極為失望。失望引起了憤慨，他又為第二次底改作。經過兩度改作的原稿，終於在「阿貝劇場」上演（一九二三年），這就是奧凱賽底名作「市民兵之影」。

戲曲本質的地應於一時代底演劇結合，應與演劇發生有機的關係，是無庸爭辯的事實。在古來底戲曲中，因未上舞台而被埋葬的，那數目定必不小。最近，我國有許多有才能的劇作家出現了，在文藝雜誌上，常常見到戲曲底發表。然而，劇團底當事者依舊異口同聲地說着脚本飢饉底話，這多少會使人感覺詫異吧？造成這種現象底原因，倘根據以上底記述推論，不外一方面是由於戲曲底作者並未捨去文壇人底立場，而遊離了演劇，不知道怎樣地使自已與演劇人及觀眾造成一個同體底結合；一方面是由於各劇團不知道怎樣地接近戲曲底作者，使他們在演劇中得到實踐的意義。由劇場分解遊離了的戲曲，是有害於演劇的！這是應該切記的話。

由以上，可以看出戲曲是為演劇這綜合藝術底一要素而存在着；只有在作成演劇之一要素底時候，戲曲自身底價值才可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但組成演劇底其他要素，如演員，大小道具，服裝等，至多只能反映了世態風俗底感覺的一面；惟有戲曲才可反映着時代底思潮。從而，演劇是指導了時代，還是追從了時代，要全依戲曲底內容而決定。這就是戲曲在演劇中佔着特殊的重要的位置底所以。

戲曲與舞台底有機的關係，已如上述，所以我們在讀戲曲底時候，即使是古典的東西，也必須注意到那時代底舞台底構造與樣式。更進一步，我們還要知道其社會底情勢與觀眾底愛好。只有在戲曲與演劇與社會底相互關係上，才能充分地鑑賞了戲曲，正確地理解了戲曲。不過，有些人在研究戲曲或劇作家底時候，單單只做文學底研究，並不通過舞台本位或上演本位底觀點，這實在是一個錯誤。

依據稱為大眾藝術底演劇與戲曲底本來意義，可見現代劇是當前劇界底中心勢力。那末，在我國這一切底荒蕪中，促成顧到劇場與演員的，為舞台而寫作的優秀的劇作家之出現，的確是最大的急務。（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六日，於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

x

x

x

x

x

x



現代日本文學的思潮

劉 敬 光

大多數的藝術家，都不肯承認他的藝術是容易受政治的支配，來影響其作品的。更不願處在政治庇護之下，隨便受其搖動的。這大概是藝術家愛護純正的藝術，抱着熱烈的藝術精神，應有的矜持態度，然而現實的社會，在客觀上，是個很冷酷寡情的，藝術家自己，雖然抱着遠大的理想，相信他的作品，能夠超越一切，能夠發揮其自立性，不必受任何羈束，來描寫社會，創造新的時代，有時候也會為科學找新的路綫等等……，在他的主觀上的抱負不能否認它的偉大。

但，假使有些社會眼光的人，却不能這樣看，因為藝術這個東西，究竟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不論甚麼時代，甚麼環境，很難以單獨前進的，藝術的主觀觀念，必須跟着客觀的情勢，常為一種有機的連絡與活動，才能產生了偉大的作品，否則它所產生的作品，當然是不切合現實生活；既然離開人生社會的藝術品，不消說是沒有甚麼藝術價值可言，也算不了甚麼偉大作品了。綜觀現代各國的文學，我們知道，各處都有很多的這種事實，其苦悶已經是顯出了種種的不合拍現象。日本的文學界，是否有這樣的現象，筆者不敢武斷，可是倘對日本文學關心的人，對於最近的文藝思潮，純粹藝術派和現實把握派的對立，便能窺見這種現象。

恰巧「中央公論」七月號，恰巧有兩篇文學批評，題目雖不相同，但其內容，却都是以這種現象，來解剖其相尅對立的情形的，岩上順一氏的「政治和文學」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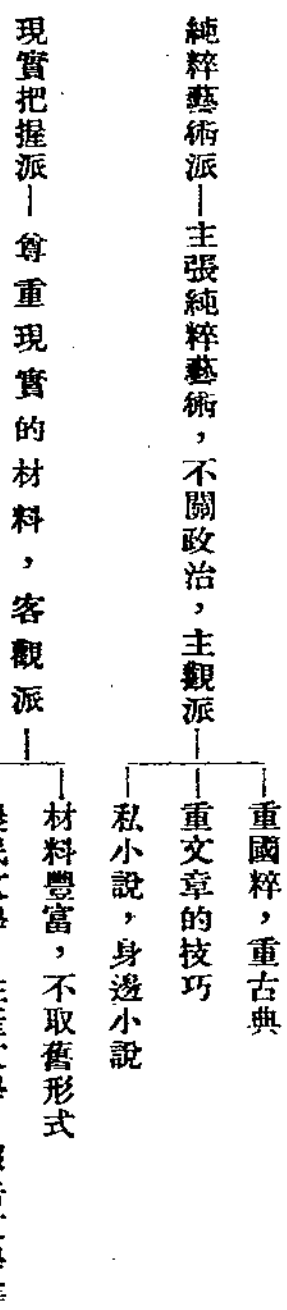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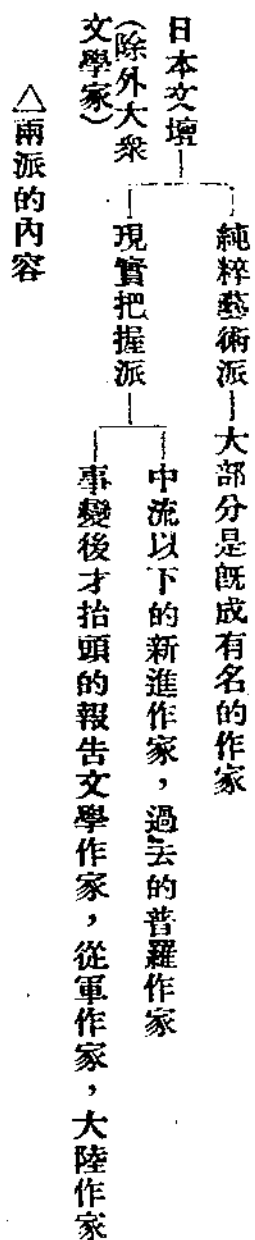
「事變以來，很多的文學，竟服從于政治，甘願國策之路綫而前進，因此產生了好幾種的哲學及評論來幫助它，……然而真的文學精神，不是這麼容易，這麼像器具般的能夠迎合政治，取如此態度的文學家，未免有些疑惑，因這些所謂國策文學派，聲音雖是很大，可是向來也沒有展開了何等的理論，使一般文學愛好者，得表示共鳴和同感，他們在政策上，可以說是成了功，但在文學的實質上，還是貧困得很，所以這層現象，真是令人對於政治和文學的關係，不可不再加一番嚴重的省察了」。

中島健藏氏的時評「純粹乎？現實乎？」也是和岩上氏一樣，拿純粹和現實兩個觀念，來批評着純粹文藝和現實把握派文藝，他是特別引出被一般目為現實把握派的宮澤有為氏的小說「東洋」及在某處批評「東洋」的小林秀雄氏的文章來做中心，加以種種的檢討——結果是這麼說：

「現在的日本文學界，因現實的作用過強，所以差不多的藝術園地，沒有不受其影響的，生出純粹文學和現實文學的兩個觀念的對立，使小林秀雄氏，發出「文學是已經被政治俗化去了」的嘆聲……」

把以上所說情勢，我在這裡，畫一個表，給大家做參考。

△兩派的分別



純粹藝術派和現實把握派，這兩方面的對立，好像是最近的特殊現象，很多的日本批評家，莫不竭力的探討這個原因，作種種的解釋，現在仍然是議論紛紛，但據我們的觀察，這種現象，絕不能說是偶然發生的，在已往各時代的文藝潮流上也是常有的現象——如主觀和客觀；古典和浪漫主義的對立，屬於文學精神的基本問題，所以雖然主張着純粹的一部分藝術家們，極力地反對着現實派，以純粹或種種神秘的言詞，來批評現實派作品不合藝術的條件，且有冒濫藝術的尊嚴等等，其實呢，純粹藝術派的份子，都是固執着「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完全隔離了現實，他們的所謂藝術作品，是沒有時代性，沒有人生的背景，變成了古玩一般的娛樂品，所以在日本文壇，大抵的新近的作家，都不願意去走這一派的路境，毅然的向現實的世界邁進，捉住無限的材料，來做他們作品的內容，例如農民文學，生產文學等等。現實派的創造技術，雖因不拘束於舊的形式些有地方，尚未達到圓熟的境地，可是我們深信這一派的新進作家，才算是日本文學的代表人物，日本文學未來的動向是由這般人出來推進的，不久的將來，定能克服一切的缺陷，確立真正的文學精神，並會產生其真正的藝術作品。



「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

(上)

傅 惜 華

魏，蜀，吳，三國之故事，里巷流傳，最為古遠。唐段成式之酉陽雜俎，曰：「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劇，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扁鵲字，上聲。」詩人李商隱騷兒詩，亦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之句；於此頗可證明晚唐時之市間，已有演述三國故事，或以三國人物而為笑謔之資者。迨趙宋時，平話之風，蔚然而起，故蘇軾之東坡志林卷六，有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座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按孟士元之東京夢華錄，謂北宋末年，說平話者，約分數科，其中一科，曰「說三分」，乃專為講述魏蜀吳，鼎足三分之故事；未屬於「講史」，而獨成一科；其盛可知。夢華錄於「說三分」科中，著錄有霍四究一人，蓋其時最負盛譽之說三國平話大家也。

當宋金分立時期，關於三國故事之平話，既有如此之發達，而戲劇方面之搬演三國故事者，想亦不鮮。惟以小道末技，士夫向所鄙視，故文獻載籍，甚罕注意及之，其今日尙可考知者，唯有「襄陽會」院本一種，著錄於元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條。其後元代至治間，三國故事最古之話本「全相三國志平話」，乃由建安虞氏付之梨棗，鑄印行世，是為後世三國志通俗演義之祖本。夫元代既稱為雜劇最盛之黃金時期，名家輩出，符采輝映，洋洋大觀，則其取材三國故事，譜成雜劇者，縷指難數。降至明清兩代，南戲傳奇勃興，而雜

劇漸形衰微，其衍三國故事之雜劇，遂亦減少矣！茲將關於元明清三代搬演三國故事之雜劇，粗爲探討：考其作者姓名，略述關目梗概，詳註版本存佚，吾人藉可窺見元明清三代雜劇中關於三國故事演變之一斑。

(上) 元代作品

關大王單刀會 關大王單刀會雜劇，簡名「單刀會」。

關漢卿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寶文堂書目，今樂考證，曲錄諸書並著錄。惟百川書志題作「關大王單刀赴會記」，也是園書目題作「關大王獨赴單刀會」，略有不同。此劇凡四折，衍魯肅宴關壯繆而索荊州事。此劇今日所傳於世者，有元刻古今雜劇三十種本。其題目正名曰：「喬國老諫吳帝，口口口休官職；魯子敬索荊州，關大王單刀赴會」。又錢會也是園舊藏之「關大王獨赴單刀會」明鈔本，近亦發現，已歸於北京圖書館。永樂大典卷二〇七四三，雜劇第七冊內，亦有此劇，惜散失不傳矣。至於戲曲選集，多有收此劇者，如綴白裘初集卷一之「刀會」，八集卷二之「訓子」，總名均改題曰：「三國志」。納書樓曲譜續集卷二之「訓子」，標曰：「三國志」，而正集卷二之「單刀」，則又題爲「單刀會」。六也曲譜元集之「訓子」「刀會」二折，亦題「三國志」。集折曲譜玉集卷一之「訓子」「刀會」二，題曰：「單刀會」。按以上諸書，所選「訓子」，乃關作單刀會原本之第三折，「刀會」，即單

刀會原本之第四折。故此二折，宜標名：「單刀會」，若題爲「三國志」，實屬謬誤，且元明清三代衍「三國」故事之北劇南戲中，皆無此名也！「訓子」「刀會」二折，雖後人頗有改竄，然梨園中至今盛演之。劇中情節，略見於三國志演義第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元至治本三國志評話，記單刀會事，稱魯肅奏樂，宮商角徵，獨無羽音，關怒曰：「殆將圖我乎！」遂挾肅送已歸。說亦與他書有異。吳志謂：「肅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與劇中關目，亦似是而非。徧考史傳，皆無周倉其人，此劇元刻本，第三折之開場，淨色先上，雖有關文，當是周倉無疑；而梨園所演之「刀會」，實本關作，固亦有倉也。梨園所演者，關壯繆之上場詩云：「波濤滾滾渡江東，獨赴單刀孰與同？片帆瞬息西風力，魯肅今日認關公」。或以自稱「關公」爲妄，然關作原本中已有自云：「封關公爲荊王」之語，則又何獨責梨園改竄者耶？關漢卿此作，情文雄壯，俱盡其致。如第四「刀會」折，演關壯繆登舟後，掀髯憑眺，歌「駐馬聽」曲云：「依舊的水湧山疊，好一個年少的周郎，恁在何處也？不覺的灰飛烟滅。可憐黃蓋暗傷嗟。破曹檣，恰又早一時絕。只這慶兵江水猶然熱，好教俺心慘切；這是二十年不盡英雄血！」清詞人楊恩壽最激賞此曲，嘗謂「聲情激越，不減東坡醉江月。當場高唱，幾欲裂鐵笛而碎唾壺！」蓋觸景生情，自抒雄心，浩莽江天，有感於中，而於壯烈中復含慘切

之音也。

關張雙赴西蜀夢

關張雙赴西蜀夢雜劇，簡名「西蜀夢」。關漢卿撰。錄鬼簿，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惟天一閣本錄鬼簿卷上標作「雙赴夢」，題目正名曰：「荊州牧闔州牧二英魂」，「關雲長張翼德雙赴夢」。太和正音譜，亦略作：

「雙赴夢」。按今尚傳流之元刻本古今雜劇三十種內收此劇；又永樂大典卷二〇七四四雜劇第八冊，亦有此劇，二本均題作：「關張雙赴西蜀夢」，當從之。元刻古今雜劇本雖傳於世，惜止有正名，未標題目。永樂大典本，則已久佚。元刻雜劇本，僅有曲文，未載賓白，亦無折數，然細審之，實爲四折之雜劇：第一折點絳唇混江龍等一套曲，係蜀帝所唱；第二折一枝花梁州第七等一套曲，諸葛亮唱；第三折粉蝶兒醉春風等一套曲，第四折端正好滾繡毬等一套曲，並係張飛陰魂所歌者。此戲演張飛關壯繆死後，二人陰魂，同謁蜀帝事。按今本三國志演義中，未載此事。劇中第三折「上小樓曲」，有：「石亭驛上摔破袁襄」之語，考元至治本三國志平話謂：袁術使子襄，謁先主於徐州，飛逆之石亭驛，襄被酒罵備爲織席兒，飛怒摔而殺之。術怒，遂舉兵來寇。劉袁失和，蓋自此始。此當爲金元時所傳之三國故事，及明以降，知者罕矣。漢卿此作，造語沉痛，能令英雄氣短，鬼氣逼人，凄然不可卒讀，實稱當行！此劇流傳未廣，惜僅存此不載賓白之元刻本，而梨園

亦久失搬演也。

終南山管寧割席

終南山管寧割席雜劇，簡名「管寧割席」。關漢卿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等著錄。此劇演管寧割席故事，見三國志演義。劇本未傳於世，曲譜選集，亦無收錄，其佚久矣。

徐夫人雪恨萬花堂

徐夫人雪恨萬花堂雜劇，簡名「萬花堂」。關漢卿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元曲選目，著錄作「黃花峪」，注曰：「一云萬花堂」，大誤！蓋元人無名氏另有「黃花峪」一本，與此實無干也。刻本錄鬼簿諸書，「孫夫人」作「劉夫人」，「雪恨」作「寫恨」，均謬！天一閣鈔本錄鬼簿，著錄此劇題目正名曰：「孫太守錯疑三虎將」，「徐夫人雪恨萬花堂」；當從之。此劇演孫翊妻徐氏貞烈事，見三國志演義第三十八回「戰長江孫氏報仇」。全劇既無傳本，選集曲譜，亦無收錄者。

劉先主襄陽會

劉先主襄陽會雜劇，簡名「襄陽會」。高文秀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此劇演劉備赴襄陽蔡瑁筵宴事，即三國志演義之第三十四回「劉皇叔躍馬過檀溪」。此劇未見藁本，唯有也是園舊藏之明鈔本傳世，正名作：「劉玄德獨赴襄陽會」，今歸於北京圖書館。

周瑜謁魯肅

周瑜謁魯肅雜劇，簡名「謁魯肅」。

高文秀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此劇演孫權與周瑜事，三國志演義載之。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箸錄此劇，有題目正名曰：「孫權娶大喬；周瑜謁魯肅」。全劇已佚，惟太和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載第二折南呂「草池春」一曲。又雍熙樂府卷九，有南呂「枝花」一套曲，題作「王燦」，然細閱曲文，所譜絕非王燦事，且今日尚存之鄭光祖作王燦登樓雜劇中，亦實無此套。此一枝花套中之「蝦蟇序」一曲，與正音譜所載「草池春」曲，字句完全相同，惟將牌名更易。蓋此套曲，實高文秀周瑜謁魯肅之第二折全折，雍熙樂府乃誤題也！詞林摘艷，亦載此套。永樂大典卷二〇七五六，雜劇第二十冊，亦收此劇，惜久不傳。

曹子建七步成章 曹子建七步成章雜劇，簡名「七步成章」。王實甫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此劇衍魏文帝命其弟植，七步中作詩事，本出於世說新語。三國志演義，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賦詩」，亦述此事。全劇未見傳流，曲譜選集，均無載者，散佚久矣。

作賓客陸績懷橘 作賓客陸績懷橘雜劇，簡名「陸績懷橘」。王實甫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此劇演陸績六齡，懷橘遺母事。全劇既無傳本，曲譜選集，亦未收錄，散失已久。

虎牢關三戰呂布

虎牢關三戰呂布雜劇，簡名「三戰呂

布」，共二本。武漢臣鄭光祖合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寶文堂書目，今樂考證，曲錄諸書，於武漢臣及鄭光祖作品中，均箸錄之；正音譜注文亦謂此劇有：「二本」。錄鬼簿武漢臣條此劇注云：「鄭德輝次本」，而鄭光祖條（光祖字德輝）此劇亦注曰：「末旦頭折次本」，故可知此劇共二本，首本武漢臣作，次本乃鄭光祖所續也。據天一閣鈔本錄鬼簿，並箸錄武漢臣此劇之題目正名曰：「元帥府單氣張飛」，「虎牢關三戰呂布」。此劇演劉關張於虎牢關三戰呂布故事，見三國志演義第五回「破關兵三英戰呂布」。永樂大典卷二〇七四四，雜劇第八冊，曾收此據，然已久佚。此劇從無槧本，今日僅有也是園舊藏之明鈔本傳世，已歸於北京圖書館。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 諸葛亮秋風五丈原雜劇，簡名「五丈原」。王仲文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也是園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惟天一閣鈔本錄鬼簿題作「諸葛亮軍屯五丈原」。此劇演諸葛亮於五丈原兵困司馬懿故事，見三國志演義第一百零三回：「上方谷司馬受困，五丈原諸葛禪星」。全劇未傳於世，殘存第四折雙調「掛玉鈎序」一曲，見載於太和正音譜及北詞廣正譜。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七星壇諸葛祭風雜劇，簡名「諸葛祭風」。王仲文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惟天一閣鈔本錄鬼簿題為：「破曹瞞諸葛祭風」。至

於曲錄，雖劇刻本錄鬼簿並箸錄，然於「諸葛」二字下，多一「公」字，未悉何本也。此劇演諸葛亮借東風，火燒戰船，大破曹操事，見三國志演義第四十九回「七星壇諸葛祭風，三江口周瑜縱火」。全劇不傳於世，曲譜選集，亦未選錄。

司馬昭復奪受禪臺

司馬昭復奪受禪臺雜劇，簡名「受禪臺」，亦名「復奪受禪臺」。共二本，李壽卿李進取合撰。錄

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太和正音譜，李壽卿條，此劇名下有注文曰：「二本」；又天一閣鈔本錄鬼簿，李進取條，劇名下亦注曰：「次本」，蓋此劇首本出於李壽卿，次本為李進取所續作也。此劇演司馬昭奪受禪臺故事。全劇不傳於世，曲譜選集，亦無收錄，散失已久。

武成廟諸葛論功

武成廟諸葛論功雜劇，簡名「諸葛論功」。尚仲賢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寶文堂書目，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武成廟」三字，天一閣鈔本錄鬼簿及寶

文堂書目，均題作「受顧命」。全劇既無傳本，曲譜選集，未見采錄，關目情節，遂無可詳，當亦屬於三國故事之雜劇，姑誌於此，以俟異日之考訂焉。

東吳小喬哭周瑜

東吳小喬哭周瑜雜劇，簡名「哭周瑜」。石君寶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寶文堂書目，今樂考

證，曲錄，並箸錄。惟天一閣鈔本錄鬼簿，別題作：「孫權哭周瑜」。此劇演周瑜為諸葛亮三氣而死於巴丘事，略見於三國

志演義第五十七回「柴桑口臥龍弔喪」。全劇未見傳流，選集曲譜，亦無收載，當已久佚。

白門斬呂布

白門斬呂布雜劇，簡名「斬呂布」。于伯淵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箸錄。

此劇演曹操戰邳城殺呂布於白門樓事，具載於三國志演義第十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門樓呂布殞命」。全劇已不傳於世，選集曲譜，亦未載錄。

燒樊城糜竺收資

燒樊城糜竺收資雜劇，簡名「糜竺收資」。趙善慶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

箸錄。此劇演樊城被焚糜竺得免事，見三國志演義。全劇既無傳本，選集曲譜，亦無收載。

關大王三捉紅衣怪

關大王三捉紅衣怪雜劇，簡名「紅衣怪」。戴善甫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

箸錄。此劇關目，三國志演義不載，雖演關壯繆事，疑出於民間傳說，且全劇久已散逸，選集曲譜，亦不收錄，本事遂無可考，姑誌於此，以俟異日之發見。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

劉玄德醉走黃鶴樓雜劇，簡名「黃鶴樓」。朱凱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箸

錄。此劇演劉備黃鶴樓赴宴事，三國志演義，未載此事。全劇久無刻本流傳，北詞廣正譜僅存南呂「一枝花」曲一支。北京程氏玉霜齋，藏有梨園傳鈔本「黃鶴樓」一冊，殘存二折。此二

折情節略謂：關羽，張飛，諸葛亮同往華容追曹操，周瑜乃乘機遣甘寧誘劉備入吳，而劉封亦欲陷備於死，代之領兵，力勸東渡，趙雲至，備已去，雲怒而責封。會亮軍還，急命姜維易裝漁人，扁舟東下，更遣張飛伏兵蘆花灘待之。是時周瑜宴備於黃鶴樓，姜維偽稱販魚，混入樓內。瑜伴醉託故避席，引漁人出，風令作刺客，維密藏諸葛亮曩所獲之瑜令，諭其衆將，得護備以逃，而瑜自率兵來追焉。所存兩折關目，即止於此。按至治本三國志評話，雖有此事，然謂張飛蔑視周瑜，使劉備過江赴宴，諸葛亮遣人追授秘策，救備以歸云。與此劇情節，亦不盡合。考蜀志卷十四，姜維列傳，維之歸順，在諸葛亮初伐魏時，維歿於炎興元年，三國志演義以爲年五十餘，雖不見於史冊，要爲近似。周瑜之爭荊州，在建安十四年間，是時維未必生，卽已生亦甚年幼，安得入吳救主耶！蓋元代戲曲作家，此種任意捏合之風甚盛，止取便於行文，往往不顧史實，及至朱明，始漸稍歇也。現存此劇之前折，爲「混江龍」一套，趙雲所歌之曲。後折爲「一枝花」一套，姜維所歌者。其詞純尙白描，的是元人家法，而北詞廣正譜所載此劇佚文「一枝花」一支，正是此梨園傳鈔本後折之第一支曲，可證此鈔本決爲朱凱之作無疑。近年梨園尙見搬演之「花蕩」一齣，俗稱「蘆花蕩」，綴白裘初集卷三，選載此齣，總名標曰：「西川圖」，集成曲譜聲集卷八亦收之，則題曰：「草廬記」。嶺廬曲談卷

四餘論有云：「草廬記，明人撰，姓名未詳。此記曲品曲海等書，俱未著錄。近從涵芬樓見明富春堂刊本，專記武侯事蹟，而花蕩一折在其中，乃知俗作西川圖之不足據」。按花蕩一齣，演諸葛亮遣張飛，埋伏蘆花蕩，堵截追兵，可生擒周瑜，而不許殺害，周瑜遂自羞死。關目與黃鶴樓雜劇中諸葛亮曲白所述情節，恰正相合；惟蕩作灘，字稍異耳！黃鶴樓後折，以周瑜駕舟追趕爲收場，若取花蕩一齣續其後，張飛登場，結構穿插，極爲接筭。「花蕩」齣張飛歌「鬥鶴鶉」曲有：「俺釋嚴顏我的膽量高」句，「釋嚴顏」三字，梨園舊本亦有作「釋袁襄」者，關漢卿「西蜀夢」雜劇中，亦嘗有「石亭驛摔死袁襄」之語，（參看前文「西蜀夢」條）乃元人盛傳之舊說。明人所譜三國故事之傳奇，多取元人舊本改竄增減而成，袁襄有改作袁將者，亦有作嚴顏者。「花蕩」劇之作嚴顏者，若爲原本，更可信爲元人舊文，蓋張飛義釋嚴顏，乃周瑜死後事，而此時竟自張飛口中說出，則與黃鶴樓劇中諸葛亮遣姜維過江事，同爲元人製劇顛倒事實，時間先後錯誤之義例。據此種種觀之，今日梨園所搬演之「蘆花蕩」一齣，當卽朱凱「黃鶴樓」雜劇之結尾一折也！且「花蕩」一齣之歌曲「鬥鶴鶉」一套，由張飛一人獨唱，其詞語語明白如畫，酣暢淋漓，可稱當行，亦足信爲元人朱凱之作無疑。元人雜劇，通例多爲四折，間有楔子，（紀君祥之趙氏孤兒雜劇有五折，是爲殊例）。（朱凱此劇，

今日雖不見刻本者流傳，然據玉霜簪所藏殘本二折，與梨園膏演之「花蕩」折，合之共得三折，計：「混江龍」一套曲，趙雲所歌，疑為第二折；「一枝花」一套曲，姜維所歌，當為第三折；「鬥鶴鶴」一套曲，張飛所歌，即「花蕩」齣，乃第四折，若誠如此次序，則所闕者僅「混江龍」套曲前之一折耳！
錢遵王也是園管藏有此劇之明鈔本一部，近年始發見於世，已歸於北京圖書館。

醉思鄉王粲登樓

醉思鄉王粲登樓雜劇，簡名「王粲登樓」。鄭光祖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天一閣鈔本錄鬼簿並著錄題目正名曰：「不納賢蔡公閉閣，」。「醉思鄉王粲登樓。」元曲選及醉江集本，均作：「假托名蔡邕薦士，」「醉思鄉王粲登樓。」元明雜劇本，題作：「窮書生一志綱繆，望中原有國難投；」「薦賢士蔡邕背稿，醉思鄉王粲登樓。」此劇演王粲在荊州依劉表，意不自得，登樓作賦事。按三國志演義，未載此事。登樓賦，見文選，世所傳誦，此劇本此，翻賦為詩，以便點綴。又前後布置，將虛作實，以蔡邕最賞王粲，而陳思與蔡並稱曹王，故用兩人作關目，敷衍而成。此劇傳本頗多，有：元曲選戊集本，元明雜劇本，醉江集第六本等。

蔡琰還朝

蔡琰還朝雜劇，金仲傑撰。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刻本錄鬼簿，注稱此

劇曰「大本，」當原有二本，但首本已不悉為誰氏作，亦未見各家著錄。此劇演蔡文姬復還漢朝之故事。全劇久無傳本，曲譜選集，不見收載。正名「還朝」之「朝」字，太和正音譜則作「還漢」。

臥龍岡

臥龍岡雜劇，王暉撰。錄鬼簿，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此劇演諸葛亮隱居南陽臥龍岡之故事，略見於三國志演義第三十七回：「司馬徽再薦名士，劉玄德三顧草廬」。全劇未見傳本，曲譜選集，並無收錄，久已散失。

相府院曹公勘吉平

相府院曹公勘吉平雜劇，簡名「勘吉平」，亦稱「相府院」。花李郎撰。天一閣鈔本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曲錄，並著錄。刻本錄鬼簿，今樂考證，均不載此名，而題作：「莽張飛大鬧相府院」，疑為一劇。又曲錄並著錄「莽張飛大鬧相府院」，復別載「勘吉平」之名，當係重出。此劇演吉平欲毒曹操未果而被殺事，略見於三國志演義第二十三回：「吉太醫下毒遭刑」。全劇未見流傳，僅有第三折越調「聖藥王」一曲，見北詞廣正譜，及同折「鎖江廻」一曲，並載於太和正音譜，北詞廣正譜二書。

諸葛亮博望燒屯

諸葛亮博望燒屯雜劇，簡名「博望燒屯」。作者姓名，已無可考。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此劇演諸葛亮計焚博望城舊屯糧草處，大破夏侯惇事，略載於三國志演義第三十九回：「博望坡軍師

初用兵」。今日此劇刻本所傳於世者，有元刻古今雜劇三十種本，其題目正名曰：「曹丞相發馬用兵，夏侯惇進退無門」，「關雲長白河放火，諸葛亮博望燒屯」。又也是園舊藏之明鈔本，現已歸於北京圖書館。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

錦雲堂暗定連環計雜劇，簡名「連環計」。作者姓名，已無可考。寶文堂書目，徐氏家藏書目，曲錄，並著錄。太和正音譜，題作「王允連環計」；也是園書目及今樂考證，別作「錦雲堂美女連環計」。此劇演王允與蔡邕設美人連環計，以貂蟬先許呂布，後送董卓，令布怒而殺董卓。全劇情節略云：董卓為隴西邊將，何進召入朝中，官封太師，又加九錫。用李儒李肅為腹心，呂布為牙爪。時太尉楊彪，司徒王允，密謀圖卓。學士蔡邕，謂允宜用連環計，允未得其說。允所撫養女貂蟬，本忻州人任昂之女，小字紅昌，靈帝選入宮中掌貂蟬冠，因喚貂蟬，後賜丁原，原以配呂布。黃巾作亂，貂蟬與布相失，為允所得。貂蟬後花園燒香，糜佑呂布，為允所悉，因與密計，召布歡飲，令貂蟬侑觴，即以許呂布。明日，復宴董卓，又以貂蟬許之。定期送布，而竟入董府，布竊窺見貂蟬，方與共語，為卓所見，彼此大詬，布拳毆卓仆地，出投王允。卓使李肅追布入允宅。允以大義激肅，布肅皆許為允殺卓。於是允彪偽作受禪臺於銀臺門，令蔡邕誘卓，李儒勸阻不從，儒自撞死。卓至，布肅共殺卓。於是彪允

布肅等，皆受賞，而以貂蟬為布妻。三國志演義第八回「王司徒巧使連環計」，至第九回「除暴兇呂布助司徒」，即述此事。此劇關目，虛實各半，稽諸史傳，王允與呂布謀董卓，而呂布李肅共殺卓事，與史正合。千里草之謠，見於後漢書五行志。又太白金星化為道士書呂於布事，出於後漢書董卓傳及英雄記。劇中梅香有白：「人中呂布，女中貂蟬」。按貂蟬傳載：「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俱有所本也。董卓但為太師，未加九錫，九錫是曹操事，劇誤。蔡邕非學士，漢時亦無學士；邕未嘗與王允定謀，故為允殺，劇蓋為邕出脫耳。「有詔討賊」，本呂布語，劇謂蔡宣詔，亦出假借。劇又謂邕為董卓詳解千里草及書呂於布事，並是增飾。呂布本與卓侍婢情通，劇實之以貂蟬。王允與共謀誅董卓者，乃士孫瓚，劇以為楊彪。李儒，史傳未見其人；至勸阻董卓出者，本為少妻，劇中以為李儒。以上諸端，則又與史傳不相符合者也。此劇傳流於世者，有元曲選壬集本，題目正名曰：「銀臺門詐傳授禪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此本外尚有元人雜劇選本，惟極罕觀，其題目正名則題作：「銀臺門呂布刺董卓」，「錦雲堂美女連環計」。法國 S. Julien 氏，嘗將此劇譯為法文，名曰 *La Mort de Tong-tcho* 刊行於世。

(未完)

口 口 口 口

關於中國文藝的出現及其他

——隨便談談——

——迷生——

這幾年來的北方文壇，實在太消沈了。號稱文化薈萃之區的北京，近十年來便已有暮氣沈沈之象，這兩年來更是一蹶不振，整個文壇竟落到一片荒蕪之地！

然而北京之爲文化都市，今昔理當不殊，而若干萬的文化人，如飢似渴地在需求文藝的刊物，也是不含糊的事實。在這樣的城市，這樣的情形之下，竟會找不到文藝的刊物！得罪得罪！有到是一兩種，只因太少而又太小，所以一疎忽就看不見了！實在是怪現象。

原來，刊物的出現與存在，必須是「讀者編者作家」三位一體。讀者需要什麼，編者就找向作家要什麼，編排出來供給讀者，於是刊物便成立而出現了。若需要者的讀者，供給者的作家，和中間人的編者的結合緊密，換言之需要與供給的運行圓滿時，那麼這個刊物的存在，便成了根深蒂固的存在。

北方的文壇，並非沒有需要，只是供給的來源殆近於斷絕，所以中間人看這生意不好做，不敢開張罷了。然而無數的讀者層正在尋求文藝的糧食是毫無疑義的。當此之時，忽然出了幾位愛好文藝的朋友們，居然勇敢地掛起「中國文藝」的招牌，開起文藝的糧食店了。我們雖然不得不爲糧食（稿件）來源的缺乏，對這個新興刊物的前途懷着杞憂，但是尤不得不以滿腔的熱誠，希望其成爲文壇的一枝生力軍，使這個久已消沈的北方文壇復興起來。

一個文藝刊物的編輯者，第一要傾聽讀者的要求，同時還要引導讀者於文藝的正軌，尤須羅致優秀的作家。

說到優秀的作家，首先要想到的，自然是老牌的作家——既成作家。然而當此既成作家聊若晨星之時，即便總動員他們亦恐不易支持整個文壇；所以編輯者除極力設法請他們活潑生產以外，尚須努力製造新的生產機關——新進作家。須知歷來偉大刊物的編輯者，往往也是偉大作家的製造者——雖然也往往抹殺了不少的天才。

中國文藝編輯者的最大責任，是放出看徹紙背的巨大的眼光，從無數的無名作家群，好比從萬沙堆中掏檢一金，檢出天才的作家，使其共負支持復興北方文壇的責任。這一層辦得好，中國文藝存立的意義與使命，也許可以在這裡發見。

願便希望有天才而未成名的作家諸君，努力涵養，熱心創作。因爲既成作家寥落之時，正是諸君出頭之日呵。而况復興中國的文藝，我們大家都負有責任的呢！



俞理初的談話

初書

俞理初著癸巳存稿卷四有女篇云：

「白虎通云，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婚。婚，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戚世家，稽先生云，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云，天寶時人歌曰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臺新詠，傅玄苦相篇云，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生女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

垂涎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來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菴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戾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一見，一絕踰參辰。此諺所謂姑惡千辛，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遇人之淑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諄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虐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之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蓋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俞君不是文人，但是我讀了上文，覺得這在意思及文章上

都很完善，實在是一篇上乘的文字。我雖然想學寫文章，至今還不能寫出能像這樣的一篇來，自己覺得慚愧，却也受到一種

激勵。近來無事可爲，重閱所收的清朝筆記，這一個月中間差不多檢查了二十幾種共四百餘卷，結果才簽出了二百三十條，大約平均兩卷裡取一條的比例。但是更使我覺得奇異的是，筆記的好材料，即是說根據我的常識與趣味的二重標準認爲中選的，多不出於有名的文人學士的著述之中，却都在那些悃悃無華的學究們的書裡，如俞理初的癸巳存類，郝蘭皋的晒書堂筆錄是也。講到學問與詩文，清初的顧亭林與王漁洋總要算是一個人物了，可是讀他們的筆記，便覺得可取的地方沒有如預料的那麼多。爲什麼呢？中國文人學士大抵各有他們的道統，或嚴肅的道學派或風流的才子派，雖自有其系統，而缺少溫柔敦厚或淡泊寧靜之趣，這在筆記文學中却是必要的，因此無論別的成績如何，在這方面就難免很差了。這一點小事情却含有大意義，蓋這里不但指示出看筆記的途徑，同時也教了我寫文章的方法也。

俞理初生於乾嘉時，類稿成於癸巳（一八三三），距今已逾百年矣，而其見識乃極明達，甚可佩服，特別是能尊重人權，對於兩性問題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論，蔡子民先生在年譜序中曾列舉數例，加以贊揚，如上文所引亦是好例之一也。但是我讀存稿，覺得另有一種特色，即是議論公平而文章乃多

滑稽趣味，這也是很難得的事。戴醇士著習齋筆記有一則云：

「理初先生，黟縣人，予識於京師，年六十矣。口所談者皆遊戲語，遇於道則行無所適，南北東西，無可無不可。至人家，談數語，輒睡於客座。問古今事，詭言不知，或晚開酒後，則原々本々無一字遺。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這是很價值的一種記錄，從日常言行一小節上可以使人得到好資料，去了解他文字思想上的有些特殊問題。存稿卷三「魯二女」一篇中說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公羊穀梁二家釋爲淫通，據左傳反駁之，評云：

「季姬蓋老矣，遭家不造，爲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怨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又云：

「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帥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晉儒穢言無一可通者。」又卷三「書難字後」有一節云：

「說文，亡從入從」，爲有亡，亦爲亡失。唐人語林云，有亡之亡一點一畫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觀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令人觀之。」又關於歎乃二字云：

「冷齋夜話引洪駒父言，歎乃音與，可爲怪歎，反譏世人分歎乃爲兩字。此洪識難字誠多矣，然不似讀書人也。」又有云：

「又短書言宋亂神示古忠恕乃一筆書，退檢古名帖，忠恕草書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謬，亂神亦荒謬也。」又卷四「師道正義」中云：

「楓窗小牘言，宋仁宗時開封民衆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爲。師本以利，誠不愛錢，即謝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損，乃苦守聚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味良尤不可留於人世也。」又云：

「東京夢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飲諸生饒作會，諸生歸時各携花籃果實食物社糕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卷十一「芭蕉」一文中謂南方雪中實有芭蕉，王維山中亦當有之，對於諸家評廉詰實乃神悟不在形跡諸說深不以爲然，評曰：

「世間此種言語，譽西施之嘔耳，西施是日適不會嘔也。卷十四「古本大學石刻記」中云：

「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洛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澹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僞造。然朱子章句見在，爲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後說及豐坊僞作石經本大學，周從龍作遵古編附和之，語多謬妄，評云：

「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又「愚儒秀書」中引宋人所記不近情理事以爲不當有，但因古有類似傳說，因仿以爲書，不自知其愚也，篇末總結云：

「著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可謂窮形極相。古今來此類層出不盡，惜無人爲一一指出，良由常人難得之故。蓋常人者無特別希奇古怪的宗旨，只有普通的常識，即是向來所謂人情物理，尋常對於一切事物就只公平的看法，所見故較爲平正真切，但因此亦遂與大多數的意見相反，有時也有反被稱爲怪人的可能，如漢孔文舉明李宏甫皆是，愈君正是倖而免耳。中國賢哲提倡中庸之道，現在想起來實在也很有道理，蓋在中國最缺少的大約就是這個，一般文人學士差不多都有點異人之稟，喜歡高談闊論，講他自己所不知道的話，寧過無不及，此莠書之所以多也。如平常的人，有常識與趣味，知道凡不合情理的事既非真實，亦不美善，不肯附和，或更辭而闕之，則更有益於世道人心矣。愈理初可以算是這樣一個偉大的常人了，不客氣的駁正俗說，而又多以談諧的態度出之，這最使我佩服；只可惜上下三百年此種人不可多得，深恐隻手不能滿也。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八日，在北京苦雨齋



秋在古都

張我軍

假如有人問：一年四季哪一季好？

大概的人便都一致地答道：春秋二季好。固然，天下之大，無奇不有，說不定也有若干特嗜那冰天雪地的嚴冬，或獨愛那炎日焚空的盛夏的奇人也未可知；可是依一般的人情說，自然都愛好那不冷不熱的春秋二季罷。

然若進一步問：春秋二季到底哪一季好些？於是答者就難免不一其辭了——有些人根本就說不出，有些人稍加思索之後答道是春季尤其好，又有些人，便不遲疑地說他偏好秋季。

嚴寒與酷暑，自人類說都是一種束縛——嚴寒可以把人類凍得個個縮成一團，酷暑可以把人類蒸得無處逃避。所以自嚴寒之冬轉入和暖之春，是把人類解放自束縛；自酷暑之夏移入涼爽之

秋，是使人類逃脫其束縛。這是首先可以舉出的，人們愛好春秋二季的理由。

然而除了這個共同的理由以外，春秋二季似乎再沒有共通的地方；愛春或愛秋之別，由是而分歧了。

春秋二季都是可人的，為什麼又各有所偏愛呢？我想這是由於人的年齡，性格，環境等等的。例如年歲稍大的，喜愛清靜的，環境清淡的，大都偏愛秋天；年歲小的，好趕熱鬧的，環境優富的，則大都歡迎春天。然而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便是風土性之不同。有些地方，確是春色壓倒一切，有些地方又是秋色超於春色。例如北京這個古都，她的秋色便勝過春色，這恐怕不只是一個人的偏見罷。

老於古都的住戶，沒有不特別歡迎秋季的，便是偶爾遊歷此地的旅行人，也都交口讚美古都之秋。可以說，秋在

古都而益見其可愛，古都入秋而愈顯其價值。

二

這個古都的氣候很有些特別——至少生在近海的我們南方人看來是這樣的。嚴冬冷得凍死人，固是司空見慣，盛夏熱得炙死人也不算希奇的事。過了一個長冬，好容易盼到那不冷不熱的春天，却又是那麼短短的幾天又要熱起來了。便是這短短的幾天，也不好地讓你過去——好個萬丈黃塵的京華！那老遠從蒙古的沙漠颳來的黃土風，比燕子鴻雁一類的候鳥還守節候，到了古都的百花爭艷之時，恍惚等不及似的必定陣陣而來，把個美麗的古都，颳得翻天覆地。杜甫的詩慨乎言之說「年來花似霧中看」，其實霧中看花還不失風雅，像古都的人們那樣年年花在塵中看，那纔可歎哩！

一年四季在古都已有了一季要不得，可是人們仍然都說古都好過日子，甚至於死了還願意埋在此地，這當然有許多理由；不過如其沒有這麼一個可人的秋季，她的聲價一定會減少大半罷。然則秋在古都，好在哪裡呢？這麼一問，可就不好說了。大概的人，多只曉得秋是好的，却不容易道破秋的好處。

我在古都住了十多年，一向也知道秋是好的，却從未思索過好處在哪兒。這兩三年來，到是偶爾加以思索過，但總是得不到什麼結論。今年夏天比往年熱得厲害，盼望秋之來臨的心尤切，於是特別想出她的好處較往年為深切。這裡將其記錄出來，作為我對古都之秋欣賞錄——不敢說是思索的結論，因為渺小的一個人，實在不能對那偉大無邊的大自然，和若干萬年的文化結晶而成的文化城，加以解剖而獲精確的結論故也。

三

今年的夏天，實在熱得可以，入伏以前，日中的寒暑表已就天天昇到一百二三十度；入伏以後，更是不得了——甚至不大怕熱的我，都熱得自恨當年沒有拜土行孫為師，學得攢地之術，以備今夏好往地皮裡攢進去涼快涼快！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真是不含糊的汗流浹背，因為時在三伏之中的中伏。

可是當我一邊揮汗一邊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邊却抱着一件很有把握的希望。因為立秋已近在三天之後，以我的經驗，立秋一到，任是什麼剛性的暑氣，也立刻會從古都退出的——固然立

秋以後尚有所謂秋老虎，為夏季的回光返照，還有幾天餘熱。

這個古都的氣候真有些特別，一百數十度的伏天——溽暑的最高峯——將過而未過盡，涼爽的秋風便陣陣而來。當立秋將至的頭幾天，雖在伏中，早晚就有徐徐的涼風像襲暑天的堅壘；到了立秋之後，就大搖大擺地實行全面的攻襲，把個逞猛威武的暑天一舉而滅之了。所以僅隔數日，古都的氣候便十分明顯地真實差一季了。當此之時，人們恍惚就像老獄囚忽奉到特赦令，一旦被釋重回自由的天地，精神為之一振！感覺為之豁然開朗！

我們身處嚴冬之時，不消說也渴望春之來臨；然而寒冷，究竟較易忍耐，防禦的方法也較多，所以期望究竟沒有那麼切迫，而實現之後的歡悅也就不會達到那樣的高潮。何況古都的春，又來的那麼不痛快而污濁呢！至於人們對於溽暑，着實不易忍耐，而防禦的方法也少得幾乎沒有——除了像閻人似的溜到海濱整天納涼。所以當三伏之天，熱到最高潮的時候，人們期望秋之來臨，真是不只一日三秋。而古都之秋，又是那麼磨得人心，望着望着就颯然來臨了，人們怎能不歡喜若狂呢？

四

歸根結蒂起來，古都人士之偏愛秋季，不外四個理由：第一是若在江南原是最可人的春天，在古都竟是那麼不得人心；其次是古都的夏天熱得令人叫苦，第三是夏秋轉移來的迅速，這些在前面都說過了。第四個理由，便是輕易不陰不雨。我覺得「秋晴」二字，用在古都之秋最為恰當。

除此以外，像「天高氣爽」呵，「月色分明」呵，「蟲聲唧唧」呵……這一類的「秋」的好處，恐怕是各地風光多屬如此，不能說是古都所特有的。

秋風秋雨愁殺人——古都的秋也不盡是那麼爽快的；到了暮秋時節，那冷颼颼的秋風，的嗒嗒的秋雨，世上能有幾人不為愁殺哉？如果說「春雨如膏」，「秋雨」便是「如淚」；你說「春風似笑」，我便說「秋風似哭」。這要說是秋在古都的一個特色，也似乎沒有不可以的。我們凡夫俗子，雖然不反對這暮秋的氣候，却禁不起她那種景味，不過若在詩人也許反而是最好的詩材罷。

（二十八年八月五日立秋前三日）



西郊雜記

瀾滄子

中國舊劇宜極力研究古代衣冠文物以圖創造而別開生面。蓋舊劇至清代曾受一番新的洗禮，文物衣冠已非本來面目，其特徵爲方直短窄，其下焉者且幾近於野蠻。故紅角扮相，名伶製裝，徵諸唐宋古畫或元明遺作，古意蕩然，實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質而言之卽象徵的意義淡薄是也。夫藝術隨時變法，因地制宜，固不必拘泥於成規，然文野之別千古不二，審美標準，中外一致，大同而小異，不可糊塗或濛混了事也。

六月底，窗前數株高柳幹上忽生白虫無數。七月初，忽然消逝，幾乎無餘，僅有遺痕白斑點點而已。此時夜間多白蛾撲燈，必其所化。因名之曰柳蛾。柳蛾入夜則鑽聚於玻璃窗上，上下飛動，丁丁錚錚作響，力求入室之口。一旦覓得則逕飛燈旁，歸依光明而貼伏無事。其不安分者則繞燈亂飛，或匍匐案上，漫撒毒粉，最爲可惡。然諦觀蛾容皆溫柔如處子，且眉秀如畫，名不虛傳，尙不十分討厭也。

到第一舞台看某劇社演太平天國，洪秀全諸人服裝古而短

絀，參差不齊。談話嘈囂，互相攀扯。飲酒無度。舉止不鄭重，拍桌子，打板凳，始終失體。惟兵卒衣冠整潔，衣上滿綴白星紋，殊爲美觀。清人衣服亦屬於短窄的胡服。其短褂頗似朝鮮人所著者，或係一類之物，雖不大雅，然尙爲整飭。最難看者帽上戴翎。蓋文物衣冠直接模倣自然反而不倫不類，宜象徵其意義方可。

在細雨浙瀝零落繼續中，聽見孤鳥飛到窗外的樹上，尋求棲息的地方，翼翅拍拍作響，頗有情趣。

借羅君遊岳家花園。水亭聯云「人行柳色山光裡，身在荷香水影中」。木材已相當剝蝕，而字跡未損，墨色猶新。又至萬壽寺，對於清代建築之華縟纖細的式樣，頗有所認識。寺中清代塑佛像容貌似滿洲女子。復參觀慈育院，院址爲萬壽寺之花園。衆兒見羅君偶用團扇爲一兒拂暑，則爭趨其前，大聲囁云「也給我扇扇」。食時齊入食堂，僅一嫫母爲之監督。菜蔬每人一份，而非合食。秩序甚佳。然幼兒是否要親生母親養育

耶。是誠一六問題也。讀古詩孤兒行，令人不禁落同情之淚。見慈育院兒亦發生同樣感想。歸途經五塔寺。寺已廢。惟五塔巍然獨存。塔周刻梵文佛經。前門內有穹窿式天井。門外大菩提樹二，虬根可坐，綠蔭宜人。又入極樂寺，相隔只一箭之地耳。寺屬臨濟宗。住持凌雲通禪理。

今日上午始聞夏雷，仰觀雲氣鬱鬱，殊感瘦乏。午飯約朱君在河沿居同吃。甫畢而雨落水面，萬珠跳躍，如法國印象派音樂家 Debussy 所作「雨」的情況。嘗以爲人生宇宙間如雨點落水，畫出無數圓紋。人同此心如水上圓紋之大同而小異。俄而雨勢愈猛，過路人入茶舖避雨者益夥，有風雨同舟之概。然風雨之聲雖甚喧囂而屋外反覺寂寞杳無人踪，唯白鴨群仍來往嬉遊於河中，以雨爲樂。是爲入夏後第二次大雨，頭腦頓覺清爽。

久雨則樹林中水氣蒸騰。古詩云，細雨空林積野烟，此語信然。樹亦猶人之有肢體，其中又有筋骨血脈等，唯欠完全耳。佇立樹下，仔細觀之，各具姿態而含生意。張子所謂物吾與也即是。蓋謂其與我爲一體而成宇宙也。

天氣清涼，蟬聲旺盛，庭院閑適，草木大半荒蕪而依稀有情，虫鳥忙碌，各司其事，余徘徊留連其間，誠避暑佳境也。譯中國美術史一段，讀圖畫見聞志數頁，時而酣眠，時而清理書齋。或赴林中汲水，蹲階前洗硯，或正襟危坐，或勤勞於雅

務。腰部漸覺充實有力，溫和適恒，而舌下亦津津有味。墨汁銅銹色如硫磺，沾手背，微作咬痛。半工半讀爲十餘年前理想，至今尚未完全實現，須加倍努力。

讀某君所著房山遊記，乾燥無味而記錄有翔實處。科學家缺乏文學修養也是一種缺陷。

當聽差者鎮日坐房中靜候呼喚，其生活之單調可以使每日在外馳騁者收其放心。院中寂寞，長廊廓落，窅然深遠，唯隔室有聽差一人，至夜來寢，雖未與談，但聞其聲亦覺親切。所謂反與僮僕親是也。

清早至西域寺，拍照臨濟宗正傳第三十二世湜公和尚靈塔（湜音殖，湜湜水清底見也。）乃康熙壬午歲二月所建。塔頂及額碑已被人換去。塔形制高雅，作細長狀，此乃康熙時代美術樣式之通相。寺前有元正統石碑二方。其向北之面俱剝蝕蕪漫已甚，形制方向無稜，或渾淪無圭角，溫腴可愛，是爲元代美術特徵。經多羅順承郡王女縣主紅墳，整潔清幽。其西有第三格格之墓。至朝陽菴。途中見農家庭院中有圓困，其頂如傘。余以爲天壇祈年殿形制即由此生。祈年何爲，爲豐收耳。

觀齊白石畫扇菊花蠶斯圖，其特徵爲象徵的，頗蒼勁而嫌板硬淺露，似歐洲之德國畫派，爲浪漫的而短於形式。過阜外城壕小渡，在舟上見西岸柳樹投影河中，曲幹俱成筆直，蓋水面波紋使然也。秋來天朗氣清，易起遐思。午後整理書桌。書

記

夢

桌如人胸襟，須使清淨開豁，如平湖，如秋空。

早起開門，聞荒庭中細雨浙瀝，如沙土棧落之音。杜詩有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窸窣聲不安也。秋晨細雨之音頗類此，蓋有悽悽慘慘切切之意。松針上滿綴雨珠，因口占一句云：細雨葉垂珠。雨漸大，被風吹入門限內，乃下簾以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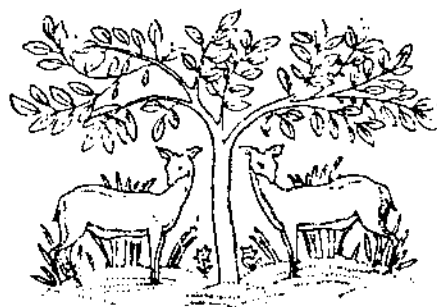
入秋以後猶聞黃鸝之音。夏日聞之如小兒語，如提琴音，極清脆響亮。今則不免有沈寂苦澁之味矣。因執筆速寫所感成新詩一首。黃鸝啊黃鸝。這時候已經不是你叫的時節了。陰涼

的天氣白露的時節。秋的薄暮把一切自然的繁華都遮掩掉。你

好像從那層層的薄暮中透漏出來的悠遠的聲音，但是這時光已經不是你的。時節變易，景物全非，明年再見罷。聽見你的聲音如同夢中一般，在陰森的茂林中，從稠密的枝葉裏漏下的清光一般，從乾枯焦燥的岩石縫裏滲透出來的水滴一般，妙哉，圓和清脆的聲音啊。是你從夢中叫出來的嗎，還是我正在夢中呢。

有大平原，積雪沒蹤。四望無垠，惟余獨處。忽見駿馬狂奔，猛不可當。慮其猝然觸已，急思趨避。俄而馬失所在，徐前查之，見坑深數仞，坑底有水，而馬已仰臥波間矣。余深冀其翻然決起，而挽救乏術。方焦灼間，已身已危。蓋余坐石之一端，石已徐徐有傾墜坑下之勢，他端且翹起。殆哉，余之命運也。是時一碧眼高髻之人，立余旁，狀甚閒逸。余處此危局，已千鈞一髮，身莫敢動，口不能言，意其必能稍加援手也，以目示意者再，而竟不獲一顧。惶怵汗下，始覺爲夢。石冥山人曰，馬之肆行無忌，宜其危矣。余之仰仗他人，亦必殆也。以小喻大，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木 活)



偷書

芸 蘇

熱心研究而來，縱判其罪，也應予以緩刑的，却也酌理斟酌，持之有故。由此看來，地無分於東西，時不論乎今古，對於「偷盜」這個行爲的看法，竟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至若「偷」而及於「書」，或「偷」而止於「書」，其有討論的餘地，想必更大了。

「偷盜」佛家列爲十惡之一，原是要不得的行爲。孟夫子號稱亞聖，論他的涵養工夫，當然是在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可是他在滕國的時候，他的居停丟了靴子，人家壓根兒就不敢疑心到他老人家身上去，只輕輕說了一句「若是乎從者之侵也」，他老人家便氣得粗了脖子紅了臉，要和人家抬槓，可見他老人家也是深怕擔此惡名的。新舊約中戒人偷盜的話，更是多不勝舉，想入天國的人，無不小心遵守。不過話雖如此，古代斯巴達人。却以牠爲教育上不可缺的學科，兒童到了相當年齡，都要在教育總監指導之下，由班長 (Dren) 發

號施令，叫他去做種種偷竊的行爲，以鍛鍊這種人生不可缺的技能，巧者有賞，拙者受罰。莊子中也記着盜跖的話，發揮了「盜亦有道」的道理，以爲盜是具備着「聖」「勇」「義」「智」「仁」五種道德要素的。莎士比亞曾經偷過人家的鹿，後人並不因此而不看他的戲劇，反把這樁事傳爲文壇佳話。今年春間，日本某博士，因爲耽於考古，前後偷竊了各寺院的古物，價值一百來萬，不幸被人發覺，捉將官裏去，對於此案的處置，以爲他是知法犯法，應嚴加懲罰的，法官雖然引經據典，言之成理，但是同情該博士的行爲，謂其由於

我自己個人，前有偷他人書的經驗，後有被人偷書的事實，對於「偷書」的是非，理應有個正確的見解，但是實在說來，無論由主觀去思索，無論由客觀來研究，對於「偷書哲學」，雖致力二十餘年，仍然得不到一條一以貫之的道理，言念及此，每免不了爽然若失。

我的中學生活，是在東京過的。我的別種學科的成績，總在中等以上，只有數學一門，極不得手，每次考試，如果沒有教員的同情，恐怕都要落第。當時日本的中學，是把數學和「國」「漢」「英」，同視爲學科中的四大台柱，如有一門不及格，照理是要留班，至於投

考上級學校時，其所占地位的重要，更不用提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到了三年級的時候，就非常着急，自己感到再不振作，前途是很危險的，可是性所不近，總是勉強不得，一拿起數學本子來，便覺得頭大於斗，起初是愈學愈不會，愈不會愈學，後來就漸漸轉向於愈不愛學愈不會，愈不會愈不愛學了。不過「威歷」擺在你眼前，不容你不去想辦法。想來想去，忽然異想天開，以為買來的書，平淡無奇，所以沒有引人入勝的魔力，如能經過一番曲折，冒險去偷一本來，則必因為牠的來源特別，總可以讀得下去吧，想到此處，登時心花怒放，手舞足蹈，幾乎要像希臘哲人在浴槽中發見真理，喜歡到赤身裸體跑到街上去大喊其「歐里卡」了。

當天晚上，怎麼也睡不着，在床上輾轉了一個整夜，到了次日，馬馬虎虎上完了課，就趕緊跑到神田去，顯顯身手。旗開得勝，馬到功成，居然由三省

堂的書架上，失敬了一本藤森氏的代數學的學習法思考法和解答法和一本該氏的幾何學的學習法思考法和解答法，這兩本書到了手後，就一氣跑回寓中，不得吃晚飯，打開便看，說也奇怪，這個辦法居然奏效，讀起來真是津津有味，竟能使我發憤忘食！

靠了這兩本書的啟發，這學期考試的結果，代數竟由丙而升為乙，幾何則由丙而跳上甲，我在班中的名次原在第九，也一升而為第四。這樣一來，我對於偷書哲學，便有更進一步的信仰，又兼與頭一起，禁不住又勃勃欲試了。這

次的目標，改向英文，又因三省堂這種大書店，人雜眼多，較有危險，所以我就光臨到一家舊書店去，照例東看西瞧，然後由架上抽出一本帶有日文譯註的士邁爾士氏的品性論，揣在懷中，搖擺出門，不意足未離國，領已被抓，回頭一看，却是一個角帶店夥，和我作對，他不分皂白，送我一巴掌，我也禮

尚往來，還他一脚鴨，兩人扭作一團，正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店主已喊來巡警，從我懷中，請出書來，這時候恍如冷水澆背，繼剛比武的一股熱情，竟跑到爪哇國去了，但外表却不能不強裝鎮靜，我說：『好吧，這裏不用多言，我們到警察署去說吧』，到了警察署，略問了住所姓名和身分，即把我送入籠中，這籠中已有十七八名的老前輩在那裏，又兼和廁所接連，所以覺得氣味薰人，熬了一夜，第二天正碰上禮拜天，署員不辦公，又不得不再多管一天鐵窗風味。

一盼再盼，星期一居然被我盼到了。這一天的十時左右，看守即把我帶到司法主任室去，主任高高在上，旁邊坐着一個筆錄口供的警吏，主任循例問了住址，姓名，身分，即叫我的名說：『你為什麼偷人家的書，以前偷過沒有？從實招來！』我雖心中忐忑不安，却也侃侃地把偷書的動機和經過據實叙

述，求其從輕發落，這位主任凝神聽完之後，却現出意外的微笑，大聲喝采說：『妙！妙！乃公當了十幾年的司法警察，還未曾遇見過你這種賊。好小子，今天此案能夠擱在乃公手上，算你祖宗有德行，我很能了解你的心情，你以後好好循正途用功吧，不要再幹這種歪曲的事了，我回頭就叫你們的舍監來領你回去，免你到檢察局去多受幾天罪』。我深深謝了他，又回到櫥中去，

過了兩三點鐘的工夫，我們的舍監居然來把我領回去。我那時所住的是一個不花錢的寄宿舍，寮長是有名的支那通後藤氏，他老先生素抱尸位主義，很少露面，全寮的事務是交給兩個不學無術的舍監去處理。我回寮後，這兩個舍監就把我叫到他們的辦公室去，開口便說：『你這次做了不正當的事情，這裏是不容你再住的，你趕緊出去找公寓好了』。我聽了後，立時抗辯說：『我的行為，自己覺得在道德上不算大過，警

察既肯把我釋放，自然也是法律上可以寬恕的，你們要以此來取消我的住宿權，未免過於殘酷吧？』他倆雖被我駁得啞口無言，但是鐵案如山，無法推翻，只好忍氣吞聲搬到外邊去住。我經過了此番波折，對於偷書也就洗手不再去幹了。但是後來回國投考北大的時候，這偷來的兩本書，仍成爲我的主要的數學參考書，也算叨光不少了。

這是二十餘年前的事，而今我自己也開了一爿小小的書店，自然是免不了應着古語所說的『試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的。我對於前未枉顧的『君子』們所採取的，是贓物追回，人便放走的政策（帶住！這裏所說的只是原則而已，如有人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要求嘗試，則小店便要認爲他是動機不純，只好『另案辦理』了），不像東京的商人們那樣的富於科學興味，非把他交給警察去研究不可，所以開店以來，雖滿了六個年頭，却還沒有獲得可以令人驚奇

的資料。只有一次晚間，來了一位多年的舊識而家頗富有的某大律師，他這邊那裏一會，即在書架上取下一本定價九圓的帶有紙函的俄文字典，將書抽出，雜於其所帶來的報紙中，又把書函放上原處，然後將報紙和字典，挾於腋下，揚長出門，我發見這事，即飭店夥把他請回，我說：『×先生，你忘掉把書函一齊帶去了，你這本書是打算要暫先記帳的吧？』他聽完之後，面紅耳赤地說：『不，不，我是拿錯的，我是拿錯的，你們收起來吧』，這位大律師向我解釋了後，彼此作個會心之笑，握手而別。不過這本俄文字典雖然仍舊回到架上來，但是我們的老主顧某大律師，却從此不登店門了，我一回憶及此事，總不能不怪自己那時世故不深，生地把個很有身份的老主顧弄得難以爲情，思想起來，寂寞不堪。（完）

×

×

×

×

女人



穆 賀

女人的被喜愛同鄙視，這個極端矛盾的現象，在中外社會裏，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到現在也沒有怎麼變更，也許是男性中心社會裏應有的現象。

女人被喜愛時，男人們就奉若神靈，不惜任何犧牲，中外古今的英雄，為女人而犧牲的，不知若干。被鄙視時，却又被男人認為是卑賤醜陋的東西，將社會許多罪惡的責任，都推在女人身上，好像女人有擾亂同底定偌大乾坤的魔力似的。

鄙視女人最重的，莫過於宗教家。東方的佛家，就認為女人是「不祥」「不潔」的動物，佛經上對於釋迦佛的產生，也要設法掩飾，好像佛爺要是說是由女人生出來的，未免「不潔」。並且說釋家佛看見他的夫人生子，才生了出家之念，這又是說女人是「不祥」。在佛教聖地的印度，古時的風俗，凡是女人產生男孩，二十日內不能見人，產生女孩，三十日以上不能見人，理由是「不潔」同「不可接觸」。中國社會，本是重男輕女，又因為孔夫子說過：「惟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的話，同受

了佛家影響的關係，對於女人是「不祥」「不潔」的觀念也很重，普遍的風俗，新年裏女人出門，是有限制的，孕婦的行動，也有許多忌諱，產婦的屋子，普通人也不願意進去的。

西洋社會裏，出門上車這些事情，都是女人佔先，好像對於女人有相當尊重，其實對於女人的鄙視，也是很厲害，基督教摩西十誡的第九項，就是把婦女和狗驢列在一起的，保羅也說過：「男不觸女則謂之善」。又說：「夫者正如基督教為教會之頭，而為妻之頭。」這種說法，女人却變成了無頭的尾巴。

佛教同基督教這些說法，是勸人禁慾絕色，而維持善良風俗，消滅社會罪惡，其實縱慾好色的是男人，怎能歸咎女人？這點正同近代人給女人的「肉感」同「沒有靈魂的女人」的判語，一樣的無理，矛盾。

「肉感」這兩個字，同藝術家贊稱的「曲線美」應當是相同的，但是「肉感」兩字，對於女人，總有點鄙視的意味，以為近代社會裏，喪風敗俗的事情，都是女人「肉感」造成的，所以中國官方，曾經有取締奇裝異服的公

令，并且規定出女子服裝的樣式，用意就是想掩遮女人的肉感。美國教會，對於梅惠絲，葛寶這些影星，認為她們的表演，多半是以肉感引誘觀衆，而提起妨害風化罪的訴訟。實在說，「肉感」這兩個字，本是男人奉送給女人的，誘惑刺激的意味，也祇有男人們才深切的感覺到，那麼男人爲什麼要奉送女人這兩個字？又爲什麼不減滅誘惑刺激的感覺？却說女人的肉感有罪？同時在生理上說，女人本應該有豐腴康健的身體，正和生理上所賦與男人強勁筋肉的「力感」一樣，肉感既是天賦，就不能說是一種人間罪惡。又在事實上，男人袒裸的時候，比女人更多，怎麼不說是罪惡？

「沒有靈魂的女人」的說法，廣泛的是指一般祇知有肉感，沒有思想道德的女人，狹義的是指出賣肉體的妓女，以爲她們這樣的輕視肉體，才使社會發生了喪風敗俗的事情，然而女人祇知有肉體的思想，是男性中心社會所造成的，出賣肉體的女人，又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事情，而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社會制度，怎能祇責備女人？

總之，男人所以這樣鄙視女人，無非覺得女人是禍水，女人是喪風敗俗的原動力，爲得維持風化，挽回劫運，不得不想法使人禁慾絕色，然而女色不是現在才這樣的，在「授受不親」「男女有別」的時候，就「古已爲然」，一般聖賢之徒，想了無窮妙計，立了許多規條，總不能叫人「好德如好色」，法

朗士作的黛絲書中，有個道學先生，要去改正一個浪漫不羈的女人，結果這位道學先生，却墮入那浪漫女子的懷中，這就是說，好色是天然發展，不是人力所能遏止的。

所以，我覺得一切社會罪惡，不是女人單獨造成的，對於女人的鄙視，也是不公正的行爲。

拍賣街燈電柱的市政府

世界上最富的是美國，富中不足者如下例：美國新加西州亞德郎望城在整個的美國大都市中最窮無比的；例如過去十年間的市會議廳電燈費都沒有支付，公務員們的薪金也拖欠着，市政府的面子可說完全失掉了。最近想要整理負債的財政而使其今年收支預算的均衡，便開了一個大規模的會議。會議席上市長就報告經濟財政狀況，訴苦告窮懇求議員設法——後來就議決拍賣全市街燈的電柱。在黑闇夜當人眼睛的這些可憐的街燈柱，竟被該市的電燈公司買去，得價十七萬四千元美金。但公司當要支付這筆款時，便扣除了過去十年間還未領出的市會議廳所用電燈費廿三萬三千元美金，電燈公司無奈，只得折爲四萬四千元美金——剩下的十三萬二千元美金即將這筆現款發給快要餓死的市政府救急了。

偉大藝術批評家

羅斯金傳

鏢 譯

約翰羅斯金是最偉大的藝術批評家。沒有人曾以這大的雄才和能力描寫關於繪畫與美術家，關於漆畫與建築，及關於這位藝術家所追求其再生之表現的美與大自然。

他是一八一九年二月八日生於倫敦，此地他父親（原籍蘇格蘭 *Wales* 人）是一個財富的酒商。約翰是他父母唯一的孩子，他是很受疼愛與嬌養經過他整個的少年。他自己承認他所受的教養是太拘謹與華奢。

他父親常在每年的夏季為業務上的目的乘一二輛郵車旅行英格蘭，威爾士，與南部蘇格蘭等的大部地方。自從約翰羅斯金年齡到了五歲的時候，他父親就帶了他和他母親一樣隨着他旅行。由這種原因這孩子很小就熟識了很多的城鎮和都市，與其不同的風景和不同的自然現象，並亦與其最華貴的英國宅邸。

他並且在非常小的年紀旅行過國外。他記着曾訪問

不魯捨拉（比京）與滑鐵爐。當他尚是一個兒童時候，他就旅行了法國，瑞士，與意大利，——見過萊茵河與阿爾卑斯山與柯莫月（Como）湖與米蘭大禮拜堂——這一切等等他給他帶回清晰和深堪記憶的印象。

經過童話階段後他最初的老師（書籍），依他自己的推憶是 *Walter Scott* 與荷馬 *Homer*——後者在 *Pope* 的依里亞德 *Iliad* 譯著裏面——雖然在星期日，變換的去讀『朝聖進行曲』 *Pilgrim's Progress* 與魯濱孫漂流記 *Robinson Crusoe*。這是他自己選擇的。於學業的工作，他的母親要他一年一次的歷讀聖經，並要熟記很長的章回。對於這種工夫，真是煩苦極了，他描寫着說『我的整個精力感受苦痛，我最大的興趣是在文學』。

在七歲時他開始寫故事與詩，九歲時，於一首很下工夫作成的詩『在宇宙間』 *On the Universe*，表現了許多的進步。他的早年教育是由他母親擔任，和私人教

師。沒有時間使他多注意到古典文藝，他曾述寫說他所有致力方面，是『枯燥無味』。他沒有上學校，直到他十四歲時，才進了這所私人的教會學校，德爾先生 Mr. Dale 是位小有名的學者。這裏他的女性化的態度使他不免受很多的嘲弄；但他是被維護着，由『他心中純潔意念的泉源』

他早年的喜愛繪畫是受他父親的鼓勵，他父親是一個泰萊 Turner 的最傾心讚美者。在他實行動筆習畫之後，羅斯金在十二歲從學於一位正規的畫師。一二年之後他從 Copley Fielding 習水彩畫，再後以至從學於 J.D. Harding。

在他十三歲的生日羅斯金接受他父親的股東一冊『Roger's Italy』中附泰萊的插圖，他是迷愛着這些繪畫。這件事，他說：『決定了我生命主要的趨向』；這就是說，他使他自己成爲泰萊與泰萊藝術堅定的信仰者，他對於這方面學理的努力和解釋，費去了他生活的一大部份。

羅斯金最初付印發表的作品是關於勒柏爾 Naples 的一個故事，在一卷『友誼的貢獻裏』 Friendship's Offering 裏，發行在一八三六年末，當時他是十七歲。同年他針對『Blackwood's 雜誌』中向泰萊的一個攻擊寫了一篇答

覆；但這篇文字未曾發表。稿子寄與泰萊求他的認可；但是泰萊寧願表示含默，而將此稿寄與被答辯的這幅畫的所有者，因此『首篇的近代畫家』未得見其光芒。

於一八三七年初羅斯金入了基督教，牛津大學，爲一紳士派的普通學員。他的母親也遷居於這城內，使能和她的兒子臨近，於此地她居留整整的經了三年。在牛津大學羅斯金感覺他自己由於過去教養的孤僻性情，頗不合於環境。此處，在學校裏他又開始被愚弄和嘲笑；他告訴我們他再堅持他的意念而對嘲笑與以反抗。

同年在羅斯金的學業上深堪記憶的有兩件別的事情。他父親爲他買了泰萊的『Richmond』(畫名)；和他向倫敦建築雜誌投了一篇標題『建築的詩意』的稿子。這是羅斯金第一次付印發表的藝術著作。

羅斯金於牛津大學所最有名的古典文藝研究並未很大的顯揚了他自己。雖然，可是他在二八三九英文詩得到了 Newgate 獎。詩歌他以拜倫 Byron 爲模範。與他自己感受影響的這兩位英國作家，羅斯金公開的承認是拜倫與約翰生 Johnson。拜倫，他說，是他詩的導師，而泰萊是繪畫。

在一八四零羅斯金達到他的成年。在他的生日他父親給了他泰萊的 Windlesen (畫名)，並告訴他股票已

改換他的名義，這樣可以每年給他二百磅的進款。他用他自己的錢第一件所買的泰萊作品是 Harlech，於牠他付去了十幾尼。這是在牛津的最後一年。他是很興奮的對於他最後的試驗，並工作的非常的艱苦，以致結果他受了肺病厲害的侵襲，這強迫他放棄了他的畢業直至一八四二年。在此期間他和泰萊相認識了。

所餘羅斯金一生記事是不多了除去他很多出版物記載。他的最大的工作『近代畫家』第一卷是他畢業得學位後在一八四三年出版。沒有寫出作者的姓名，署的是『牛津畢業生』。這本書對於他的深刻思想，他的雄辯才氣，他的純萃英文學給了一般很大的印象；當第二卷在一八四六年出現時羅斯金方建立了他的聲譽。

在出版第二卷與第三卷之間羅斯金寫了兩種別的大作即：『建築的七盞明燈』與『威尼斯之石』。『近代畫家』的第三與第四卷發表於一八五六，第五卷完成於一八六零。關於他其他的工作，最重要的是『藝術的政治經濟』，『Seasame and Lilies』，及『藝術演講集』。有一種作品題為『Pors Clavigera』，為羅斯金先生對於時間與人和物的講述。他自述早年的生活與教育於另一種著作題為 Prateria (過去)。

於一八六七年羅斯金先生被選為劍橋大學講師；在他演講的機遇他接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一八七二他被選為牛津大學美術評論教授，一八七六再被選連任。在這年前牛津大學得到他五千磅的捐贈，設立了一個繪畫教席。

羅斯金不是一個簡樸的作家像麥考萊 Macaulay，也不是個有威權的作家像卡勒爾 Carlyle，又不是一個嚴正的作家像郝爾卜斯 Haldes。可是他描寫的既美麗而又有力量，是一個自然秘密的譯述者，他是差不多無人能與相匹敵的。正合他是聲名廣播而茂暢繁榮。他的辭意是有包含而綿長，和他繪畫的文字過於修飾得常是綺麗甘美而俱有他最大的魔力。

總之，羅斯金先生的教誨與英國藝術產生顯著的影響。而導入對古典精神的修養，尤其是對於一般青年藝術家。其中一部份成立了一個組織或學派，叫作拉斐爾前派 Pre-Raphaelite，牠的重要的條規是藝術家必須為他自己去研究自然，不要去迎合他人的眼睛。

羅斯金年表

年 歲

一八一九……二月八日生於倫敦

- 一八二四……五……開始同他父親旅行（英格蘭，蘇格蘭等地）。
- 一八二六……七……寫故事與詩。
- 一八二八……九……寫詩『在宇宙間』。
- 一八三一……十二……從一畫家學畫。
- 一八三二……十三……受禮品『羅傑士的意大利』內附泰萊插畫。
- 一八三三……十四……入岱爾先生學校，臨近 Jerne Hill。
- 一八三六……十七……小說發表於『友誼的貢獻』——寫對『Blackwood 雜誌』論文的答覆。
- 一八三七……十八……進基督教，牛津大學——他父親購泰萊的『Richmond』——他投稿於倫敦建築雜誌題為『建築的詩意』。
- 一八三九……二十……英文詩得 Newdigate 獎——他父親購泰萊的『Gosport』。
- 一八四〇……二一……他父親給他泰萊的『Winchelsea』，並年金二百磅，他購泰萊的『Harlech』。
- 一八四二……二三……得學位。
- 一八四三……二四……『近代畫家』第一卷。
- 一八四六……二七……『近代畫家』第二卷。
- 一八四九……三十……『建築的七盞明燈』。
- 一八五一……三二……『威尼斯之石』。
- 一八五六……三七……『近代畫家』第三與第四卷。
- 一八五八……三九……『藝術的政治經濟』。
- 一八六〇……四一……『近代畫家』第五卷。
- 一八六五……四六……『Sensation and Lilies』……兩篇演講。
- 一八六六……四七……『文化演講』。
- 一八六七……四八……被選聘為劍橋講師；得法學博士學位。
- 一八七〇……五一……『美術演講』。
- 一八七一……五二……寫『Fors Clavigera』（完成於一八八〇）。
- 一八七二……五三……被選聘為牛津美術評論教授（一八七六再被選）——捐贈牛津五千磅設立繪畫教席。
- 一八八六……六七……『自傳』Præterita。
- 一八九一……七二……『詩』。
- 一九〇〇……八一……死。

(完)

明季釋乘傳記題跋

謝剛主

紀夢編年一卷附續編一卷

釋成鷺撰 嶺南遺書本

余以民國丁丑，南遊兩粵，由肇慶溯江而上，探鼎湖之勝，乘省港夜行舟，雨打蓬窗，機聲轆轤，振盪於狂瀾中，暮鴛昏沈，不辨山色。夜深三時，始抵羅隱。雨尤急，招舟子以木筏渡江，抵岸，衣履盡濕。憩於茅舍，僧俗蜩集。未幾東方微白，步行至慶雲寺下院，乘肩輿登山。新雨初過，蒼樹蒼蔚，翠綠環合；山石瑩瑩，作紫褐色，尤奇麗可愛。由半山亭，曲折紆道而行。遠聞濤聲洶湧，穿林木，步仄徑，澗中水流益急；則見瀑布如匹練橫空，盤旋而降；凡三折而注於澗。山勢淒絕，景冷氣清，而松楠深邃，如在綠障中；雖天台雁蕩未足方其偉麗也。意其境物之幽淒，必有異人以主之者！沿澗拾級而下，至慶雲寺殿宇雄偉，僧徒約數百人。憑軒小坐，松影拂几，峯巒鼎峙，僧人出具山蔬，野蕈松菌，調饌頗美，飯罷移時而去。寺故有誌，以匆匆未及細檢也。

恒嘗以鼎湖名區，道書稱為第十七福地，為羽流棲遲之所。何以自有明以來，則為釋子所居？其間必有智慧具足之士，深通內典，學足以信今而傳後；德足以厭衆而服人，為斯土增色者無疑也。比來舊京，閉戶却掃，罕與人事，偶覽舊籍，見有釋成鷺者，窺其行事，頗異儕輩，殆即其人歟！

按成鷺字跡刪，俗姓方，番禺人，曾補博士弟子員，方九谷之從弟也。少性孤介，尚任俠，澹泊於名利，欲從黃石公遊，而所遇皆不足當其意。久之乃師事石洞和尚，五戒俱足，受法名曰成鷺，字之曰跡刪遂飯依佛乘，持齋茹素，遨遊羅浮鼎湖諸勝跡，行跡絕異，常人莫測也。年登八十，猶矯健如少年。主持鼎湖凡數十年，嘗自訂其年譜曰紀夢編年。是書自序大旨，謂：

『主持鼎湖，於雲頂築得我堂，修攝內典，戒律甚嚴。常云：回首八十年間，半僧半俗；四十年後或忙或閒；十五年來忽隱忽顯。由大通，而雲頂，而鹿湖，復歸得我，無非意外之夢幻，莫之為而為者。周禮太卜氏，卜夢之法，有致夢，簡夢，咸陟夢之說。吾少也賤，多能鄙事，學為詩文；本乎家學，不由師說。著述經論，自成一家之言，不敢出以聞世，恐見笑於大方。竊念萬法為心，我無心而感物，物將從吾心以應之，咸陟之謂也，遂自名其堂曰咸陟；而自訂其年譜，曰紀夢編年。』

蓋人生所處之境，眼現成真，而過時則不可捉摸，雖觸受爲真，而無非夢境，成爲撰譜之旨，大抵如是。書分前編縮編，前編撰於鼎湖之得我堂，續編則撰於大通寺，卽所顏之意外堂者也。考其行事，成爲生當明清之際，目擊三藩之變，兵革之厄。故棄室家如敝屣，放浪形骸，嶺南山水，遨遊殆遍。而是編則文字清絕，狀物奇詭，如入山陰道上，有引人入勝之妙，不獨名山爲之生色，亦可作明季稗乘讀也。

寶華先師見老人行紀一卷

釋道超撰 清康熙間刊本

按寶華上人諱讀體，字見月，滇南白鹿郡許氏子也。生而神異，長而仁慈。性嗜遊戲，凡江山奇蹟，泉石煙霞，不憚千里，輒往觀覽。兼善繪事，筆灑烟雲，超然絕俗，人競寶之。初爲黃冠，於劍川松陰，遇老衲，授以華嚴妙品，持誦久之，恍然大悟，遂披剃皈依佛法。老衲曰：是未足以竟其所學也，今江南三昧和尚，當世之律宗，曷往求之。時值闖逆之亂，干戈滿地，師爲法諱誠，曉行夜坐，餐風茹雪，間關於戎馬倉皇之中。乃從律祖三昧大和尚授戒於潤州。師夙根具足，律祖一見傾心，遂授以大法。

先是，師爲黃冠時，於中夜行道，不覺神倦，伏地而臥，乃夢萬里晴空，一輪紅日，偶行至一大寺，殿臺高廣，金碧交輝，師一躍升堂，作獅子吼，廣宣佛法，僧徒百千，寂然跪聽，木石同欣，已忘身爲黃冠矣。至是主講金陵報恩寺，登壇傳戒，其境恍如昨日，乃知前因，了非虛境。後住持寶華山梵刹，去金陵約七十里，爲梁寶誌公道場，明慈聖太后捐金數萬，賜龍藏二額，爲聖化隆昌寺，經六十餘載，殿宇傾圮，僧徒落窳。師秉承律祖三昧和尚之教，發大願心，廣集僧徒，擇吉鳩工，未三年而堂殿增輝，重申戒律，遂爲江南之名刹。

嘗崇禎間，榮昌公主遣使賚以紫衣三頂，以供律祖，律祖以師爲嗣法上堂，親以紫衣一襲付之。弘光卽位南都，迎祖及師，弘宣戒法，大振宏規，內外僧徒，威儀嚴肅，戒期之盛，前此未有。清順治三年，官兵放馬，激變鄉民，田產妻奴，悉歸叛業，其他逃散者無所依止，遂相聚而爲盜。寶華地勢高曠，賊每嘯聚於此。師以宏慈之仁，詳陳利害，賊皆散去，然卒遭官兵之忌，逮師入獄。師以威儀嚴肅，惻隱之誠，卒感當道，舒誠敬服，毅然向化，叢林寶法，乃益得鞏固。師任持寶華，凡三十餘年，至康熙己未，乃以微疾示寂，卒年七十有九。讀此一書，如松風明月，使人心地明徹，忘情悅性，頓生出塵之想；而明季倉攘之中，猶能弘宣佛法，主持律戒，且能退烏合之衆，格官兵之心；寶華開山，賴以久遠，此亦佛乘中一段掌故也。

壁 畫 偶 談

商周歷史畫之萌芽

予 向

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注引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固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素王九主。言三皇五帝及夏禹。舉其歷史。分別事類。著于圖畫。以昭法戒。一如座右箴銘。列之斧屨。尙書說命篇亡。僞孔書說命三篇。亦稱古文尙書。猶爲近古。中有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墨子尙賢下篇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圓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尙書梓材篇。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丹雘爲庸築之事。當卽古代資壁之工人。蓋武丁默思古昔帝王致治之道。夢寐之中。神物助以輔治之方。或者觀於歷史圖畫。可資勸戒。以代詔令。乃求畫工而得傳說。其藝與夢中所見圖畫惟肖。古聖賢道成而上。藝形而下說。命爲言學之始。立爲三公。固其宜已。其後唐太宗舉閣立本爲右相。猶存斯意。所謂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武以勸亂。文以致治。經國之本。垂諸史冊。若以武丁徒憑夢中良弼之形。惟肖傳說。舉以爲相。直一寫真畫工之事。烏見爲賢聖之君哉。惜乎說命篇亡。其詳未可深攷。聖君賢相。要非無本之治。足以承先啓後。有可知也。周代文勝。畫績

之事。掌於冬官。觀瞻美備。家語。孔子觀周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典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屨。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盛也。其後梁元帝有職貢圖。唐貞觀三年。因顏師古之奏。命閣立德等作王會圖。鋪張典麗。而懲勸之意微矣。楚辭。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神靈。琦偉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又唐吳道子畫天龍八部。宋李伯時西嶽降靈。及鍾馗鬼獵諸圖所從出。然微實少而摹虛多矣。

漢代釋教畫之變遷

漢文帝三年。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廌。後漢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弟子像。布化宣猷。所以明政治而輔教育者。胥賴乎此。而非徒圖畫於麒麟閣及雲臺諸將而已。然自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至晉顧愷之。畫壁之名乃大著。時當興慶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剎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衆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

維摩詰一經。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後世寺觀營建。宏麗莊嚴。醮資益富。施捨愈多。雖其構造雄偉。足以聳動世俗。亦由當日政教設施。為人傾向然耳。惟願長康胸襟豁大。旁若無人。有真畫者氣度。乃如泗上亭長。素易諸吏。給賀錢萬。而實不持一錢。借鏡以觀。專極相類。夫呂公重漢高狀貌。引之上坐。寺僧知世之圖畫。藉為名高。報施不爽。特善用其機耳。漢高長康。固人傑也。其豪氣之不可掩如此。而况擅長三絕。宜畫事之入神也。

唐朝山水畫之興盛

南北朝二百年間。篡奪頻仍。烽煙滿目。民生厭苦兵禍久矣。亟思解脫痛楚。群冀西天為樂國。且以避免徭賦。虔為僧尼。六朝帝王。多崇佛教。雖經北魏武帝與北周武帝之禁毀。未久旋復。禪林佛寺。畫壁充斥。繪事之



引路菩薩，敦煌現存唐朝壁畫之一

盛。逾於前古。名家輩出。載籍可稽。其時畫人物者。佈景山水。顧駿之永嘉王法寺畫。陸探微阿難維摩圖。張僧繇畫一乘寺。展子虔畫寺壁尤多。唐代以前。顧陸張展。稱四大家。是為最著。高祖統一區宇。太宗嗣位。貞觀之世。四海晏清。二百八十餘年。文教武功。獨步千古。稱

邦治者。咸推漢唐。唐代圖十八學士為登瀛洲。又開二十四功臣於凌烟閣。踵事增華。於斯為盛。時則釋道並崇。寺觀之興。不可備計。畫壁繁曠。如善道大師。嘗造淨土寺二百餘壁。吳道子一人。所畫牆壁凡三百餘間。又如吳道子李思訓同畫嘉陵江三百里山水於大同殿壁。思訓數月而成。

道子一日之迹。皆極其妙。山水花卉人物魚鳥。體製各變。而圖畫愈神。初唐閻氏兄弟立德立本。稟乃父閻毗之家學。為唐代名畫之開先。梁張僧繇善圖塔廟。超越羣王。曾作醉筍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立本畫醉筍圖。並傳於代。然立本嘗至荊州。觀張

僧繇畫。初猶未解。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夫以立本家世畫名。學習斯業。身膺通顯。弁冕羣英。而張僧繇相去未遠。留存真蹟。一再往復。難索解人。三思而行。乃盡其妙。豈非封於故步。猶分畛畦。貫以精誠。能開金石者乎。甚矣人苦不自知。知人實不易。世之沾沾一得。予智自雄者。輒謂推翻古人。獨矜翹造。未明古人。而言獨造。非同嚙語。即飲狂泉。無怪乎日即荒唐。跬步荆棘。人趨捷徑。背道康莊矣。惟立本初庸客氣。繼事虛懷。駸駸得路。由升堂而室。食能古化。翻陳出新。終成一代大家。無愧三唐首領。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二之畫壁初唐現發掘敦，像國王天

元明而後。屏障漸罕。卷軸滋多。至於寺院畫壁。雖所不廢。類多習學。庸工俗匠。託名風雅。署款名賢。有若沈石田蕭尺木諸公。歷攷生平。編稽著錄。亦有詳載。解舍酒樓之作。士林欽其盛德。藝苑播為美談。當時因於受侮羣小。積名衆工。官司所窘。不獲潛藏。行役之勞。聊甘屈抑。詩曰既明且哲。克保其身。此之謂也。近年西陲荒僻。發掘古物。畫壁零落。輪轉重洋。影印裝池。重於球壁。然而拙工庸集。贗品羅陳。形貌差同。年代非古。擗惡奇醜。羅列大都。非不金碧輝煌。規模優孟。然有識者棄而不顧。誠以臨摹刻劃。全乏氣韻。即或錦囊玉軸。視為珍秘。當如曹貴道每見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慙惶煞人。可贈斯語。器物嬗變。與世遷移。畫壁之用。今雖不適於時。而往代名作。精神炳蔚。垂之千古。光諸史乘。取以為法。歷劫不磨。後有起者。可以知所奮矣。

宋元雜體畫之繁多

自茲以降。繪畫之事。寥別益精。品類尤雜。士夫習於精素。院體炫其丹青。董巨列於南宗。馬夏稱為北派。

(完)



相國歷史——歷史相國

徐 凌 霄

天津徐前大總統菊人先生，於民國三年任國務卿時，衆稱曰「相國」，聞係袁授意群下，自有深心。說起菊老五十歲至六十歲之十年中，確是「十足的相國」，甚麼樣相國都做過了。

前清的大學士是「有名無實」的相國，軍機大臣是「有實無名」的相國。菊老以大學士而兼軍機大臣，則是「有名有實」的相國，此宣統二三年間事也。到三年四月，裁撤軍機大臣及內閣衙門，特設新內閣以符憲政。他又做了協理大臣，這是前清立憲政府之相國。民國時代，做國務卿又是共和時代的相國。

軍機大臣，天天上朝辦理軍國大事，最有實權。但是「差」而非「官」，人數多少，亦無定額。據薛福成的庸庵筆記有一段「樞廷忌滿六人」。內云樞廷裏外各一室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滿六人坐滿固嫌區窄，相傳必有一人不利者。就同治以來言之。同治十三年中，樞臣未有逾五人者，大都自恭邸而外滿漢各二人也。光緒初年仍循此例，維時軍機大臣則恭親王及大學士文忠公文祥佩蘅相國寶鋆協揆沈文定公桂芬，李鴻生尙書鴻

藻，厥後秋屏侍郎景廉入軍機既滿六人而文忠薨於位。未幾李尙書丁憂，王廣慶侍郎文韶入軍機以補之，迨尙書服闋再入軍機，又滿六人而文定薨於位矣。辛巳春左文襄入軍機復滿六人，幸在值未久，即出督兩江所以無事。壬午冬王侍郎以陳情終養去位，而翁叔平潘伯寅兩尙書同入軍機又滿六人，未幾而潘尙書奉諱。甲申春軍機大臣五人皆出樞廷，而禮親王及閻丹書尙書敬銘額小山尙書額勒和布，張子青尙書之萬同入軍機，未幾許星叔侍郎庚申入值，又未幾孫萊山侍郎毓汝入值復滿六人，閻公已晉東閣大學士，宸眷忽衰，屢奉嚴旨詰責，乃引疾予告而去，追溯十餘年事，則相傳之舊說，殆不謬矣。

這與西俗宴會及其他聚集人數，以「十三」爲不祥，大概性質相同，既有許多故實，正所謂「無巧不成書」，亦不須研究迷信不迷信了。尤有巧者庚子年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爲首，下有榮祿剛毅趙舒翹王文韶啓秀六人，而義和團之禍作，繼以聯軍入京，兩宮西狩，剛毅趙舒翹啓秀皆以罪魁獲重譴，真是太不吉祥了。至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軍機大臣爲奕劻瞿鴻禨鹿傳

霖徐世昌鐵良榮慶又滿六人，因改新官制，特旨命鹿徐鐵榮四人退出軍機專理部務，又彷彿是應了薛福成的話。

庚戌（宣統二年）世續鼎郁生退出軍機，以徐菊老與貝勒毓朗補其缺，合之舊存之慶王奕劻，大學士那桐共為四人，不多不少，適中之數。次年建設新內閣，實行憲政，因內閣官制，是有正式限制之類，不能任意多少。於是設總理大臣一人，協理大臣二人，方能容納三位，只得把毓朗請出局外，給以「內廷行走」名義，以奕劻為總理，那及徐為協理，亦是煞費安排，不料驚動了輿論中心的梁任公，在國風報上，大下批評說：各國憲政無此規制，人家是照制度授官，中國是為人設官。而吳柳隅兄則著專論曰「自新內閣成立，關於普通政事之諭旨，皆由總協理大臣到署，惟涉及一部之事者，始由總協理大臣與該部大臣聯署。是協理大臣之位置雖下於總理大臣，而其責任則重於各部大臣也。夫協理大臣既負如此之責任，則其在內閣中實占重要之位置無疑矣。而稽之內閣官制第一條云，內閣以國務

大臣組織之，第二條云，國務大臣以內閣總理大臣及各部大臣為之。若夫協理大臣雖為內閣人員，實非國務大臣也。夫今世立憲國凡得副署諭旨者，惟限於國務大臣，此萬國之通例也。今中國之協理大臣，非國務大臣而得副署上諭，衡之於義，果何所取，昔宋錢惟演自樞密使為使相，恨不得為真相，居常嘆曰使我得於黃紙盡處，押一個名足矣！今之協理大臣豈其慕押名黃紙盡處之虛榮，故為此副署耶？然今之協理大臣即前之軍機大臣，其押名於黃紙盡處者屢矣。何事復慕此虛榮者？且國家設官命職，凡一命之榮必載之官制中，今之協理大臣佐總理大臣整理內閣一切之事，而對於一般諭旨皆得副署，其地位如此之高，其責任如此之重，而內閣官制中，不見其名。獨於內閣辦事章程中，乃始出現，夫奉公人員，不必列於官制，必也非職官，至為吏胥皂隸而後可。舉例言之。如鹵簿已耳。長隨已耳。不謂以赫赫之協理大臣而稽其由來乃等於長隨鹵簿，吾安得不為協理大臣羞也。是直「四不像」已耳。以上為柳隅之文，可云諛而且虐，因「得

似虛而實的

怪聞

▲汽車決鬪

鄉票黨的大舞台美國，最近演了二次奇怪的決鬪。在馬利蘭州有二組鄉票黨，因互爭勢力境界之擴大，遂發生衝突以汽車為戰鬥之工具，即各開同型回力的特怪汽車，予以當面衝突——二次，三次，後果一汽車被撞倒而飛離一百公尺之遠，更不幸觸電柱，車身全部粉碎，主角碎屍萬斷，其狀慘不忍睹，警官聞情，啞然無策。

▲屋頂飛機場

人口四百多萬的大城市——德國萊布吉，這城中心點的大火車站，在其屋頂計劃着欲建設一大飛機場，現在利用的屋頂面積計有七畝多廣，但更想擴大而設一條一百八十丈長的飛機帶走路，由此可推想其面積之廣大呀！

▲有顏色的煙霧

自有煙草以來，吸而噴出的煙霧，大都帶點藍花色，所以俗叫紫煙。但是最近在法國巴黎銷售着帶有顏色煙的煙捲。則以人工彩上各種任意顏色的，所以一般紳士都據他所穿衣服的颜色，買吸同色煙的煙捲配合上去，好像領帶配衣服那般的——很時興！！

讀書間」，故振振有詞。若內閣官制中，關於「國務大臣」之解釋，「內閣總理大臣及各部大臣」句，將「總」字下添一「協」字，則面面俱圓，自然無隙可乘。揣想定官制者必以各國從無總理之外，加協理以充國務之例，故不敢正式規定。而新內閣係沿襲前軍機處之舊，且慶親王亦實無以一人柄國之才具，勢不能不多用兩人，於是法制與事實遂成矛盾，柳隅抵隙而入，遂得暢所欲言。

袁項城爲總統，癸丑平南，改造約法之後，實行總統制，取消國務院，於府內設政事堂，以徐菊老爲「國務卿」，蓋仿照美國之「國務秘書」，Secretary of State，而仍設左右丞各一人以楊士琦錢能訓分任之，依然是前清內閣，一總理二協理的格局，不過徐菊老由旁座而升到正座而已。而「徐相國」三字卻以此時期爲最流行，其左丞右丞若綴上一個「相」字亦仿佛古時的左右丞相，以仿照新大陸合衆國之時代制度，而有歷史上的古色古香，也可算得是奇事。

當時某半官性質之報紙，以新聞體發表

解釋一段題曰「相國與丞相」云「歷代官制中有相國有丞相，或者以爲一官，其實非也。據史記秦惠王拜張儀爲相，又以樺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由此可知相國之尊實在丞相以上，又蕭何爲丞相七年而遷爲相國，亦其左證。故漢魏以後若平章軍國之職或錄尚書事，乃係古之相國，若北魏之參預軍國機務。唐之同平章事，宋之參知政事，清之協辦大學士，則係古之丞相。今之國務卿以下設左右丞，蓋亦行古之制也。這段考據，大致雖不差，尙須詳解補充如下：

古之相臣，自伏羲氏卽有所謂上相下相，黃帝有六相，相者輔也。助元首理政事，商朝開國之伊尹號曰阿衡，卽相之尊稱，其後武丁時則有甘盤爲相，有傳說爲相，命總百官謂之家宰，故後世有「宰相」之名，亦卽「總揆」一義所自始。到了周朝，成王諒闇，周公旦爲冢宰，總百官，攝政事，復正官制，有三公，有三孤，有六卿，公孤尊榮，六卿權重，六卿之首席冢宰，掌邦治，卽行政總匯之宰相也。

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皆有「相」，孔子

▲名狗的出殯

賽比亞的新買德坡城，有一個住戶叫岡公，他是名狩獵家，養了一隻波股德種獵狗，這獵狗在從前曾獲得世界選手權，而且在世界狗史上，已經大負盛名了。因此牠的故鄉新買德坡城的名字，也因牠而宣揚到世界上了。

這隻狗在新買德坡城，是像珠寶一樣的爲人們珍惜着，不幸這狗因爲年齡太大，衰老的死了，消息傳來，關心牠的，都很惋惜，在當地的市民們，認爲是斯買德坡城的損失，所以馬上開了一個臨時會議，討論這隻狗的死亡，因牠的功績與名譽，是要擴大的追悼的。於是決議：在牠出殯的那天，全市的人們休息一日以示哀悼。

▲世界第一大的電燈泡

美國紐加西州梅瓊公園，有一隻愛迪遜的大電燈泡——長十四公尺，最大直徑九尺六，燈泡裏裝備九百六十個白熱燈和一個直徑二十四公尺的反射鏡，其周圍一百公里以內均可照亮，誠爲二十世紀的大壯觀。

▲銷路最廣的小說

滑稽小說的元祖馬克德延著作的德發行所美國哈吧印書局，最近發表馬克德延版權之收入統計。據云從一九一〇年他死後至今年，由該書局支付給他遺族的款項共達一百二十五萬美金，就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一年間，

爲魯大司寇。魯侯與齊侯會於夾谷「以孔子相」，是臨時派充參贊之差，次年正式以司寇「攝行相事」，方是執行相國之權。所以清光緒時剛毅說孔子以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應稱爲「孔中堂」，見春冰室野乘，雖是滑稽，亦有點道理。

「將」與「相」又是聯繫的對稱，周威烈王二十一年晉以魏成爲相，吳起爲將，文武分工，各爲主角，戲台上之「出將」，「入相」，文人筆下之「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有由來矣。後吳起與魏侯不和逃往楚國，楚王任之爲相，是「帥盔」人物，未嘗不可戴「相貂」也。

因爲「相」的職位，不很嚴格，能幫著出主意有益軍國大事的，都叫做相。所以蘇秦一張嘴，說動了六國，六國君主都拜他爲相，而「六國封相」傳爲佳話，若在後世，豈不成了怪聞。

秦以張儀爲相，那是一國之相，因秦爲最強，所以他的權勢，比那六國之相，有過之無不及也。至於左右丞相之設，實在張儀離秦相魏之後。通鑑上記得明白「秦武王初置丞相」依

「次國命卿二人」之制，以樛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如此看來，是把一相之職，分給二人去充任，倒不是一個總理大臣兩個協理大臣。所以後來范雎爲丞相，而呂不韋則稱相國，在這一時期，相國與丞相，似乎沒有嚴格的階級區分。到了秦始皇即位，先有丞相王綰，後有丞相李斯。二世皇帝時李斯爲左丞相，馮去疾爲右丞相。宦者趙高設計把李馮二人都害死了。趙高就做了「中丞相」，此名甚爲別致。有「左右」時沒有「中」，有「中」時又沒有「左右」。中與左右是代置的，不是同時而立的。

漢高祖在稱王的時候以蕭何爲丞相，及爲皇帝，以何功大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爲三國時曹操開了先路。韓信既死，蕭何位分愈尊，由丞相進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都尉爲相國衛。就此階段而言，相國比丞相確是更上一層了。高帝臨危，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慧，陳平可以助之。惠帝二年，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五年參卒，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於是相國又分爲

支付額爲九萬一千元美金。一八九六年初出版以來每年至少都有五萬元的收入，他的滑稽小說在現在的美國所發行整個的書籍中，仍然佔着最廣的銷路總冊數超過六百五十萬部。

▲世界最年老的馬

在倫敦最出名並且在世界中最年老的馬——俊勃駿最近逝世了！計年四十四年另六個月。自古以來，馬齡達四十歲以上的可算很稀罕，例如自一千七百年以至今日二百三十九年間，活上四十年以上的馬，只有這俊勃駿呢。牠年青時候是當獲頭等錦標的比賽馬，後來做了蘇格蘭近衛騎隊長的騎馬，後來又去拉車，但終被英國動物愛護協會買去，於最近十二年間在該協會的厩舍養老。

▲盲人復明

蘇俄奧德西研究處的吉拉德博士，將剛死的人抽出其眼角移植於盲人的眼眶裏，使之復明，救其黑暗人生，自此研究成功後，迄今已醫癒了四百個盲者。此奇妙手術實可謂盲者的大救星，眼科醫界讚不絕口。

▲樂譜打字機

樂譜寫法向來是除手工外並無他法，但最近德國發明一種樂譜的打字機，其構造只有一支橫杆和四十個小鐵子，很簡單的，無論甚麼樂譜都可以使用，並且成績優良，所以受一般的音樂家與作曲家，熱烈歡迎。

左右，左右又分主角配角。陳爲左相，是實行高帝遺命輔，助王陵。七年王陵與呂后不治，升爲太傅，奪其相權，陳平遂爲右相，即是首相也。呂后臨死，遺命呂產爲「相國」，又恢復蕭曹的名稱，身分在丞相之上。呂氏既敗，陳平說功勞不及周勃，遂以右相讓之，自爲左相，後來周勃告病，陳平專爲丞相，是卽趙高之「中丞相」的性質也。既只一人，就不必爭左論右了。陳平死，周勃復爲丞相，不提左右，但就制度而言，總是「右」爲主。由此可見左右雖像是一樣的偏位，而實則有主賓之分。又張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善律歷，漢高祖用爲「計相」，乃專管一部之事。如日本各部大臣稱文相鐵相之意也。

漢末三國乃歷史上最熱鬧之時期。曹操罷三公官自爲丞相，乃最有權威之丞相。最妙的是以曹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父子同居相權，一正一副，乃千古未有之奇。及至曹丕稱皇帝，卽位於繁陽。鑒於其父之權壓漢朝，命改「相國」爲司徒，於是乎無相。而蜀中劉備在成都亦登帝位則以軍師將軍諸葛亮爲丞相，曹家廢相，劉家立相，彷彿是繼曹操而起的有

名的相國。後主建興三年諸葛亮卒於軍，預先保舉蔣琬費瑋，可任大事，後主一一照辦，惟以蔣琬爲大將軍，費瑋爲尙書令，雖有相職，不用相名。曹劉兩家似乎對於相丞，因人而設，十分鄭重的。其後司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十分滑稽，但是可以看出「丞相」或「相國」之尊榮。

中間的晉唐宋元一切變相的相名，不須詳敘。明朝朱元璋初爲吳王，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及建立大明，做了皇帝，改官制尙左，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二人換個方向，便把漢朝以來，以「右」爲上的制度澈底改正了。「相國」與「丞相」卻沒有多大關係。洪武十三年因胡性庸謀及伏誅，遂廢中書省，不設丞相，以政事歸於六部，皇帝與群臣直接。又覺太忙，所以後來又用翰林官詳看諸司奏啓兼司平駁，那就與清初康熙年間的南書房，雍正年開始的軍機處相彷彿了。

由此便遞到篇首所述的軍機大臣的階段。會合參觀，則關於「相」之變遷沿革略具於是矣。

▲電氣手套

美國政府最近發明一種電氣手套，給警官帶用着，即裝置蓄電池於腰部，由此連以小電線結於手套，所以兇犯被抓住時，一放電就逃脫不得，巧妙得很。

▲鉋木片的汽車

現在的美國平均五個人就有一輛汽車，德國是七十五個人有一輛，我們中國是幾十萬人才有一輛。這次在德國發明了一種形如飛機的三輪汽車，這種汽車是用一加倫的汽油就能走上六十英里。又發明一種用鉋木片做燃料的方法；其法則將這鉋木片浸入一種特殊的藥水中，浸過相當時間，使之乾後，包以布袋出售。要用這種燃料時，須要裝置一個很簡單的氣化器，即在車內總此鉋木片，使其發生氣氣做一種新的推進力。燒這種鉋木片代用汽油，是在汽油騰貴時代，被認爲很重要有價值的。

▲防火服

英國最近發明一種極有靈效不着火的衣服，即將普通的衣服浸過一種液體藥料，乾後穿起來就不怕火，在任何猛烈的火中，也不燒的。前幾天實地試驗這個功效，即製造一個人工飛機士坐在燃着火而發熱的飛機內，使一個穿着這種防火服的救火隊員，跑進火中將他救出來，果顯靈效，這衣服一點都不着，所以目睹者莫不拍手喝采。

評 書

天 壤 閣 甲 骨 文 存

孫 海 波

唐 蘭 撰 集

輔 仁 大 學 ； 叢 書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三 月 出 版

天壤閣甲骨文存一卷，附考釋一卷，秀水唐蘭撰集。唐蘭，字立厂。以治古文字學見稱于海甯王國維。所著有古文字學導論二卷，已刊行。是書乃選集王氏天壤閣所藏甲骨文字拓本，輯爲是冊。其自序云：「余與王氏次子漢章先生稔，昔歲晤于天津，蒙其以拓墨二冊見假，並許其傳布。昨又于輔仁大學圖書館，見拓本一冊，首有王氏長子漢輔先生題語，中多與前兩冊復出，知亦王氏故物。……余追惟王氏始鑒定之功不可沒，又感漢章先生之厚意，乃合三冊，去其復重，得百有八片，輯爲天壤閣甲骨文存，其間大部未經著錄，第二十一片之骨曰所刻卜辭，與在他處者同，爲前此所未見，尤關重要。乃商于沈兼士先生，由輔仁大學印行，議既定，因循迄于歲末，余將南行，亟以付印，凡有所見，異夫時賢，輒爲考釋，列于後卷，治斯學者，庸有取焉。」是編所蒐集之材料，多常見之品，惟二十一版之白骨刻辭，頗爲奇特。按卜辭白骨刻辭，大抵某示某之辭爲多。此版兆面云：「丙戌卜貞不雨，丙戌貞雨。」白骨云：「壬午口貞口其口。己巳卜貞貞勿口亡之。」與其他白骨刻辭不同，此深可爲研究之資者也。至其考釋，則先就原片，模寫一通，其下綴以釋文，蓋仿許敬參殷虛文字存真考釋之例也。而所新釋之字頗多，如以爲龜，以爲爲，析義甚精，堪稱定論。然亦有未盡確者，若四片之「不龜」，此三字連文，類皆刻于卜辭之下端，不下數百見。孫詒讓釋不紹龜。胡光煒釋不龜龜。董作賓初釋不鳴龜，後改不絲龜，從胡讀。陳邦福釋不悟龜。張鳳釋不吾龜。許敬彥釋不契龜。郭沫若釋不錢龜。諸家異說紛紜，莫可一是。良以龜字偏旁所從，不可辨識故也。唐氏釋爲才，通作再，其言曰：「卜辭才字有作才者，當是原形，蓋與午爲同類。」今按卜辭才字有二體，才作才，才字未必卽是才字。卽認才爲才字初文，亦與才字不類，卜辭從無才作才或才者可證也。唐氏以才形有近于才也遂定才爲才字，由才以證才之當釋才。又因才字之義與才有別也，則又改釋才之初形象杵，與午爲同類，展轉引申，以成其說。覽者讀之，初似巧合，然由偏旁分析之，才字與才字二體，絕不相通，恐唐氏亦不能否認者也。以不

同之字，而強為一類，此其說之所以未歷人望也。又若曰骨刻辭，習見之字，予承舊說釋予，雖非確論，然由釋字从此證之，似非大謬。而唐氏則釋為豕字之例書，予乃偏檢卜辭豕字，及从豕旁之字，絕無一形似之者，而唐氏云：「明七一八片云：『甲寅卜其帝方，一羌，一牛，方犬。』」在牛犬之間，即豕無疑，得此確證，為之狂喜。」按明義士之殷虛卜辭，本為模寫之本，明乃坎拿大人，傳教安陽，于史學非專家，其臨模亦不免有小誤，是書蓋難盡據。依唐氏所引一辭，按卜辭例之，方當為數目字，郭沫若釋為九字，未可厚非。唐氏乃斥郭釋為未當，而謂此為豕之確證。吾人殊感此證之薄弱也。（卜辭紀用牲之辭，必紀其數，此辭云「一羌一牛九犬。」卜辭它例皆然。若依唐說，釋方為豕，必豕犬字上再有數目字始合。而唐氏謂方在牛犬之間，即豕字無疑，此非卜辭通例，乃有近

于臆測也。）雖然，唐氏之治古文字學也，則自具系統，故其言曰：「辨識古文字，必從文字本身求之，不可先立一義。蓋文字由圖畫出，其象形自略有範圍，有經驗者自能知之。至其偏旁配合，尤宜注意，不可取此捨彼，或彼此矛盾也。隨釋一字，因可信意引申，合釋多字，則自有界限，所釋愈多，界限愈嚴，則自有一系統矣。」又云：「或昧于系統，隨文生義，猶多罅隙，有待補苴。且辭者積字而成，不講字學，而欲通貫其辭，猶之射覆，即有中者，亦非真知，甚者以文害辭。」由是言之，唐氏所釋古字，皆在其系統之中，系統不明，故覺所說多新奇而未敢置信，苟明其系統，則滯義自通。故吾人未明唐氏系統之前，於所考釋，不欲加以批評，而深望其「古文字系統書」早日完成，而為吾人辨難解惑者也。

世界之面積與人口（八年前）

	每四方公里人口密度
一、歐細亞洲	四三,000,000 四方公里 一三三,000,000 人 二十七人
二、歐羅巴洲	二二,000,000 〃 四二,000,000 〃 五一人
三、北美洲	二二,000,000 〃 一七,000,000 〃 八人
四、南美洲	一八,000,000 〃 一八,000,000 〃 四人
五、非洲	一六,000,000 〃 一四,000,000 〃 五人
六、大洋洲	九,000,000 〃 九,000,000 〃 一人
世界總數	二二六,000,000 〃 二,000,000,000 〃 一五人

世界最大之國土與人口之比較

第一 蘇俄聯邦	二千一百萬四方公里
第二 中華民國	九百九十萬四方公里
第三 伯拉西爾	八百五十萬四方公里
第四 阿美利堅	七百八十萬四方公里
第一 中華民國	四億四千一百萬人
第二 蘇俄聯邦	一億六千萬人
第三 阿美利堅	一億二千三百萬人
第四 日本帝國	六千九百萬人

（日本現在已達一億人）

談 偶 戲 京

(一)

開 場 白

看了這個題目，讀者或者以為小生是一個評劇家，要向諸位談些戲劇藝術，或者以為小生是一個捧角家，要來捧甲乙或捧乙倒甲的。其實這兩種推測都不對。

小生於京戲，是個無緣的業生。在這個有「鶯鶯子聽戲」的奇癖的北京社會混着，理應能够「辱兩句」；然而小生連這兩句都不會，那裏够得上什麼評劇家？至於捧與倒，則小生一向和這個圈子裏的男男女女，一無瓜葛，二無恩怨，自然談不到捧，更說不上倒的了。

不過，小生平日對於戲劇藝術，多少有點關心，有時也就難免去聽一聽戲，尤其是戲報是每天必看的，這其間便難免有些碍眼的事，為專門的評戲家所談不到或不忍說不敢說的，跑來激起小生好管閑事的老毛病，於是信口開河，談他一談。好在小生不過是個評劇界的「票友」而又不想「下海」，願曲有無周郎，却是在所不計的了。

名 伶 滿 街 跑

北京的戲報，除了專門的戲報以外，舉凡日報以至其他一切定期刊物，幾乎沒有不兼出戲報的。真是汗牛充棟，反映着京戲洪水的現象，這在有看戲報之癖的小生，够過十足的癮了！

我國的報紙，向來有一種怪現象，凡是「教授」總得說「名教授」，「作家」總得說「名作家」，「閨秀」總得說「名閨」，以至「名什麼」「名什麼」，總要令人渾身起肉麻而後已。尤

其是戲報，凡是登台唱戲的，必定冠以「名」字，好像滿了一個就有被族九親之虞似的。於是一翻開戲報，遍地都是「名伶××」「名票××」；凡是唱戲的，不是「名旦」「名花衫」，便是「名鬚生」「名淨」以至於「名武生」「名小生」「名」，無所往而不名，造成無伶不名，不名非伶的怪現象了。

「名」，不消說是「著名」「馳名」或「有名」之意。難道凡是戲報上的伶人票友都是著名的嗎？恐怕未必如此罷？那些所謂「名」裏面，就有許多人們压根兒不知道他（或她）是什麼玩意兒的，也有根本上沒有領教過大名的。對於這些人的頭上硬加個「名」字，不是不懂得「名」的意義，便是有意要侮蔑「名」字，否則免不了「媚伶」「媚票」之譏。

對於實在著名的伶人或票友，小生則又不曉得為什麼要再加一個「名」字在上面？譬如梅蘭芳或程硯秋之流，誰人不知道他們是「名旦」？馮蓮良或譚富英之流，那個不曉得他們是「名鬚生」？何秀報人替他們冠一個「名」字？假如小生亦幸而伍於道地的名伶或名票，一定要提出抗議，禁止報人在小生名上加「名」。總之，戲報上所謂「名伶」「名……」，是一種廢字！真正的「名……」無須他特別提明，本不「名」而故「名」之的「名……」，只有使被「名」者自己滿足，而令讀者肉麻而已，大可以取消的。

愛美之夢

蕪莪

一、

如生的夢境
如夢的人生！
可是這境春夢呵，
幻成我終天幽恨！

△ △

玫瑰一般的笑靨，
如痴如醉的心情；
和一切不堪廻想的過去呵，
好似已永久訣別了我的生命！

二、

銀光透映滿地春陰；
松濤吹出洞簫清韻。
我離開苦惱人環，
來到月島幽境；
可是這月島幽境，
只有我孤獨一人。

△ △

的 × ×

花

三

蟋蟀在牆角婉轉的悲吟，
震動了我的愁心；
萬籟是無聲，寂靜，
月色像一片明鏡，照不見我的幽情。
秋風颯颯，涼透單衫。我着上
你針々線々，錦織的坎肩。
「××，我們的愛像無邊海岸……」
往事一幕々地，全值得悵惘的追念，啊！
蟋蟀在牆角婉轉的悲吟，
震動了我的愁心；
萬籟是無聲，寂靜，
月色像一片明鏡，照不見我的幽情。

四

雪，將崎嶇的世路鋪成一片平陽。
北風怒吼，像發狂；
沙迷了眼，淚珠汪；
不見那曾愛過我的姑娘！
耐寒的梅花，還開在園裏，
姑娘，你呢！
「從此你我視同路人……」
啊，姑娘！無情的劍刺透了我的心，看，
雪，將崎嶇的世路鋪成一片平陽。
北風怒吼，像發狂；
沙迷了眼，淚珠汪；
不見那曾愛過我的姑娘！

三九。初夏於思本齋

朝朝夕夕，日日夜夜；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我只是不斷的在崖畔哀吟。
 我想這不斷的哀吟，
 將來定會幻作朵朵血花，
 在人海開送。

三、

黃鸝一聲，
 春光泄漏；
 原野茵舖，
 華林競秀；

△ △

是薔薇尙未抽芽，
 綠柳尤未飛花；
 那沉醉春風的海棠，
 欲吐芬華。

四、

時當我二十韶齡，
 生命方屈弱冠青春；
 含情默默的心情，
 好似遊絲一縷隨風飛徧江城。
 △ △
 我曾飛到太平洋絕島海濱，

❖ 失 去 了

野

一
 春天的微風，吹動了我的愁腸：
 丁香的芬芳，
 同樣的清香，
 不見我那可愛的姑娘！
 還是這憑眺過的欄杆，
 登臨過的高山。
 「××我們需要青春。……」
 懷念着你許多的溫存，但：
 春天的微風，吹動了我的愁腸：
 丁香的芬芳，
 同樣的清香，
 不見我那可愛的姑娘！

二
 夕陽裏的蟬聲；悽涼的唧，唧，
 噫嘻，
 悲泣，
 淚浸滿在眼眶裏，我不敢哭啼。
 晚霞映出一片紅光，燦爛輝煌；
 熱情的火在激盪，
 「××，你我永不離分……」
 空懷滿腹心緒向誰談論，啊，
 夕陽裏的蟬聲，悽涼的唧，唧，
 噫嘻，
 悲泣，
 淚浸滿在眼眶裏，我不敢哭啼。

聽長風駭浪中的蛟螭怒吟；

可是恐懼的怒吟，

充不滿我空虛的心瓶。

△ △

我曾飛遍江南綠野園林，

欣賞那如繪一般的美景，

可是那如繪底美景，

充不滿我空虛的心瓶。

△ △

我曾飛到西子湖濱，

在靈隱禪院靜品清茗；

可是這禪院清茗，

充不滿我空虛的心瓶。

△ △

我曾飛到藝術之宮

這裏絃歌如誦；

琴音是嘹唳鏗鏘，

歌聲是悱惻幽揚。

△ △

憶在荷花池畔那朝的相遇呵！

妳欲言未語，默默含情。

惟有這默默的芳情，

永久充滿了我空虛的心瓶。(未完)

夏之戀歌

程心芬

夏來我感到微熱，

挖盡了我這遼古的廢灶，

滿腔的灰燼那有一點殘火！

這池死水黑沉沉，

多少太陽晒不出閃爍的光波，

永不會再汎春水。

任憑梅雨驟過，

休想新蟬鳴翠柳，

蘋風吹來自無紅落。

鷓鴣伴我睡纔思叫，

風雲淒々歡少，愁多，

翻盡世界上的樂譜，

沒有一首我可唱的戀歌。

(完)



憶六巧齋

王代昌

因為一位同事替別人寫匾，寫到「口口齋」，使我憶起幾年前的「六巧齋」。

在「齋」裡住的人，差不多總是些雅人，不是雅人也總是散淡人，故意要把自己的屋子，形容得挺超凡，挺奇怪，挺費解，挺奧妙，所以想出一個很難想的齋名以後，再求名人「墨寶」往上一寫，刻塊木匾，門前一懸，哪怕天天雅得連飯都吃不上，走進這個齋，經過這塊匾的下面，心裡全是舒服的，然而，我所說的「六巧

齋」，却與這些完全不同。

幾年前，在一家報館裡，度着漿糊剪刀生活，爲了夜間「熬夜」，家又離着很遠，不得不住在報館裡，報館裡有宿舍，這宿舍也就是我們的「齋」。

先是四個人住在一起，有老蘇，有老曹，有老葉，有我，四個窮鬼湊在一處，每月的掙錢很少，可是花錢都不在乎，窮大手，月底發薪，到不了下月十號，便都囊空如洗，忍着，除去蹣跚大街之外，連電影也不看，

連燒酒都不喝，連烟捲都不抽。

這個時候，還沒有齋名，只在牆上寫過：「一間東倒西歪屋，四個南腔北調人」，像對聯又像標語的句子，老曹寫的，自己雖非名士，可是自己敢落款兒，不像名士們懶得露本來真名字，非要署個「甚麼廠」「甚麼客」不可，四個窮鬼都反對名士派。

天湊良緣，沒想到天下除去我們四個人，還居然有同樣的老郭，老汪，他們偏偏又搬進來住，住在這個齋裡。

老郭是南方人，在北京沒親沒故，有錢了，寄幾塊給家裡，剩下来的錢，洗洗

衣服，買點襪子，已經去其十分之四五，他愛吃，天天總要一個人出去，誰也不找，一聲不響，一點鐘以後，嘴裡嚼着東西回來，不用問，他是吃夠了零食。專不喜歡理髮，洗頭，留着背頭，向來不抹油，乾巴巴，老像是一堆亂草，頂在腦袋上，乞丐味兒十足！

老汪歲數頂大，四十多了，胖子，白天總睡覺，永遠是張着嘴睡，滿口滿口噴着酒氣，因爲胖，肚子大，彎不下腰去，所以自己不能洗腳，非回家讓太太給洗不可，不過，他回家的時候很少，自然洗腳的時候也很少，就是脫鞋的時候也不多，往往夜深工作完畢，鞋

不脫，大褂也不脫，把頭扔在枕上便睡，一直睡到次日下午才睜眼。

四加二，等於六，有一天夜裡，六個人躺在床上開了一個全體會議，忘了是誰提議：「給這屋子起個名兒，就叫六巧齋」，聽的五個人全贊成，於是，第二天早晨起來，不不，不能說是早晨，只可以說是下午，起來便由我一塊大白，在門上提筆寫了「六巧齋」三個大字，（只當是提筆）同人等看了，都點了點頭，笑了笑，大概自己也不知道「表示」甚麼。

六巧齋有六巧齋不同流俗的佈置，別人不懂，所以，別人都不敢誇贊一聲。

老葉是一位善寫情書而失戀的人，枕頭旁邊老放着一本「再給女人們」，紅皮書，馬國亮作的；牆上，他只管他床前的那一部分，掛着幾個女人像片，其中有他從前的愛人，有他從前的女同學，還有叫不上名的表妹，除去像片，還有「忘了那些往事吧」標題的漫畫，是老蘇畫的，他以編畫報銅版的方式，斜着釘在牆上，天天對着畫和像片長噓短嘆，別人聽慣了，誰也不理會。

床前最複雜的是老蘇那一角，牆上有幾張水彩，有一張野獸派的人像，半裸體，咧着嘴，眼睛望着天，頗似科學怪人，可是，老蘇

認為那張挺得意，掛在正中；牆上還有衣服，游泳衣，全掛着，由脫下來的那一天，便掛着，上面落滿了塵土，誰管，老蘇自己也不管，蓋六巧皆深明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理也。床底下，更熱鬧，箱子，一堆書，一個洋琴，網球拍子，畫架子，照像機，錯綜着擺，有不少越界到老曹床底下去。

老曹藏書甚夥，枕頭旁邊一堆書，足有二尺高，其實，齋中有一個書攤，書攤上不放書，大家都把漱口盂，鞋匣子，帽子，胰子盒，全攤在上面，無法再擺書，所以，老曹不得不將書放在枕邊，床底下再存一部

分，牆上呢？有他自己寫的對聯與格言，無非是些空話，另有兩個紙條，一個寫：「此榻禁止他人躺臥」一個寫：「手巾是私人的東西，請勿隨便使用，勞駕勞駕！」這兩個告白可以說是實際的了。

老郭靠近的牆上，沒有甚麼可掛，不知從哪裏找來一張哥倫比亞公司的電影廣告畫，貼在牆上，挺大的一張，許是為聊勝於無！

屬於我的那一面牆，更亂，最惹人注目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恨月常圓」的對聯，一位唐先生寫的，反字，旁邊有一把破二胡和我自己的許多大大小小像片，某畫家給我畫了一張

「速寫，」不大像，可是我
也掛在牆犄角，和老蘇給我
剪的「剪影」湊在一起；朋
友們給我寄來的信，我向來
放在枕邊，爲了不許別人拆
看，綴一張紙條，上寫：「
看別人私信，犯妨害秘密
罪，」以防萬一，如此一
來，牆上是相當熱鬧了。

老汪沒甚麼可掛，由報
上剪下一張三十年前之少婦
像片，貼在一張賀年片的反
面，釘在牆上湊趣。

六巧齋有六巧齋獨特的
習慣，被褥向來不收拾，起
床之後，便到編輯部工作，
顧不得去收拾。洗臉盆向來
不擦，洗完臉，向來不把水
潑了，隨它去，誰洗臉，誰
便把先剩下的水，往別人的

盆裏一倒，別人洗臉，也是
照樣辦理，結果，六個盆全
盛滿了胰子水爲止。

六個人，有同一的毛
病，有時，半夜完了事，不
管冬天外面下多大雪，也要
出去，一塊兒到街上大酒
缸，來半斤喝，喝得有些微
醉，一溜歪斜回「六巧齋」
倒頭便睡。

有時，大家躺在床上，
聊天，女人問題，發財問
題，鬼問題，兇殺問題，無
所不聊，往往越談越不聊，
可是全躺著，捻滅了燈，一
聊聊到天明，再開始睡。
屋裏只有一盞十燭光的
電燈，三尺以外，簡直看
不清書上的字，所以，我們
把電線弄得很長，夜間躺在

床上看書，誰看，誰把燈拉
過去，拉來拉去，像鐘裏的
擺。

有那麼一年，報館犒賞
同人，吃滿羊肉與烤羊肉，
買了兩隻羊，當場宰，未開
刀之前，羊沒有地方存放，
結果，商得六巧同意，關在
「六巧齋」裡，拉了一屋子
屎球，好在我們寬大爲懷，
都沒提出嚴重抗議，只吩咐
聽差掃了出去。

又有那麼一天，報館新
添一位同事，是剛剛由大學
放下書本出來，在「六巧
齋」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拆
了床，搬到別的屋子裏去
睡，大概他嘗不慣這種甜美
的趣味生活。
冬天，我們的爐子有毛

病，生火的時候，老由爐肚
子往外冒烟，每次總要瀰漫
全室，烟多大，我們也不
管，反正煙往上昇，我們躺
在床上，往上面看煙，如置
身雲端，老葉再唱起：「煙
霧裏辛苦等魚蹤，」更別有
意趣！

如今，人事變遷，六巧
已經不住在一起，東一個，
西一個，回憶到當初同處「
六巧齋」的往事，或者會啞
然失笑呢！

廢物利用

失業之夫：「你怎麼一些不
備廢物利用？」
妻：「因爲很懶得，所以嫌
給你的。」



北海的角落裏

是北海神秘性的代表

是青春男女試情地帶

龍 影

在北京住着的人們，真是幸福，歷代所遺留下來的勝蹟，足夠你欣賞，任意的去享受。逛景緻，在北京人們看來，真是家常便飯，到郊外去，有東西南北四郊的不同名勝，在那候駕。假如你嫌出城麻煩而又費錢，好啦！那末你不妨去逛公園，逛公園你再嫌不過癮，那你到北海去吧！准保使你滿意！

提起了逛北海，在北京人眼裏看來，太不算稀罕了，只要有二十枚入門券錢，誰都可以進去任性的觀

光一趟。雖然北海人人可逛，其中方式却各有巧妙不同了。北海面積大得很，也曲折得很，比如說你喜歡在道寧齋，漪瀾堂，五龍亭，仿膳，以及白塔上踟躕，別人就許不願意到這些地方去。你或者高興坐茶座和划船等等的消遣，別人或者喜歡持杆垂釣，逛北海的方式多的很，一時也說不盡。筆者在北京住的年頭雖不算久，可是北海年年去逛，而逛的方式與衆不同，願將數年來的經驗，奉告愛逛北海的人們，希望大家共同發

掘這個神秘的「喜歡」！

逛北海最方便，不受春夏秋冬季節的限制，不受星期例假的影響。春天的桃李花開時候，夏天荷花吐香的時候，你可以盡量享受。到了秋天假如你肚子裏的詩意澎湃得要放砲，最好到北海去，站在僻靜的地方，高聲朝誦你的詩句，豈不痛快，假如你滿肚子牢騷，或染有悲秋感時，在北海你數着紛紛落下的殘葉，也可以消去胸中煩悶。到了冬天落雪的天氣時，站在塔顛欣賞雪景，你會覺得那自然界予你的純潔感，你自身會不自覺的也會成了水晶體了。既有這樣的方便，所以北海的本身一年四季總不會感到寂寞，正如一個美麗少女，總會有人來追逐她的。

· 筆者也是追逐這個少女

的一員，但並不看她的花之開落，既沒有悲秋的情緒，也沒有賞雪吟詩的雅氣，我逛北海是探奇。是獵異，人多的地方我不去，因為那是擺架子，湊熱鬧的場所，是北海表面上的粉飾，不能代表整個北海的神秘，逛北海的同志，真的想要發掘和領略北海的神秘性的話，還是到人少僻靜的角落裏，類如小西天，濠濮湖東面的土邱，九龍壁後的體育場，白塔下的山洞，這些地方，是最合神秘性的，在那裏有青春的狂熱，有羅曼斯的風情，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在一般湊熱的遊人漸漸散去，在這些地方，却漸漸的添了人的影子，一對一對的人的影子。這成雙的影兒顯示在我們的眼前時，是羞却却的男和女，本來很情熱的

假倚着談些他們倆的話，當掠過一個陌生人的時候，他和她很快的分開來默默不語，眼睛阻着地，這種情景，是人多的地方所看不到的，這種景象不論是誰看到眼裏，在內心也會擁着熱辣辣的情感，假如你自己是正在愛河游泳的人，這些地方不可不留個脚印，不過有些風化的事件，在這些地方也會開過，所以到十點多鐘的光景，警察們也時常會光臨

的，這對情侶們是一宗麻煩，但這不妨事，只要他們是大方面純潔的，警察也不會來干涉的，所以青年小夥子和熱情的少女們，這些地是他們的幸福地帶，而這些地帶的神秘性，也是他們給染得更濃厚些，逛北海是遺興的事，同時不妨礙探奇的工作，能這樣你才會發掘你的「喜歡」，你才真正認識了北海的「神秘」！

X X X

笑 林 集 萃

▲我非織女

某婦善歌，其夫儉牛，被人告發，官說：「叫你老婆來唱一歌，就饒你。」婦果來，官指池水為題。婦唱說：「一池清水綠柔柔，難洗今朝滿面羞！自恨妾身非織女，我郎何必學牽牛？」

▲大農場

甲：「我父親有一大農場，禮拜一早晨，到場上去搾牛奶，一直到下禮拜六才回來，你想農場大不大？」
乙：「家父的農場還要大，他打發剛結婚的兒子媳婦去搾牛奶，把牛奶送回來的，

是孫子了。」

▲全仗您

翁：「我女兒算應許了給你做妻子，你是那一天結婚呢？」
婿：「這個，等我未婚妻規定。」
翁：「你將來在教堂或家裏行婚禮？」
婿：「那個，給岳母作主。」
翁：「你們婚後，何以爲生？」
婿：「那全仗您。」

▲守空房

夫：「我愛！假若我不幸死了，你將怎辦？」
妻：「不知你真的愛我嗎？」
夫：「我愛你是比愛什

麼東西都要加倍。」

妻：「那末，一定不會叫我守空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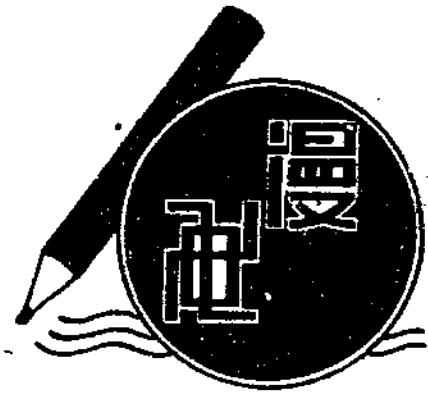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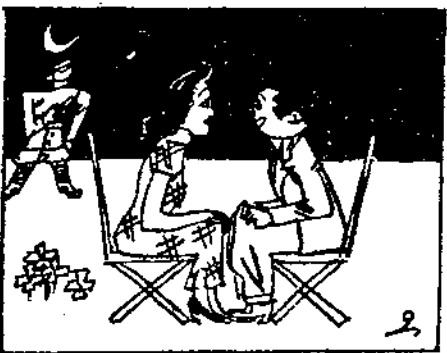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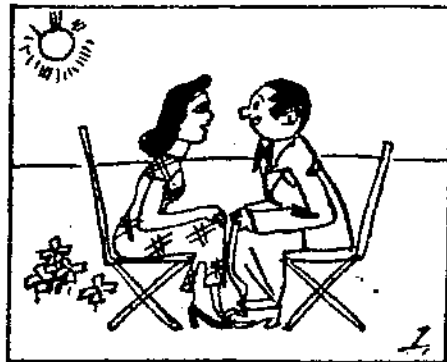
▲法官斜眼

法廷上審三個被告。
斜眼法官問第一被告：「你姓什麼？」
第二被告：「我姓張！」
法官：「我沒問你！」
第三被告：「我還沒開口！」

▲手套

染坊工人到法廷上作證，舉手宣誓時，手黑得像墨一般。
近視法官見了，高聲叫：「你先脫掉手套，然後宣誓。」
他答：「你先帶上眼鏡然後再說。」

X X X



彼此玩玩
傅嵩楮作

作哥特孫

情談



作震陳

落花開花

父：孩子，你一點都不求上
進，現在有我，將來
呢！
子：有我兒子呀！
父……？……

葛藤作





專門產科

孔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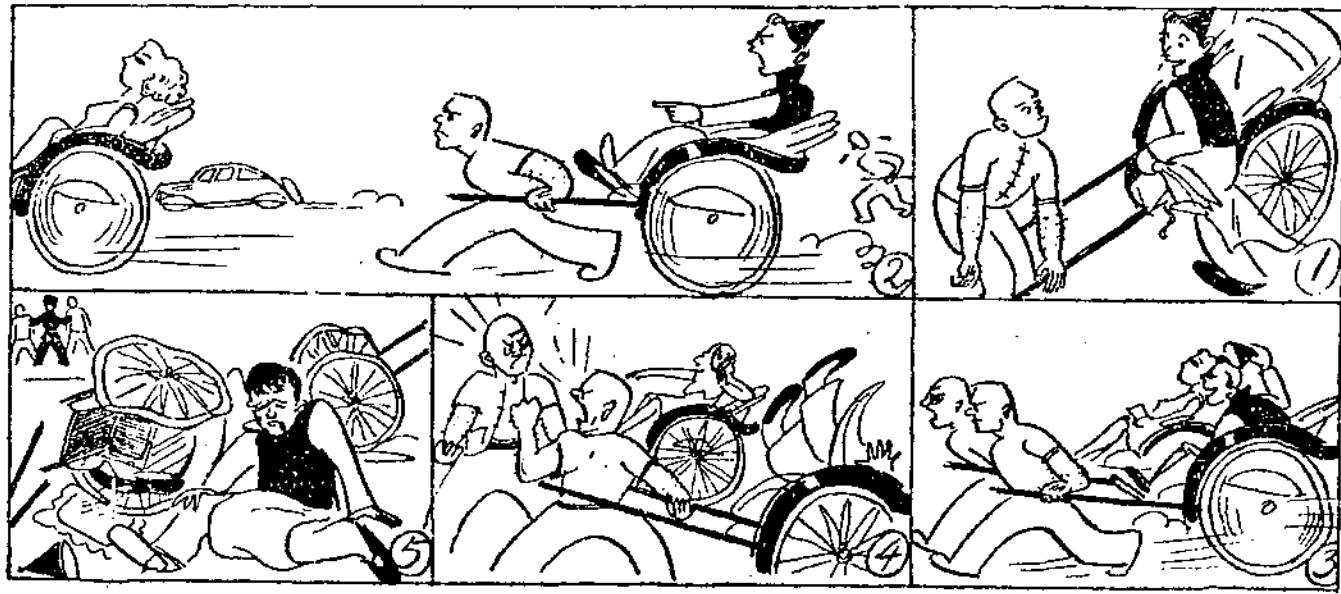
人壽年豐

請問您先的先生大名：夫大
小孩子這了記忘也我，吧個一寫便隨麼那：姐小
！呢的誰是

張毅作

牛作周作

小聰明 (一) 追



漫畫的技巧與傾向

也許這是一個必然的階段，「漫畫」已是被群衆的讀者認識之後，而便又隨着沒落了，自然，在一度火熱的需要下，所產生的數款是不是使群衆的慾望所滿足的，而同時在作家們也感到疲弱的能力是苦於應付這急切的飢渴；當尚未尋得一個正當的方法來解決這困難之前，作家們是以不忠實的濫造作品來應答的。固然，這種趨勢會影響漫畫本身進展，如果回潮漫畫以往的評價與被唾棄爲末技，最少這是對於「漫畫」實質上一種最大的判罰。

但是在這一個不穩定的時期裡，漫畫作者是以爲作品只是一種自我的發洩憤怒與喜笑的唯一利器，做着重主觀的表揚，而失却對意識的探討，肆意地生產以形式美麗的色情漫畫來獲取讀者的信託，自然，這不能不說是漫畫趨于末落的最大主因。至於根據技巧去判定作品的真實價值，那幾乎是一件極困難的事，也許作家們素不重視技巧來誘惑讀者的，目的只是怎樣去暴露事實與諷刺，根本認爲「技巧修養」是藝術家的口頭禪，只不過藉此可以顯示自己對於「藝術的認識的一種根據而已。

以這種態度來從事漫畫的作家們，顯見是容易沒落的，雖然在作家本身也只信賴當時的衝動，隨着偶然的靈感去構成一幅作品，往往危險的墜入困難裏去，於是便又潛入舊的形式裏去偷襲了，這幾乎是形成環境的一般作家的必然病態，但是這種病態在作家本身並不自覺，反而以爲讀者所具的難纏何不足窺破這愚弄的，可是事實上，這只是一種猜測。

由此不難想像漫畫作者是忽略了漫畫所負有的重大使命，而掩沒了漫畫本能的真實價值，自然，漫畫在解釋上是極容易明瞭的，便是如何把人與人間生活的實在，依照現實來看；無寧去進一步以銳利的眼光去解剖它的病態，這種暴露性的漫畫有人說是沒有美的存在；可是這是絕對的錯誤，只可認爲說這話的人是還不會認識漫畫，漫畫既是給繪畫的一種，是必然備有美術的資格的。

大體美感覺有多種，但使人感到美的感因，則以觸動人心爲最重要，使人看了能忘形的沉醉在驚愕裏，這該說是觸動心的感應；然而使人看了覺得生命的躍動，自然也是觸動之一。至于男與女之間的動作，有時偶然會顯示着不自然，但又不知所以不自然的地方在那兒，這時漫畫能指示給你的，便是一種擺到癢處的痛快感，自然這也就是美感，漫畫是不可缺少美感的，如果根本只以爲漫畫是一種普通的常識主義的繪畫，僅着重於外形的裝飾，而實質上是不偏重內容，無異是不認識漫畫。

至于各去使漫畫在表現上具有感力，當然外形的裝飾是不足的，必然使形式與意識相互存在，所以僅有形式那不是理想的東西。而也是現環境裏的一般作家所不會注意的，至于形式的構成，那則是技巧問題了。

所以該如何去修養技巧，這是漫畫的進程中，扼要而不可忽略的問題，當然技巧修養需要一個相當的時期去努力，則那又不是怎樣去苦心爲形式的構成去加深渲染了。

既然漫畫是需要純熟的技巧，那麼漫畫作家乃是人們的代言者，人們想說出來而不能成句的東西，他能爽直地代你說出來，漫畫所表現的便是用極輕微的手術而解剖出你內心的毒質，如果在手術上所收得的效果，並不會消滅你的病跡，自然，那所具有的技巧是還不會了解你的病因，便是反而增多病患的苦痛。所以拋開意識之外技巧該是最重要的。

至于在現環境裏所需要的不僅是形式上成熟東西，自然也不是意識淺膚的空洞作品，而該是怎樣去修養技巧與發掘新意識，假如去尋視一下漫畫的荒蕪，與庸俗的雜亂作品是含阻礙漫畫本身的進展，那麼這該以爲技巧與意識是推進漫畫所應有的利器了。



非勿

翠城

象超譯自
荷萊塢雜誌

一九三九年度米高梅偉大影片介紹

在八月號的美國電影雜誌裏，知道本年年米高梅公司費去了多量的金錢和心血，拍成一部奇情的神怪影片，這部影片根據一位紐約的新聞記者李曼佛蘭克的小說原著的第一集敘述一個女孩身歷奇境的故事，劇情曲折佈景離奇可稱本年影界的傑作，這片由雷柏爾金主演，瑪格海米爾登，佛蘭克摩根配演。維多弗萊明導演，是很值得一看的一部文藝影片，故此我們把此片的故事和拍攝的花絮，分別譯述如後：

• 編者 •

這部奇怪影片的原名叫做 (Wizards of Oz) 直譯起來應叫做「奧支的巫人」。

原著者，是三十八年居留好萊塢的一位紐約的新聞記者名字叫做：李曼佛蘭克·保摩的(他在一九一九年在荷萊塢去世)這書一共寫了連續集二十幾册，本片的包括，不過其中第一册而已。

全片的大意，是敘述美國坎薩斯省一個小女孩名字叫做柔柔的歷險記，她被一陣颶風吹到一個農家，走入了幻國，這裏是居住着小雨和雷的侏儒區域裏，柔柔藉憐憫之餘，這些侏儒告訴她，想要回到她的家鄉坎薩斯，只有哀求

那位奧支的法師的幫助才能辦到，這位法師住在翡翠城，一向被侏儒奉為神靈的。

柔柔正想去求法師，想不到法師的敵人，四方凶惡的女巫從中攔阻，一路上佈滿了層層障礙，如毒樹田，大群的飛獸，使這可憐的女孩——柔柔——路上受盡了驚惶，幸而得到錫林人，稻草人，仁慈的獅子中途的保護，使柔柔避過這些陷阱，後來柔柔終於被女巫捉去了，受了若干的困難，直到她——柔柔——的同伴受盡千辛萬苦救出了她，這就是女巫焚燒稻草人的那最末一幕，柔柔趕緊避了



法蘭將乘球走過的一刺器



人怪了見遇瑞柔朵

一桶水擊了女巫(她是怕水的)解了，在這

幕裏觀衆可見到一堆衣服落在地上，女巫不見了。

自從女巫死後，柔柔媽和她的朋友對這位法師大失所望，因為發見了他不過是一個騙子——一個馬戲場的演員，他自鄉村駕着氣球飄到奧支來被誤認爲法師的，一經揭破這個秘密，翡翠城全城民人群起而攻之，他於是帶着柔柔媽和她的同伴跳進他的氣球逍遙自在的飛走了，直到一隻啄木鳥啄破了氣球，正落在柔柔媽從前到過的那群愛她的侏儒農家的旁邊。

於是碧莉巴克出來——就是格琳塔，這個好的女巫，領着柔柔媽和她的同伴到農家去又呼一陣仁慈的颶風把他們吹回坎賽斯。(美國一省名)的家鄉。

關於「翡翠城」的拍攝

關於這部奇情影片的拍攝，頗有一說的價值，消費的浩大，手續的繁複，在影壇上是值得介紹的，故此，把大略譯述如下：

當這個可怕的女巫，在懸怖的宮殿裡(這自然是攝影場裏)正要把柔柔媽(雷柏爾金飾)放在火中燒死的場面。

「對！」導演維多弗萊明鼓勵她(指女巫)「把你的掃帚燃燒起來，像燃燒類似的把它點着」
女巫(瑪格海米爾登飾)有臨害怕的樣子，看着掃帚，對雷柏爾金不敢下手。

小

○格言

甲：「討厭！這個金手表一點也不準，我不要牠了。」

乙：「那末，送給我吧。」

甲：「對不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好人

甲：「世界上那一個個人最好？」

乙：「你吧！」

甲：「何以見得？」

乙：「因爲你老說別人的不好呀！」

話

這時片中飾稻草人的拙了一身草還用麻布包了頭，他說：

「來吧！什麼事，是不是你要我變成火棍？」

女巫沒法子，用火把掃帚燃燒起來放在「雷柏爾金」身上，於是呼呼的燃燒起來。開麥拉隨着急疾的搖鈴，拍着這幕驚心動魄的火景，後來好幾個消防

員帶着救火器才把雷柏爾金撲滅。

「來！我們再拍一次」導演弗萊明說：

「米爾登小姐（指女巫）請你裝做不以爲然的神情才好」

這幕景他們連拍了五次，才滿意，飾柔柔瓊的雷柏爾金倒十分興奮，飾女巫的瑪格海米爾登却覺得發暈了。

無疑的瑪格海米爾登會昏倒——女巫也會逢乖運——她追逐麥迪格蘭從侏儒園到O.（奧克）國的翡翠城，把各種神奇的阻礙安置在那位小女孩和她伴侶的途中：稻草人，錫林人，仁慈的獅子和都都狗。

這段追逐場面的過程好多的風景幕景，都是用三色攝影機（即天然色影片）拍成，只有這一幕消耗就用去一百多萬金元。

爲要造成影壇上離奇古怪的美和非塵世間意味的新紀錄，片中的翡翠城是用一種像玻璃的物質，由方塊，圓塊，三角塊，建成的，看去格外的顯出稀奇！城中的宮殿，元滿了富麗的大珠寶，弗蘭克摩根（帥奧支法師的）坐在大寶座上，將要把麥迪拘作囚徒時，外面的囚巫來攻大門，這一幕也非常緊張。

那輛翡翠馬車是用二十萬塊翡翠連接而成的，配着兩匹天藍色小馬拉着，本來，這一對天青色駒兒是一雙白馬名叫「比耳」和「捷克」已經在影界一塊表演幾年，給牠們穿上無關緊要並且很漂亮的藍色衣服後，牠們羞怒而跳躍起來，驚嚇着馬童一頓好罵，後來喂了好幾塊糖才把這陣脾氣平消下來。

捷克哈來的蜜蜂也有些笑話，瑪格海米爾登扮着女巫又出來，用法術救蜜蜂住在錫林人身裡邊，因爲這箇異想天開的事，米高梅從外蘇特請一位養蜂專家用手抓蜜蜂，需要時由他的口袋拿出來或把牠們放進去。這位藝人向驚心動魄的旁觀者誇示着說：「看，一點也不難」。

拍完了這幕後，大翠的蜜蜂像噴泉似的從他的（錫林人）鼻子耳朵飛去，果

然，誰也不驚，可是個個飛到一位電機師的臉上，個個發了一下，而這位先生正是時常發小脾氣，專門尋人小隙的一個怪人，發了他一下。大家都認爲是一個趣聞趣事。



草稻和，人怪的中片

子齒的慈仁與人

有名的初會

超譯

荷萊塢並不是每個明星都認識，信不信由你事實是這樣的。許多人都有一個錯誤觀念——以為所有的明星和所有荷萊塢演員都有點頭之交。事實在許多慶祝會上他們都未曾介紹給其他的明星。有些是鄰居，或是在同一技術室工作，可是從未遇見過。正式或非正式的。

然而，慢慢的必然的，這種小節目受時運和環境的支配，幾乎每天有一些大眾所知的明星和出類拔萃的演員才首次相會。並且時常這些會晤是很可笑的興奮的或是像演劇似的。差不多在那時他們都很有意思——因此要向讀者報告一些：

一

先說強何爾（上海好萊塢雜誌為強靈華）同瑪琳黛瑞茜的重大相會吧。不發生在荷萊塢。發生在紐約 La Conga（拉貢各）夜總會。

這位德籍影星和這位銀幕上雄壯的小生分別的來到兩個聚會裡，但是當黃昏未盡銀燈乍明時他們便經人介紹了。使何爾受寵若驚，瑪琳伸出玉手挽着他的頸子吻了他。

「那是」她嘆口氣說「因為您在狂風（好萊塢譯名）(Hurricane) 中神聖的表演」。強：當他恢復了點平衡後，嘆了口氣道「哦！如果我要在百八十套

「狂風」中出演該怎樣！客人們都睜着大眼睛看着他倆偷偷的笑。的確對每個人都是興奮的一刹那。

後來，強告訴黑眼睛的小佛蘭絲羅根（何爾的太太在他們結婚前）所有經過情形，她咯咯的笑起來，但不是出於一種坦白的笑——不像是讀者那種熱情坦白的咯咯笑！讀者們大約不需要你們的男朋友被像黛瑞茜這樣的大聲吸嘴吧？也許，您願意？

二

說到坦白的熱誠，我們由凱弗蘭赫林和雷米倫的初會可以見到，那簡直是太富於情感了。

凱和她的未婚夫巴倫巴納考正緩緩的開着汽車從鎮的新居出來，突然一條大漢在道路正中冒出來，只有幾碼前，像瘋狂似的搖着兩隻胳膊，巴倫猛然關了車閘。大漢忽然急忙掏出一隻大手槍又一溜煙跑了。

「天呀！」凱大呼，「這人瘋了！我們叫着警察吧！」

「不用！」他不同意，「他沒有瘋，他正打路上什麼東西」。

他們又緩緩的向前開——看見一條七尺長的虎尾蛇三個子彈穿進肚子！「歐！」當這位少年帶着槍走近車時凱抓着他說「我認識您，您是雷米倫，您住在我旁邊」。

「對啦」，米倫微笑着說，「我也認得您，您是凱弗蘭赫林，您住在我旁邊」！真的，凱和雷住住了好幾個月近鄰這才頭次會談，面對面的，誰能說這不像演劇？

三

保羅穆尼和格瑞塔嘉寶在荷萊塢住多少年沒有會過。他們雖不認識，可是去年有一次同作歐洲休養生活，同時又都光臨到瑞典。在某夕劇院中，保羅夫婦來到嘉寶和他兄弟面前，這兩位大明星自然彼此立刻認識，可是嘉寶猶疑不決是否要有認識的表示，因為嘉寶是向以冷淡著名的，但是出乎他意外她走到他們面前介紹她自己和他兄弟。

「我希望您不怪我冒昧，穆尼先生」，她神經質的笑着說，「我早就有心會見您告訴您我是如何的驚異對於您在「左拉傳」中的出色的表演」，她又微笑着說，「我是一個熱烈的穆尼迷」！

「我」保羅穆尼又恭敬回道，「以前永遠是一個熱烈的嘉寶迷，現在還是，將來也是」。

四

提起嘉寶，使我們想起他和弗瑞德巴賽羅密的初次相見，一位導演給他們介紹，嘉寶伸出她的手溫柔的握著弗瑞德的。一會忽然她轉下她的頭在他的頰上親了個吻。弗瑞德羞得臉紅了，他回家後那天晚上把前後經過全寫在日記上面。

「我希望」弗瑞德放下筆最後結束說：「人們不再寫一些壞話或是對嘉寶作壞為感想或是其他壞事，因為她太甜膩了——甜蜜得像一束新採下的紫羅蘭！」

並且她對她所喜愛的「是這樣和那」。

五

可愛的一天偉大的一天在莎麗波兒燦爛的生活史上，只用了五分鐘工夫一段簡單的拍照，她完成了她事業裡最艱難最精妙的歌與舞的節目，抱着她電影裡主要洋娃娃之一，瑪克羅爾作一位從頭到尾的旁觀者，當瑪麗恩而觀時，莎麗將錯綜的踢踏舞和片中偉大的最後一曲，都大功告成了。

這是她第一次會見世界上會首屈一指的大紅星，她給莎麗買了五磅一盒的糖果，上邊站著一個白磁美麗的洋娃娃。

後來，瑪對人說「那真是我生活中的奇遇——會見莎麗，我打算了好幾天我要穿什麼衣服！最後我決定了我更苦惱——我苦惱我對所愛的電影明星要說些什麼！我默想好一套甜言蜜語可是我竟看見莎麗時——得！那些甜言蜜語全離我而去了。要我的命！也記不起一個字來，我只出其不意的攔著了莎麗緊抱著她——在一隻耳朵旁小聲說，「歐，你這個可愛的小孩子！我就愛你！」

六

安蘇瑪機巧的佈置一次會面為她所喜歡的一位明星，瑪培尼特。那是在雲中舉行的，在飛機中！好多年了安要見瑪，可是瑪永遠不湊巧遇見安，她有點失望了。

一天，出乎意外的，安聽見一位演員跟另外一人說瑪培尼特明天要坐飛機到東方去，安於是喜氣洋洋，她急忙證實那話果然看見瑪正離開伯班克飛機站。她也在那個飛機定了座位。因此在這往來大陸間的飛機上，安坐在瑪的位子旁，親密的介紹了她自

己。兩位女郎發見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和事物，她們的友誼一日千里的增加，現在已成好友。

有一次慶祝會小 Virginia Wiedler 也是這樣，約翰巴里穆特別的去到他的工作室中，問她是否還記得他，她的回答是，「不十分清楚，你知道我會見的人太多了！」約翰臉紅了又忽然大笑。「好寶貝昆妮亞」，他很沈思的樣子說道，「你三歲時我們就在一起演電影我還記得你不脫那小白褂子你母親罵你後來你大哭！」

「我那時一定很沮氣，寶貝昆妮亞噙噙的笑，不然就是我太愛那小褂了！」
「不是那樣」，巴里穆冷笑道「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你說不願帶出你的小花襯裙！」
這次該寶貝昆妮亞臉紅了——她果然！

七

談到巴里穆想起他一次會見嘉寶，相逢在拍「大飯店」時，一位導演介紹他們嘉寶微笑說，「好像我以前聽見過你的大名，巴里穆先生！」一點不難為情，巴里穆回道「很奇怪，你的面貌對我似乎很熟悉，嘉寶小姐！」電燈和開麥拉已經擺備好了為他們的首次晤談，他們該坐好了，忽然嘉寶招呼停止進行要求換座位。導演欲明其所以：

「因為……嘉寶笑着說，「巴里穆先生的半面孔沒有對着開麥拉，為何這樣著名的半面孔在面前不利用呢？」（編者注：巴里穆半面的輪廓最好看）

這天，約翰懷疑他是否受了欺騙。
巴里穆又有一次遇見大文豪喬治蕭伯納，在會見這名作家時，約翰很有禮貌的請求他簽名在他懷抱小女孩的簽名冊上，蕭拒絕了！「不成」，他說，「如果為你的去世的九十歲的祖母，我可以同意！」約翰後來說那是他一生中最難為情的幾次的一次。

後來，也許藉回轉心腸，巴里穆接到一本他的著作並且簽着名：「送給約翰巴里穆先生的小寶貝，她聲音第一聲就是喬治蕭伯納（的簽名）」。

八

克勞黛克爾柏和康絲頓培尼特第一次交談在荷來培醫生的小接待室裡，她倆在屋中對面而坐，都在看一本雜誌。當然，她們彼此誰也知道誰，可是誰也不好意思先開口，最後克勞黛再也忍不住了，她把書一扔大聲喊道，「聽，我的名字是克爾柏我在電影界作事！」康也眨着小嘴笑回復她，「我的名字是培尼特我父親常服務於舞台！」因此全會意而大笑，握手，定好第二天一塊午餐。

九

繡花針落在寂靜的地上會作雷鳴，格勞愛史德生的冰酒宴上瑪麗碧克爾和雪爾維飛來伯（從前的阿赫來小姐那時的飛來伯太太）首次會談便是這樣。荷來培的女主人們沒有給前者和道格拉斯飛來伯太太介紹，但是一會這兩位美麗動人的女士面對面時，她們都微笑了，握手，互道贊詞，她說她美，她誇她漂亮！那時屋中空氣有些可以覺察出的緊張，而她們倆完全不知道，這也是一幕不免有舞台味的會面。

再者，道格拉斯初次朝見一位國王，西班牙，那是好多年前了，道格正在學習宮庭禮節，書寫記憶一套他所不慣說的文繡繡的冠冕堂皇的頌詞，國王像偵探發見賊似的看見了他，跑過房間，兩手緊抓著道格，把他的兩學如狂一般的舉起又落下，撲著純粹的英語：哈囉，道格，老朋友，怎樣？告訴我些我要問你的！「菲蒂阿柏克兒 Fatty Arbuckle 怎麼樣了？」

泰山的「生活」

影壇猿人的軼聞趣事



SERENA BRADFORD 作
憶 羅譯

活的動態，大約在過去介紹他的許多文字，也許沒有這篇完備吧：

一位光滑褐色紋理清晰的臉，打着整齊的領帶，雄偉的體格，穿着可身的衣服，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游泳家，約翰·韋斯摩勒。

自然，他寧可游泳比吃飯還要緊，因為這樣約翰纔成為當世最著名的，在泰山影片裏，無論任何的地方都是最優秀的游泳家呢，除非你忘了他能夠博有五十個游泳和入水式的獎

「呵——咳——喔——呵喔！」
「呵——咳——喔——呵喔！」

啊！泰山來了！

泰山這個名字，無疑地，成為韋斯摩勒的代名了。他雖然不是真的泰山出現，至少，一般電影迷認為一而二，二而一的。

是的，在中國這幾年來，金礦學泰山叫黎錚學泰山叫，甚至於韓蘭楓也學泰山叫，在學校，在游泳池，到處可以聽到泰山的呼聲，泰山對於人們尤其電影迷的影響，真可稱廣大了。好了！今天我們將來介紹這位萬人景仰的韋斯摩勒日常生活

牌；在世界運動大會，在任何地方他獲得世界游泳速度的最高記錄。

「當我參加一個集會的時候，我一天在攝影叢林工作完了，我要休息」，泰山很懶的說：我不要我在水底停止呼吸多久，我不願意跳過這個樹梢又穿過那個樹身，在一幕影戲裏要忠實——那實在是一種麻煩的工作。

就是在荷萊塢，人們也不能把約翰和泰山分別得特別清楚。他穿着鞋時是六尺四寸高，重一百九十磅，懷然超凡的十全體力，偉大骨骼是很文雅的，他是那麼完美適合扮演泰山一樣的神氣，使觀衆於不知不覺之中認為他是一種人猿了。但

是，再沒有別的人猿能夠在桌上用刀又是如此的整齊了。他看不起芝加哥大學的教育，在家裏同猩猩玩，他以為比打高爾夫球還有趣呢。旁人都以為他要在荷萊塢山中用弓箭獵取食物，把石英刀向老鼠的胃戳進去，就這樣割出他的早餐。但是，他不是。

時常的在正式大議會上，厨子聽了女主人的吩咐：在泰山面前放上一個生排骨，自然的；她的本意並不是捉弄韋斯摩勒，可是，參加這個議會的人們都很奇怪：他為什麼不拿起生肉吃下去呢？

「呵！我雖曾吃過韃靼人的夾肉麵包，可是這時是在新式的飯店。」韋斯摩勒說：「時常有許多人都這樣做，拿半生的野鴨給我吃，但是我那能嚼一大堆生牛肉呢！謝謝吧，我也從來沒有生存過一個生活金魚。」

「這是另一件事」他堅決的說：「他們希望我吃飯用手和自造的匕首（在泰山影片中常見的）武器」。他笑了。他說話有一種安詳沉重的聲調，和一種優美的鍵子在內。

「再有一件事」泰山又續說：我每日的生活，並不和虎攪幾回跤或同犀牛角力，或者給獅子下巴搔癢癢，但是，野獸是很好的，我愛牠們是真的，但須有相當的限度……」

有一次「飛南多」有個山中牧場，很客氣的請泰山在那裏吃飯，可是在開飯之先女主人把他領到黑院子，這院子四周是墻垣，黑暗的很，只有很黯淡的光線從客廳中發射出來，女主人開了大門，後退了一步把韋斯摩勒推在前面，在這一剎那向，忽然聽見一種可怕的噁喉聲差不多來到泰山腳底下，他正在不知不覺中大門又關上了，驀地在面前有兩個忿怒的凶猛的東西向他咽喉撲上來！他敏捷的閃開。

「這飼的是什麼？」摩勒問道。

「他們是……」這女女主講的很漂亮：「兩隻南美洲的虎，性情很凶，但是知道泰山愛惜動物，牠想像或許泰山願意進籠子裏玩玩……不要緊」。



電影泰山的三隻小豹，性情溫柔，泰山很喜愛牠們

泰山很堅決的說：「我到可以在籠中看牠們，牠們是很好看的，但是，我並沒有特爲要同牠們玩耍，不，我到不在乎餵牠的肉搏……」

「當我社交和虎子混在一起，」韋斯摩勒說：「但我想知道這事是誰主使的。」

還有一次在議會上，泰山很詫異的看見一個大響尾蛇盤踞在地氈上，看大家的意思，很明顯的他們想泰山也如同在影片裏似的和蛇親近一番。但是，韋氏很深奇他們如何的把這樣大的響尾蛇帶到飯廳，並且掛在他要坐的椅子背上盤據着。

按事實來講，韋斯摩勒在每日過程中得到很充分的野獸生活。不久以前在「富羅力達」省攝泰山新片的結果；在當地他所遇到的蠻荒生活是決對豐富的，大部時間都是游泳節目——差不多全在水底下。

「我游泳的地方不是在湖中心，是在水源的出口處上邊，那裏有的是鱷魚，牠們決不擾人，我想除非你在後面追逐牠——那我們不能夠的。」他說。

當他們（按此係指泰山和「小泰山」而言，青年的約翰，西福迪是紐約舞台界的人物，他扮演電影裏泰山之子，小約翰可稱爲著名的兒童體育家。）在一起拍片的時候，就是小約翰，西福迪也不能避免對泰山的好奇心；他打了泰山一下子，他試他是否真地和影片中的泰山一樣的兇猛？

韋斯摩勒說：「從象的背上跳下來這種動作，是一種危險的事情，當我在一幕荒野影片裏，我不知怎樣的在粗厚的象皮上把腳指甲弄下來！使我在床上過了兩天，因爲醫生不准許我再用我的腳——即或必須也不能——等到我回到攝影場中仍然覺得有點酸痛。」

「那個孩子（小約翰，西福迪）在一幕劇中應當掛在我的腳上，當我在樹枝之上飛來飛去時，他已掛好了；我會經受傷的腳痛了！是的，先生！他故意這樣做的。當我喊出來時，『呵！』他像瘋了似的笑起來，我告訴他受了傷，掛在別的路上吧；他笑了起來沒完，他向我頑皮的說：『泰山是不會受傷的！』……」

這樣，我就把小西福迪的頭髮抓住了，往後一仰把他倒在地上。

好啦小子！「如果泰山不能受傷，那麼小泰山也不會受傷呀！」我（韋斯摩勒）說。

這孩子又笑了，可是等下次我們在樹枝上搖來搖去時。他就捉住我那隻好腳了。

小約翰，西福迪喜歡「福勞瑞」河中的幾幕游泳，特別是我背着他在水中游泳的時候，我恰好又捉住一隻大龜，那龜的性格很堅強，小西福迪捉住我，我又捉住龜——我們都在水底下——龜儘力往水底走，我還得騎在龜背上抓住牠

的鼻子，這樣的強迫牠，才能把牠領到水面上來，我們費了很多的事但非常有趣的，可惜這段幕景，開麥拉不能統統收入。

一般青年小孩，也是常常把我認為真的泰山的，他們游泳比賽。

雖然喜歡我，但有時也好像怕我，有時覺得我好玩，才向我握手，我注視這些小孩子們的臉時，他們的眼睛好像好像注視一個奇怪的動物一般的看着我，我舉個例子吧，我在最近才搬了家，住了還不到一個星期，隔壁的一家小孩就自造了一座樹枝屋子，他要我教給他怎樣跳來跳去。

不久我接到一個生人的一封信說：「他的兒子為模彷彿泰山的事件而折傷了他的手臂，我要告你了……」。

等到我到海濱之後事情就更多了，因為我的長髮，很容易被人發現，小孩子們遠的近的都來到了，蜂擁的圍上我，他們叫我看他們游泳的技術能游得多麼好，他們也要



泰山在山園裏，和他自己的幾個小兒相摸戲，可見他。
平日也看過十幾隻野獸生活。

我去表演能夠多遠就泳多遠。

這不是他們尋我的開心，這是他們對我的好奇心。

有時候，青年的小孩子發了很大的野心，他們之間，實行

幾個月前曾發生了一次：兩個男孩在海濱比賽游泳，不意為好勝心的趨使，被波浪捲到大海的深處，幾幾乎！他們不能回去了。無疑地，他們已經筋疲力盡了。

韋斯摩勒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就立刻去救他們，如果他們能冷靜地想一想，他們知道那位世界最快最有力量的游泳家來救他們時，我想這孩子雖在淹死之前也要足滿他們的目的呢。

泰山在波浪中捉着一個孩子帶回來時，把他綁在防浪堤上，他急忙的又去救第二個孩子。（綁的意思就是把那孩子的臂交叉的綁在樹上，支持着那疲乏的青年）兩個人終於都救上來了。

有的人因為被這事嚇得永遠不再入水了！韋斯摩勒帶着煩怒的神氣說。一個游泳者沒有一點把握和遏制是再壞沒有的

了。

因為泰山能夠長時間潛伏在水底（他能在水中三分鐘不呼吸）就有一般孩子仿效他，甚至於失去了知覺，泰山跳下水去救他上來，諸如這些事情，都使泰山不高興。但是，我們不能不說一般泰山迷是受了他的影響啊！

韋斯摩勒又說：

「每當我一天的工作完了，我從最後一棵藤蘿垂下來，跳到最末一枝樹後，我買一份晚報，一角冰琪凌，回家去躺在牀上，一面看報一面吃冰琪凌，再來一杯芬芳的諸古律喝下，在這種生活的刹那，一切世事皆置之度外了。」他足滿了。

北京華洋廣告社啓事

本社承辦中國文藝月刊廣告暨推銷事宜，請各廣告刊戶與代售本刊書局逕與敝社函洽為荷此啟

本社地址前內司法部街鑾輿衛夾道二十八號

電話暫借南局二八二三號

音樂家及其年齡

古來被尊仰為樂聖的許多大音樂家，關於他們年齡統計起來可分如下兩組：

早 逝 組：

修比爾特	三十一歲
莫柴爾特	三十五歲
因德爾遜	三十八歲
蕭 朋	三十九歲

長 命 組：

費 巴 哈	六十五歲
亨 特 爾	七十四歲
亥 敦	七十七歲
貝 爾 列	八十七歲

音樂家固然有早逝的和長命的，到底他們對於音樂最好的創作是屬於什麼時期呢？關於這個問題是很有研究的價值。據美國的心理學家「烈曼」博士研究的結果，發表如下的談話：

「音樂家的一生中，四十歲前後為壯年期作品總比老年時期為多。但壯年期的作品多屬於華美高超趣重外觀上的；老年期的作品恰和青年相反，即性格圓熟的作品多係深重壯嚴，注重悠々的餘韻。古來有名的作曲家，其有名的作品大多屬於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之間所作，但是近代的美國作曲家却異乎前例！都屬於六十五歲至七十歲之間最能作出美曲。可見美國人近來的精力與生活力多麼強大了！」

阿美利加婦女關於「美」的消費

每年二萬萬六千一百萬元的美金都是爲了她——美——

詔 譯

我們知道美國，她用了美麗的玫瑰

花和滿佈着條紋和燦爛的星點的旗幟，

做她的象徵和代表，這都是含了極深刻

的意義，因爲現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裏

的女性美，沒有再比她們能夠充分的表

現着他本國固有的色彩，我們每談到美

國的女性，她們那可愛的面龐，和她們

那健美的姿態；都是值得我們稱讚的，

並且和美國的公路建設，教育制度，有

同等的聲價煊耀於世界上，在美國每位

十幾歲的妙齡少女，都從她的鏡子裏來

得到自己初步莊重的評價，並且預定自

己將來可以變成一位醉人的女郎，所以

她不斷的在增進和改造着她關於美的前

途。

阿美利加的女性美，並不是純粹呆

板的外表美，她們是借助了不少的學識

和經驗，來成全了她們富於靈性美的典

型，美利加的姑娘！美麗的皇后！無論

她是金髮碧眼的女郎，或是褐髮烏睛的

少婦；不管她身材的大小；生長在城市

或農村都有她們特殊美麗的風格，這種

混合血統國度裏的女性，絕對產生不出

呆板而無生氣的結晶，所以阿美利加之

美，是充分的表現着生命和活動性。

有人稱讚着她們說：美國婦女的美

是天然的，這並不算完全的錯誤，可是

我們要知道，她們大部分的美麗，是每

年消費了二萬萬六千一百萬元美金裝飾

出來的，她們是受着好萊塢這座美麗的

燈塔的指揮；她們知道現在銀幕上誘人的面孔，是美的藝術的綜合，觸人眼光的睫毛；超過自然美的香口；用巧妙的技術美化的面容；這一切的一切，她們時常在想：這種精美的化妝術，假若適合於明星們，就不能施於我自己嗎？

美國的婦女有很大的勇氣和決心，

去嘗試關於美的一切，假設有一點不適

合美的地方，她就努力的去改造，她們

的眼睛是時時刻刻的在注意着自己的

美。譬如當她們出門的時候，只要忘記

戴上自己的帽子，她就抱了無限的遺

憾，認爲是失了她的美素。所以她們無

論是在旅途上或散步於滿列着棕櫚樹的

海濱，總是戴着她們那美麗的帽子，掩

映於大自然的景色中。因此我們在阿美

利加的全處，都可以發現她們一顆愛美

的心。廚房裏的烹婦，都是披着可愛的

捲髮；雜貨店裏的女孩子，爲了聖誕節

的來臨，也打扮得清香郁馥；坎薩斯

(Kansas) 農場上的村婦，爲了星期六

晚上到影院裏去，也修飾得和紐約人到劇場裏去的裝束一樣；還有旅館裏臥室裏的使女，她們也用了塗蔻丹的纖手，來替你整理床被，由這幾點看來，美國的女性美，是在到處表現着。

在阿美利加的國境裏，有十萬家售賣化妝品的商店。不過在這裏配稱得上『商店』二字的，顯然是規模宏大，而在美國婦女的眼光裏能得到讚美和信仰的。她們從這十萬家商店裏，購得她們自己所需要而喜愛的化妝品。

再進一步說：美國的婦女是不易衰老的！我們看看美國四十歲後的婦女，她們仍舊塗脂抹粉的在裝飾，保持着她們少年的青春。

驚人的消費

這每年二萬萬六千一百萬美金驚人的數目，她們都把它消耗在一切關於『美』的化妝上。這筆金錢的支配，大致可分為以下數種：（以下各項的消耗額是十分近似的。）

——九千二百萬元的美金，消耗在她們的臉上——在這筆開支裏，有三千四百

萬元的雪花膏 (Creame) 和一千三百萬元的洗臉用的藥水 (Lotion) 使她們的臉龐變得柔媚，清晰，遮沒了一切的瑕疵，泛出滋潤而調和的童年色。再撒上價值二千六百萬元美金的香粉，但是她們所用的胭脂 (Rouge) 僅值六百萬美金，因為一盒胭脂的消費時間是比較長一點。此外每年須費一千一百萬美金的口紅 (Lipsike) 及二百萬美金的 (Eye maquill) 塗眼皮的油膏來滋潤她的香唇和襯托她那雙醉人的秋波。

——二千九百萬美金消耗在香水上——這一筆開支，包括各種的科倫香水 (Eau de Cologne) 和盥洗用的香水，以及其

他舶來或本國的香水。它們的價值每英兩自十分起碼到五十元美金為止，（編者按：五十元一兩的香水合我國幣七百元）但是在這二千九百萬美金中，每年有一百萬元的純粹損失，就是從香水瓶

中慢慢的揮發出來，化為微塵而消失了。

——三千一百萬美金消耗在她們的手和腳上——寇丹 (Nail Creams) 及其他使生光澤的油脂物，來修飾美國婦女們的手指和足趾，每年約費一千三百萬美金。她們所最通用的顏色是適度的玫瑰色，和富於健康美的淡棕色。但是最高貴的首推猩紅色。她們對於手指和足趾，都是同樣的重視着，有時她修飾的足趾，炫耀得更能引起人的注意。

此外還有一千八百萬元手足所用的香膏和盥洗藥水，來增進她們手足的柔晰和光潤。不過關於這項的消費在全國因為氣候和水土的不同，是有很大的變化的。

——三千五百萬美金消耗在她們的牙齒上——美國的婦女們有一口好的牙齒，是早已聞名於世界了，這是她們每年費了三千五百萬美金博得如此的美譽。但是這裏所說的三千五百萬元，是專就牙

三位時代女性

在美國，上午九點鐘的時候，在任何的場所，有許多青年的婦女們都在等候着升降機。最使我們敬佩的，就是這些青年的婦女；她們用了自己的勞力得着很優越的薪俸，而自己又很聰明的把它花費在服裝上。因為她們知道衣飾可以成全她們的人生。

在這幅攝影裡，前面的一個（仰面上看的），是一位富於談諧的優級醫官員；她費五十元的美金，從弗藍克林，西蒙（Franklin Simon）公司製得她那福沙呢（Fuchasia）的外衣。第二個是一位任有宣傳工作的業務者（回頭笑的），她這套呢裝的外衣是費了七十五元美金購自羅塞可斯（Rusack's）第三，是一位時代編輯的助理員；她所穿的那身嘩嘩呢的外衣（約六十元美金）昭勝雪梨式（Sally Victor）的氈帽，是從瑪耳諾西號（Martha West）選製的。



膏和牙粉的消耗來講，並沒有把牙刷費計算在內，如果我們把飾美的工具都包括在裏面，那就沒有範圍了。我們專就她們所用的牙刷再概計一下，每年大約須三千二百五十萬把的牙刷。

一千二百五十萬美金消耗在她們的頭髮上——每年用一千萬美金的梳洗費來保持着美國小姐及太太們的頭髮的清潔，無論她們自己去了工或到美容室裏去梳洗。此外還有一千萬美金的燙髮費及五百萬美金的染髮費。

一千九百九十九萬美金爲了身體的美——美國浴室的設備在它的本身上有無上的價值，全國浴室的總數和每人洗澡的次數，可以超過世界上任何的國家。她們在每天開始生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水龍頭下的水聲裏。在美國的任何處，我們可以常常從電話裏聽到一種慣例的答

話：『我可以替她接電話嗎？白蘭克夫人正在洗澡呢！』

凡到美國的旅行者，對於她們浴室印象的深刻，不亞於插入雲霄的高樓，我們在美國的各場所，旅館，或高等的列車裏，到處可以看見浴室內發光的磁磚和金屬的浴具，每年共計有八千萬美金專爲了浴室的設備。但這個數目並沒有把水管鉛管等關於機能方面的裝置計算在內。

專就關於入浴美的一方面來講；美國的婦女們用了三千二百萬元美金的肥皂，來保持她們身體的清潔，還有二百萬元的香鹽和香料，投在阿美利加的浴盆裏，當她們浴完之後，又撒了八百萬元美金的香粉在她們的身上，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婦女，在浴沐的時候用消毒的藥物，就消耗在這消毒藥上的金額，亦得六百萬元，其餘的一百萬美金就把它用在去毛的藥膏上了。

請閱華北大眾唯一小型消遣刊物

立言畫刊

編排新穎，印刷精良，材料異常珍貴豐富
每週一冊，每冊四十頁，定價只售一角六分

歡迎直接定閱

社址：北京宣外椿樹上三條，電南七八七號

天津分銷處義興交界大安街新德棧光明書報社

濠洲沙漠探險隊

濠洲北部的「森布遜」沙漠是人類未曾印過足跡的焦熱魔境，所以頗喚起了學者們的研究心。果然這次濠洲亞德烈大學地質學助教瑪地甘博士毅然決然地站起來，實行實地調查；他率領着許多植物學者，土壤測量技師，無線電技師，照像班等人物，騎馳十七匹的駱駝，載了七百五十加倫的清水，想要踏破這二百五十英里長的熱焦地獄，實行空前的大探險。這次的冒險能否成功而齊奏凱旋，各方面都很深切的注意！



倫敦之夜，僅是供貴族來消磨；紐約之夜，不過是金錢乏味的追逐；巴黎則不然，無論貧富，都可以來享受，雖然有等級的差別，總可以乘興而來，盡興而返！

太陽漸漸西下，奈氏大將 (Marshal Ney) 的遺像舉着指揮刀還在那裏鼓勵他的軍隊，輕輕的薄霧把他罩起來，好似說：『請您歇息歇息罷！時間不早了！』

穿破制服點路燈的夫役，手拿長竹竿，嘴裏含着半枝雪茄煙，一邊走一邊燃起街旁的煤氣燈，他是快樂使者的先導，象徵着快樂之夜，降到人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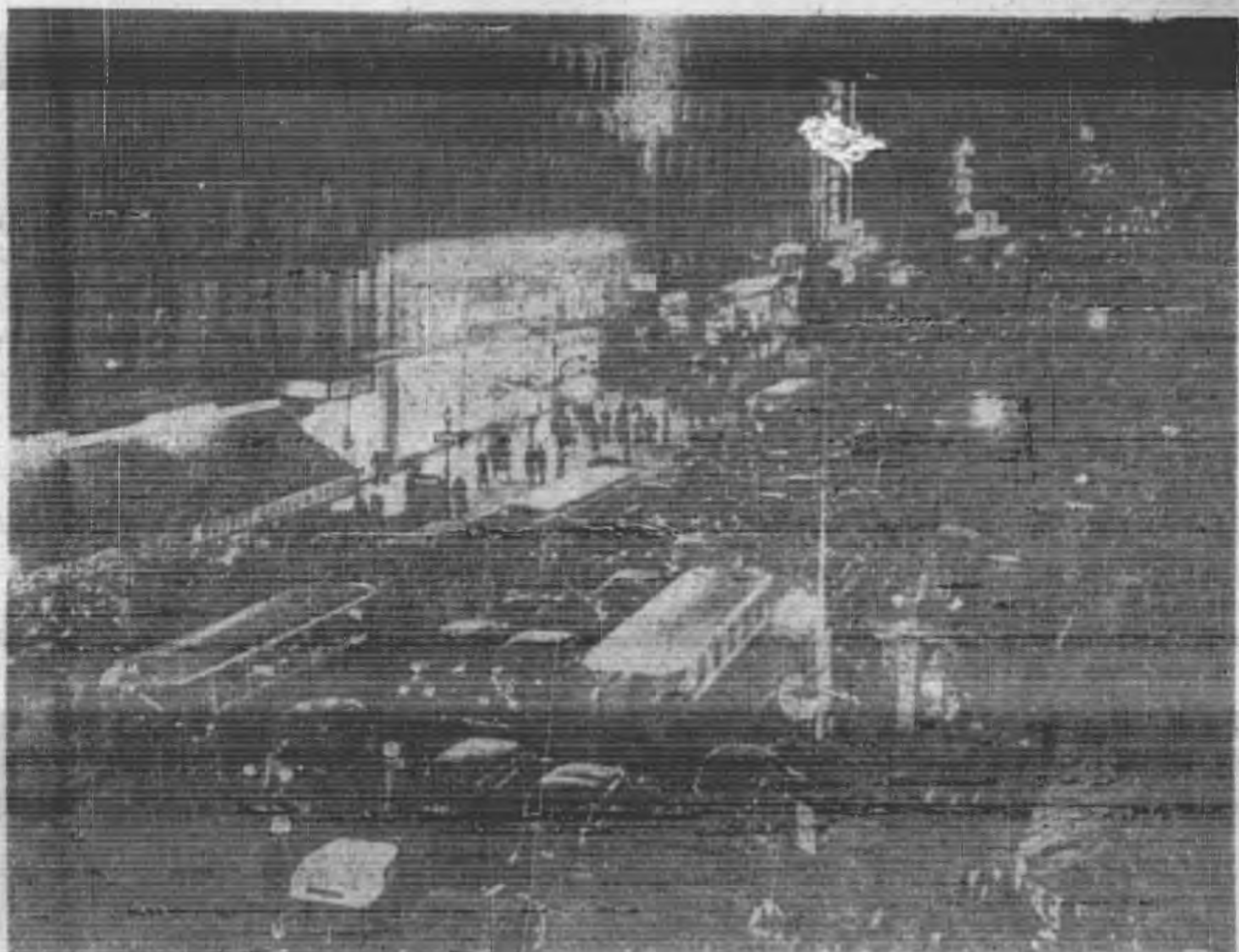
著名的巴黎鐵塔巍然的站在那安靜的塞納河上，偉大的塔影反

映在河中；好似初戀的少女，芳心中深深的印着她崇拜的英雄，雖然風吹浪動，而始毫不消滅。

著名的鷹式建築，指示出標準時刻，電燈排成字母，在大厦頂上繼續的報告一天的新聞，各商店公司門前的霓虹燈，都放出各種顏色的花樣和文字，好像馬路上拉客的野鷄，擠眉弄眼，爭奇鬥艷，爲的使過路人注意。

巴黎中心的大劇院門口附近，已經堆滿了人羣。有的是等候公共汽車，有的是等候購買較好座位的戲票。這時大街的汽車越來越多，一個接連一個，來往成行的跑，遠看好似幾條大黑蜈蚣在那裏賽跑。四通八達的道口，都用兩行大鐵釘子釘在馬路上，橫過馬路的行人，必須在這兩條鐵釘中間走過，比較上白鉛油或是白漿經濟多了，世界上任何都市的車輛也沒有巴黎的多，那些穿深藍色制服的警察們，很安詳的，客氣的，指揮潮湧似的車輛，和如蟻的人羣。並且那白色的指揮棒，很少敲在人的頭頂或身上！

大街兩旁行人的道路，寬得和小馬路一樣。咖啡館把上油漆的小藤椅子，小圓桌都擺在道上。無論冬夏的擺着，無論冬夏的有人坐着，閒談，閒眺，要他一杯咖啡，或是一杯啤酒，就可坐到半夜，有時鄰桌坐的野鷄的香味一陣一陣的傳來，增加春意不少。



每個人都懷戀着繁華的巴黎，BOULEVARD 大街燈彩輝煌，遊人如蟻。

巴黎普通住的洋樓，並不像北京飯店那樣舒適，若是窮學生，工人住的亭子間，就更苦了！所以普通是不睡覺，不回家，什

麼事都可以在咖啡館內辦。簡直是一個公共客廳。遇見普通的朋友們，絕不請家裏坐，是在咖啡館裏泡：擲骰子，來「奇爾斯」（玩撲克牌之一種）賭東道的也有，在小咖啡館，老闆也有時加入，賭兩隻雞，或是一個野兔，一鬧就鬧到半夜。

法國人喜歡吃，倒和中國人一樣，大館子門前的汽車，永遠的緊緊的排滿。可是那失業工人，整天祇吃黑麩包，住家就在鐵橋底下的有的是。

中國飯館是另一派，外國人都是好主顧，麪包吃厭了的留學生總得去中國飯館解解饑，並且可以認識許多同學和朋友，如果和老板認識還可以幫幫忙分點零錢。

電影院賣票員都是女性，入場後，找座位還說明書女招待都替辦好，可是別忘了給小費！

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樓上比樓下便宜，正和中國的電影院相反，普通坐位，都是代彈簧的絨椅子，或皮椅子，比中國影院的木板椅子舒服多了！

影片還是美國出品佔上風，明星也多，佈景也偉大，比法國出品勝強百倍，法國的片子，大多數是小喜劇，說點幽默滑稽的對白，逗人一笑而已，至于劇情深刻，含義偉大，而不仗着耗費許多金錢所作成的佈景吸引觀眾的片子，有那只看泊來品了。

還有一種專演新聞，和短笑片或炭畫片電影院 (Perninani) 輪迴不斷的演，看完後再看第二遍也沒人干涉，影院內永遠是黑的。如果携着愛人，倒是很好的談愛的地方！

勿阻了。如果到法國不會跳舞，就好像逛北京未曾看見前門樓子，未聽過京戲一樣的笑話。

劇院普通比電影貴得多，如果法文不大好，很難完全聽懂，尤其在唱的時候，有時一齣戲，可以演兩三星期，如微笑之國 (Pays de Sourire) 是描寫法國女子嫁了一個中國王子的喜劇，許多法國人都愛看可是，一部份留學生認為有辱國體。

跳舞在外國是社交之一，法國人沒有一個不會跳兩下的，上至總統，下至清道夫，都有這跳舞同一的興趣，並且也是男女青年交際唯一最好的機會，年幼的兒女，從小就隨



音樂舞臺表演最高的米，羽毛舞舞的熱火的一面。

在著名的大飯店裏，跳舞很早就開始了！跳完再吃飯。吃完了飯再跳，真是樂不思蜀，各國的要人，或是美國的名人，都有，至于那營業的大小舞場到處皆有，更是夜以繼日，風雨明星都可以遇得見。

在著名的大飯店裏，跳舞很早就開始了！跳完再吃飯。吃完了飯再跳，真是樂不思蜀，各國的要人，或是美國的名人，都有，至于那營業的大小舞場到處皆有，更是夜以繼日，風雨明星都可以遇得見。

所！

這是活潑男女青年精神的根據地！也是情場悲劇發生的場所！

着父母參加各親朋的家庭跳舞會，到了青年就可自由參加任何跳舞會，各學校或私人團體所組織的跳舞會，(Societes) 天天

明星都可以遇得見。



歌劇場的女演員，在後台等候着最後一幕的演出。

女人穿着薄薄的輕紗，上半身裸露得愈多愈摩登，男人穿着黑色大禮服，堅硬的白襯衫，把身體緊緊的拘束着，女人袒胸露背是禮貌，男人除了頭和手以外，一層一層的圍個水洩不通，也是禮所當然，真有點說不出來的不合理，然而沒有人反對，沒有人改良，虧得中歐冬不冷夏不熱，如果把巴黎搬到赤道去，這些位Gentlemen準得個個霍亂。

有一種酒館，叫酒把間，(Café)屋子周圍擺滿了桌椅，男女顧客可以喝酒吃點心，至中間鋪有圖案形的地板，十來個舞女，在上面作各種的舞蹈，一邊兒跳，一邊唱，那些舞女們幾乎是全裸，只用花和葉掩蓋乳部和下部而已。悠揚的歌曲，醉的人喉嚨，美麗

的花容，引人的大腿，把所有顧客們，迷戀得魂飛九霄！如果到Music-Hall參觀成隊的美人舞，雪白的大腿，忽起忽落，不知沈醉了多少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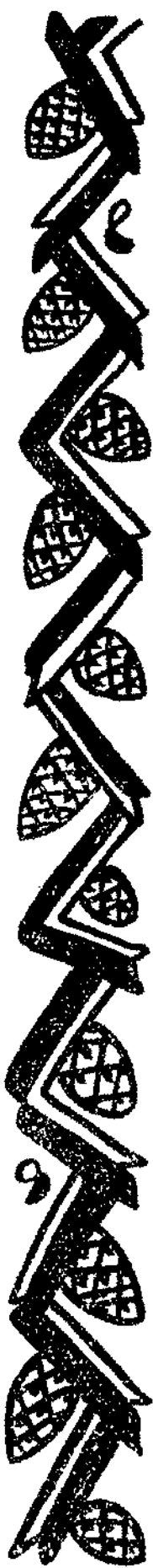
在Folie Bergere劇場，可以到後台去瞧一瞧。舞女化妝室的牆上，掛滿了帽子，和服裝，演員，或是情人的像片釘在牆上，修飾停當的舞女們，等候着上台，鶯聲燕語，吵得天翻地覆，看到那裸露的四肢，好似肉屏風一樣。如果以上各種娛樂還不能盡興時，可以找個巴黎通，逛逛特殊的咖啡館；那裏的女侍，可以陪着吃喝玩樂，如果有意願的話，就可到樓上「那個」一番。

玻璃房子演着特別的新片，男女表演的活電影，都是巴黎的著名土產，並且物美價廉，所以生意興隆通四海，自然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快樂的夜很快的跑過去，興盡歸來，東方現出魚白色了，公園旁邊的菜市，(Les Herbes)正忙着擺好各種菜蔬，果品，和其他食物，等待早晨赴菜市的主顧，送牛奶的，把許多鐵罐子都裝好了牛奶，預備送到各家去。

回來時在黑暗的牆角，或是小胡同內，還可以碰上一兩個艷裝尚未找到客人的老妓女，偷偷的向你笑着說：「親愛的！(mon cher)」

巴黎人愛吃，愛喝咖啡，好跳舞，喜歡看美麗的姑娘，一個英國人對一個巴黎人說：「這太不道德了！」那巴黎人大為驚奇的說：「跳跳舞，看看Café算了什麼，比貴國那些賭博式的比賽(March)道德多了！」



歌 曲 的 介 紹

威 立

音樂是一種最能直接感動人的藝術，我們深信她在整個人類文化的過程中是負荷了一部分教育之責任的，所以人們應正確的把握和發展這個藝術才可以獲得良好教化效果。音樂在中國已失去她的光榮，欲建設我們中國的新音樂，應由一種優秀高尚的音樂來為我們參考，音樂的種類不一，其中最普遍的要算歌曲，因為人們各有一具宛轉的歌喉而曲子又附有歌詞，容易理解興趣的緣故。

優美的歌曲不但給以情感的發揮，而且最能陶冶人的性情，下面幾個歌子，是有她學習的價值，寫在這裏以供愛好音樂且愛好歌唱的人！

悲歌：(Mieie) 此曲是馬斯內作的，古劇 (Los Enimys) 中的附加樂曲之一，這是一八七三年作成的，馬斯內是舊法蘭西派的領袖，其作品都富有法人特有的風味，此歌是他的傑作，但和其他樂曲并列起來，其它樂曲早已被忘掉，然而這曲依然受人們歡迎的。這個歌子使人聽之感覺到彷彿回憶過去的辛福之光景，使人很動容的，是一個很美的歌。

家庭！快樂的家庭！(Home Sweet Home) 此曲是普羅於世界的歌曲，歌詞是貝黎作的！這個歌子是一個流浪在外的人思念家的情感歌！

寒鴉：(The Crow) 此曲是德國大作曲家舒伯特作的，把寒鴉看做表示惡兆的思想東西。此曲是「流浪者」的伴侶，我們聽見旋律和伴奏的齊奏，就可以聯想到舒伯特的寂寞的感想！

慈哉馬利亞 (Ave Maria) 此曲是家喻戶曉的名曲，因宗教關係，古來作曲家所作的贊美馬利亞歌曲甚多，其中最富有熱情和宗教意調的要算這曲。

當☆在靜夜裡 (Oft in the Silly Night) 本歌的作者是愛爾蘭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一位著名詩人，而不是一位音樂家，只是一個音樂的愛好者，但他歌喉有一種魔力，當他在唱他自己所作的歌時，(講有時是自己作，有時是自他處選。) 當是將聽衆感動的流淚，有一次一個女子聽他唱歌，感動的竟然暈倒，他歌音內熱情的流淚，可想而知，本歌是他最喜歡唱的！

與我同居 (Abide With Me) 此歌詞是英國一位著名的聖詩作家的，一生中的工作大半是在水手與漁夫中作傳教的事業，這個歌是在他未前死不多時，寫出來他的「如夢人生匆匆即將告終」而作的，作詩者是世界上五個偉大的聖詩作詩家之一，這個晚間聖詩，甚覺唱起來固然可以領略到無上的慰安與神聖的情感，就是非基督教徒或無神派，若莊嚴的唱時，心中也要發生一種莫明所以感覺與悲敬，音樂感人！是如此之深！

夏夜繁星 (Stars of the Summer Night) 美國的詩壇騷子朗佛洛 (Lou Bellows) 在他的「西班牙學生」中有一首夜曲，就是本歌的歌詞，後又經烏柏瑞 (Wolshurst) 配上這個非常幽靜動人的譜，遂成爲世界各處學生全都愛聽愛唱的一個夏夜歌了。

(完)

● 髮之新型 ●

小姐們：

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就是現代流行的頭髮樣式，漸漸的往上升了。如果妳腦後沒有好看的髮邊，可以不必一直的往上梳，應當怎樣想法做出一種更動人的梳法。

我們在本期貢獻給妳四種好看的髮式，並且不要以為梳這樣新式頭髮就不能戴帽子，我們在這裡正要妳看看圖中新式帽子下邊是什麼樣。



(一) 捲雲朝天式

把兩鬢和額後的頭髮，直往上梳，但兩鬢上梳時須做一平型，以免下落和散亂，腦門中間和耳上邊三個髮環，樣式既大方更富於單純高貴的美感，尤其夏天做這種髮型，非常利格涼快。



(二) 半超式

把複雜的頭髮燙蘇平鋪的依着脖項變起來，再配上寬平式的金項鍊，十六世紀風格的小鏡皮帽，羚羊皮帽帶結在脖兒上。

(三)

後流線式

這種樣式是美國理髮設計所的技巧師昂士發明，一排捲髮橫跨過兩耳，兩耳和頂上變成排排的髮環，頸後梳成平滑樣式，配上「珍珠惹德」不頂水手帽，這是李爾伯的設計。



(四)

柔線式

名髮師保羅有的設計——頭髮一卷一卷的往上梳，捲成圓環，要波紋式的往上梳，不要一直的推上去。最好戴「雙季姆」葡萄酒紅色的寬帽，大寬車髮帶。



現代繪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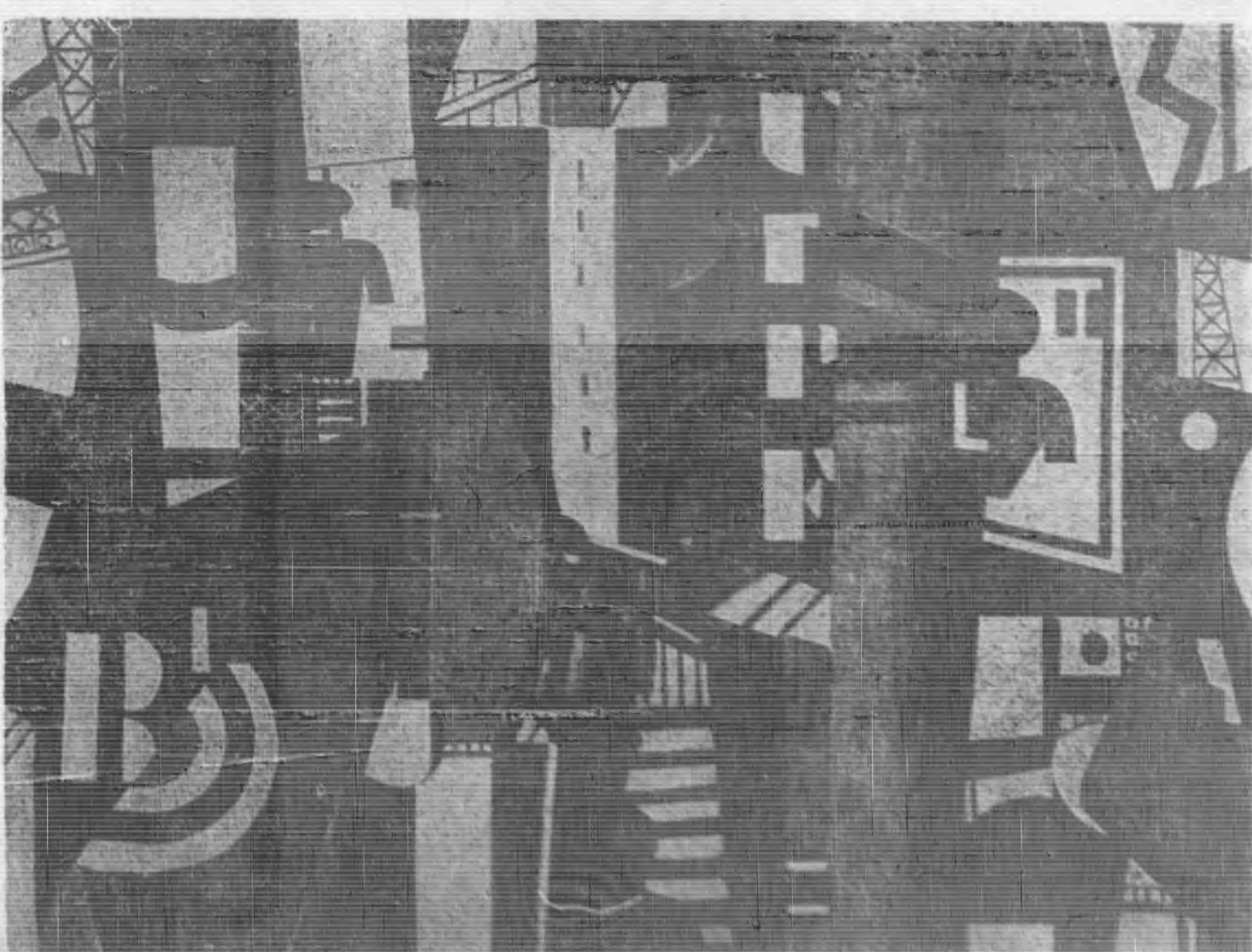
介紹立體派兩代表作家

立體主義的繪畫，一千九百十年創始於法蘭西，它是由後期印象派形式的側面特殊發展而來的一種畫派。

立體主義的中心意識：它想把形體的本質，由唯物精神的認識自然，把自形的形體分解為根本的形（如三角，四方，圓形……等）來在畫面上重新組織，又用科學的合法性來支配這組織可稱為一種抽象的藝術。本期所載的，是該派著名的大家「畢加索」和「雷哥爾」兩氏的作品和肖像。這種派繪畫作品，本刊搜集甚多，俟當分期介紹。

帕比羅·畢加索 (Pablo Picasso)，生在西班牙，今年五十八歲。他的父親是一位西班牙的調查教師，母親是意大利人。畢加索這個名字就是取於他母親的氏系，他是近代藝術界中一個傑出人才，他的繪畫作風，雖經過了幾個時期的轉變；自伊勃，柯古 (El Greco) 至塞尚 (Cézanne) 及恩格爾 (Ingres) 中間的幾位藝術家，對於畢加索都有相當的影響。

他從事於繪畫，使他在巴黎得到很大的財富，所以能使他很舒適的悠遊在巴黎的「天象園」，非洲面具舞和古代六絃琴的生活裏，本期刊登他的照片中上部的時刻，就是他個人的作品。



作索加畢

(一) 帕比羅·畢加索是近代畫家中的偉大的試驗者，他曾經歷過自稱的「寫實派」至完全的「非寫實派」中間各個時期，「三樂師」是他在全部歷程的中期稍後時期的作品，我們在這幅作品中裏，可以很不費力的分析出來是三個人，自左至右：一個是正在演奏着「梵亞林」，一個是正在吹着銅笛，最後的一個是在拉着「手風琴」

這幅作品，是一九二二年作於「芳吞布勞」Pont-Aven，張幅甚大，在一九三六年，英國「人生藝術陳列館」花了一萬一千元的美金，從瑞士有名的「瑞布爾」藝術陳列館得，這



作爾哥雷「市都」

雷哥爾曾將他這幅作品展覽在歐美各大都市，後來被加波汀氏從這位「象徵派」畫家的手裡直接購得。這幅作品，比較畢加索的「三樂師」更進一步的表現着寫實主義，他企圖將巴黎都市的風光，從都市的物體和人物在機械的分割裡表現出來。此幅畫面的中部樓梯上，是表現着抽象化的兩個人，據繪畫的全部而言，我們僅可看見洋傘，樓梯，商業的招牌等物片斷，在圖裏的右上部就是伊立夫 (Eiffel) 塔的一角。

是那個陳列所裡面最大而且最有價值的一件收藏品，從歐戰的幾何形圖案裏，如圓形，正方形，與角形顯示出效力的企圖，使這幅繪畫變成爲畢加索立體時期的偉大作品。

「立體主義」是象徵派的初型，後來漸漸的將實物完全拋開，例如在這幅作品裏，這位置要的「西班牙」畫家在人體各部分以及樂器的表示上，具有莫大的自由，於片斷的分割中加強動作。更可注意地方，就是那位「梵亞林」的演奏者，他的左手異常的小，在這一點看來，足以爲抽象化的說明，畢加索以及仿效他的人們當其繪畫裏的手，頭……等處，佈滿了整幅的畫布，但是最後竟至於完全失消，僅僅由形式和色彩的配合裏，透出其各部分的效力。

(二) 費市德，雷哥爾 (Fernand Léger) 費氏與古拉克及畢加索都生於西曆一八八一年，他是諾爾曼 (Norman) 人。他父親是一位操收音業的中產階級，他最初不但是製工程的圖案師，後來又改業爲攝影的修版技術。歐戰前他是一個象徵派的畫家在這方面的成績，造出了不少光榮燦爛的紀錄。他曾兩度遊美，在巴黎近郊某鐵路附近，具有一所寬適的別墅；是一座諾曼式的農園，在這裡他並且從事於查球和釀酒的生活。





殘羽

王石子作文
陳震插畫

尤其在夏夜納涼和冬天圍爐話舊的時候兆祥總是要聽到父親這些家訓：

「一輩子是很不容易活完的，活一天要碰一天釘

子，去對付這些釘子，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忍」，我覺得「百忍堂中有太和」這句話，實在是千古名言。老夫子不是也說過嗎？「小不忍，則亂大謀。」這次你哥哥的死，可以說就是因為自己不能忍，我很喜歡你，你比他老實，以後一定要守着我們的「忠厚家風」，做到這一點並不難，只有「學吃虧」三字……」

兆祥的父親確是用「吃虧」二字使自己幾十年的日子都是平靜的，他總是以寬厚待人，有多少次無禮的逼迫，他都忍受了，氣憤在他肚子裡太不能收容時他就念經，或到村外去瞭望廣闊的平野和天空，雖如此，他也得過兩場大病，都是氣出來的，他自己想：「世間就是叫人生氣的地方，就是苦海，要想超脫，只有忍耐，只有學吃虧。」是的，結果他涵養成與世無爭了。

兆祥的大哥得了他父親相反的影響，無論什麼事，只要認為不對，馬上就反抗，幼年父親給他娶了個太太，不事翁姑，醜陋刁蠻，等他長大，斷然就離婚了，他在岳父的權勢之下坐了一年監牢，以致憤惱成疾而死了，他在街上常為主張公理打架，打官司，甚至到過鄰居的家裡去替老年人打他們的逆子，替軟弱的丈夫打人的妻子。所以他只能活三十歲即啣恨而死了。

父親愛兆祥，兆祥很聰明，自幼就懂得適應環境，不像他哥哥那們囂強，他順着父母老師的意思去作人，不和人打



架，不和別的，孩子們玩耍，從十幾歲

就在私塾裡開始留長指甲了。鄉里的人都讚美他少年老成，父親當然更喜歡這老成，因為老成就是學吃虧的基礎，兆祥自孩子時期就得到這「老」的習慣，所以好些人都爭着把自己女兒配給他，父親希望兆祥早一點作了父親，自己變成爺爺，來宣佈這孩子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於是在兆祥十四歲就完婚了，太太比他長九歲。

在婚後第二年上半年，兆祥果然順着他父親的理想，叫父親抱上孫子，他父親每天的臉上都是笑的，常這樣對家人說：

「吉人天相，吃虧長在，這真是對的呀！」

兆祥從鄉村裡出來受都市教育，一年後，他也有一些變成都市的樣子，這是使他父親很失望的。父親覺得他又快成了他哥哥的形態，前途一定也是危險的，好在十幾年來都很相信兆祥，所以就讓他繼續在都市裡過下去。

六年的中學教育進入兆祥腦子裡許多新的東西，但他較哥哥聰明，不多把思想拿到行動上來，尤其是回到家鄉，總是很圓滑地去適應，不像他哥哥，過年時不給人噓頭，也不駁斥老年人們的見解，心裡不喜歡的太太，也決不表示不滿，他依然緊披著以往的外形，但心裡總是有新舊兩個力量在交戰，兆祥很會調解這新舊的衝突，在老人面前他是老人，在青年人面前他又青年，所以他在任何事上也不站在前邊，也不站在後邊。

恰在他中學畢業的暑假，父親彌留了，父親在最後的一呼吸時也是喜歡欣悅的，他承認兒子這們小的年紀就會了處世的方法，他是可以安心瞑目的。

鄉間也早已沒有古風了，幾乎各村裡都盤踞着許多土豪劣紳，兆祥縣裡的孫五爺就是地方上的皇帝，他在軍隊裡當過營長，退伍後在縣裡當保安隊長，土地局局長，賑災會的委員，也當教育局長，縣裡一些訴訟都是由他包辦，只要拿錢到他這裡來，就算勝利了，因為他和縣長的談話就是法律，沒有多大勢力背景的縣長就得奉迎他，有勢力的縣長他就去奉迎，現在的牛縣長是省長的內弟，所以上一任他就送給縣長一個女人，孫五爺依然是牛縣長的心腹。

兆祥的父親在世時，年節總要送孫五爺許多禮，這是當時被兆祥的哥哥最反對的，他哥死前的一年曾給孫五爺寫過一封信，痛罵他的劣跡，並警告他去後悔，就這一封信幾乎掉了他哥哥的頭，至終由他父親賠罪，送去五千塊錢，五十兩煙土才算結了，但這點奉獻依然沒拔去孫五爺心裏的仇恨。

孫五爺對兆祥的哥哥雖然恨，可是有點怕，對他父親是可憐，兆祥代替父兄支撐家庭以後走的是中間的路，既沒哥哥那硬，也沒父親那們軟，凡事他都游離矛盾，所以他在孫五爺眼裏是個沒有出息的人。

孫五爺給他的第一砲就是遣人向兆祥借二千塊錢，兆祥當然明白這是乘他家老弱可欺時報復私仇，兆祥還是用中間的辦法去應付，也不敢措，也不敢不給，於是拿出一千元去折衝，孫五爺是飽經世故的，兆祥這種小圓滑在他處世的把戲裏僅付之一笑，這件事算過去了。

兆祥只是埋怨他亡兄，嫌他作事太走極端，不會處世。

縣長在這夏天要驗查民間的槍枝，這並不是省長的命令，是孫五爺獻給縣長的一條生財妙計，民間槍枝本很複雜，法國造也野錢，德國造也野錢，火槍也野錢，呈報過的小爵，未呈報的大爵，這是一場全縣的民難，兆祥家在這場大難上當然更有大難，搜查他家的官人裏有一大部分是孫五爺的私人，所以他一被搜查就帶到官裏去，他明白自己的罪就是少給了孫五爺的錢，這時他承認自己並不夠聰明，甚至於想到哥哥的處世法是對的。

在縣看守所裏兆祥整住了兩個月沒受一次審，他雖然沒念過法律，也覺得這不是法律上規定的，他依然作事很圓通，毫不把他這案情和孫五爺有關的話透出來，整天只是一聲不響地聽同監人的談話。

從這些談話裏倒叫他發現自己並不是最苦的人，他聽說有一個平常很守本分，因為一個惡棍想佔他的妻子，他加以反抗，因此幾天後就捕到官裏來，押了一年也沒受審，後來

縣長更換了才放出來叫他回家。

他還聽見一件事是一個學生只有一個母親，自幼父親給娶了一個媳婦，她的父親是個紳士，因為他常年不在家，媳婦以勢欺他家的孤弱，總打罵母親，他憤急到縣裏去離婚，可巧縣長是老學究加以岳父在縣裏的地位，於是以他思想反動的罪名判了無期徒刑。

兆祥在監裏兩月，倒得了許許多多的知識，這些話簡直像些錐子來刺激他，他雖然心上蒙了二十來年老成圓滑的原皮，終于叫這些錐子刺破了，他開始明白哥哥，欽佩哥哥，並恨自己已不該一生裏就沒有青年，他覺得父親的「忍為高」是錯的，至少從自己得的教育上，要在這個黑暗的鄉村裏放出一點光輝。

他又在監裏住了一個月，因為老母在外邊的奔走，他才得了受審的機會。

「你叫劉兆祥嗎？」牢卒在一天晚上把他提到公堂上來，這個屋子黑污的像一座廟宇，裏邊滿掛着「愛民如子」，「公正廉明」的匾額。牛縣長瘦的像個骷髏，臉上罩着一層很重的煙灰，眼睛睜的不能睜開，身後有兩人用力為他揮扇，縣長這句問話是由兩旁的衙役把它擴大了喊出來的，縣長的聲音僅像一隻蜂叫。

「是，我是劉兆祥。」兆祥現在變了許多人生態度，所

以聲音是很高揚的。

「渾蛋！說話這麼橫！」縣長一拍「警堂木」，衙役亂哄哄地用力嚷這句話。「還不給我跪下！」

「我是民國的公民，不能跪」兆祥總是他哥哥的弟弟，一下把這些年的處世術全撕碎了。

「你簡直是王八蛋！」牛縣長從小打聽差起，還沒遇過這們一個不講禮的人，隨着這句話拿起來「警堂木」打向兆祥的身上去，衙役們見這正是表現忠誠的機會，於是三四個人一起過去把他按跪在地上，一人給了他一個嘴巴，踢了他一脚，一人給他一個耳光，更搶着把「警堂木」摔置在堂案上去。

「我不必再向你什麼，你家窩藏私槍，」兆祥這時要搶縣長的話，一衙役過去就給他一個嘴巴，縣長又說：「說痛快話，你家只有一隻烏槍沒登記，我就把好些私槍算你家的，判你十年徒刑，上告我也不怕，省長是我姐夫，完了，滾下去。」縣長說完站起來走了，於是兆祥被衙役另扶到一個更堅固的大房子裏去，開始幽靜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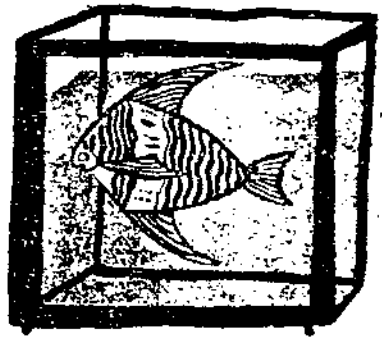
半月後，縣長通知兆祥的老母來接人，等他母親見兆祥時，兆祥的魂靈已經離開人間兩天了，

兆祥的羽翅剛要開展就折斷了。

聞 怪 的 實 而 虛 似

▲賣自己腦髓的怪人

歐洲柯拉斯哥市有一個名叫斯密斯的老頭兒，他曾賣過自己的腦髓兩次。本來他是個最富於記憶力，腦筋頂好的——在最近過去的三十年間世界上的大事件，無論其發生何時，載於何報，起於何源，終於何局，微細情形，他都能完全記得很詳細。尤其是歐戰狀況，無一遺忘；例如參加戰役兵員，死傷員數，督軍姓名，戰爭地名，登載於某報某號某頁某行，好像活佛神仙記得清々楚々。於是有四個博士欲買其死後頭腦研究，豫付代價二百萬元，但這四個博士，不幸相繼而逝，付款簡直白花。然後再將此奇怪的腦髓售給國立科學研究院，售價五百萬元。自古至今，世界雖廣，出售自己腦髓二次者，也許只有這一個老頭兒吧！



鳳 姑 娘

務 誠

在福量村

一帶的住戶，沒有不知劉家鳳姑娘的，人長得俊俏，活計做的精細，脾氣兒好，家裏有錢，……真是十全的人材。可是，親眼見過鳳姑娘的，並沒有幾個

人。

鳳姑娘二十歲了，生長在這村裏，一年中不出幾道門，外婆家，姑媽家，

穿梭一樣的你來我往，因為她爹媽疼女兒，把男方公婆，姑娘，叔伯，甚至家裏的男女用人，都打聽得清清楚楚，總沒有一家太合適的。因此，耽延着鳳姑娘一直到二十歲了，還是待字閨中，做媒的人漸漸少，外面誇鳳姑娘的聲浪漸漸稀薄，她爹媽着急的程度，也隨着緊張起來。

就是去這兩個地方；除此，村子是多高多厚不但不知道，連大門外的幾株龍爪槐，也不過偷瞧過兩次。

在鳳姑娘自己，沒有把「男人」放在心上，她愛自己的美，愛自己的心地

鄉下姑娘，到了十四歲，一個個花轎抬往婆家去了。鳳姑娘的爹媽，瞧着

純潔，尤其愛她那人所不及的活計；精神寄託在這裏，她以為歲月就是這樣平平的下去了。

別人家女婿姑奶奶們走得那親熱，未免動心，時常發愁到自己女兒的親事。其實，給鳳姑娘作媒的人，這幾年來，像

夏天的一個早晨，鳳姑娘爲了給母親生日趕一對「松鶴」花樣的枕頭，起了個絕早，就在上屋廊下綉做着。這

時，彷彿爹媽小聲在屋裏吵嘴；她是最怕爹媽打架的，有時一聽打架，還不知什麼事呢，自己先在屋裏嗚嗚的哭起來。常因為她這一哭，把爹媽不合的爭吵打消，爹媽因此更加疼愛她。

鳳姑娘這時想聽聽爹媽爲什麼吵嘴，把凳子移在窗下，活計也不做了。就聽她媽說：「不是小了，你打算留在她一輩子嗎？再耽擱一年兩年，就沒人要了！」她爹說：「不能不能，反正隨便便給個人家是辦不到，那怕是給人做填房，祇要合適。」她媽說：「呸！你老糊塗了？好好女兒給人做填房！若有三兩個孩子，叫小鳳當後媽去？你簡直送她進火坑啊！」鳳姑娘這才知道原來爲了自己的親事，不禁心頭像着了擊碰般的跳了起來。又聽她爹說：「你也不要着急，咱們上緊的給她留心就是了。」媽說：「盡留心就算事？出去託託她人，檢那門當戶對的人家打聽打聽！女兒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不要擱在

家裏當沒有事！」……

「女兒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

這話深深的印到鳳姑娘的心裏，自那天以後，她見了爹媽，就像抱愧，面上不如已往那樣自然了；拿起活計，做着做着，腦海裏就會起一層紊亂的波紋；各種不同的家庭，慈祥或嚴厲的婆婆，溫和或浪蕩的丈夫，一幕幕無倫次的映了出來；既而她明白那是空洞的幻想了，又感到悵惘，無歸依，就有說不出一種難過，令她心酸，令她眼淚簌簌的落了下來。

從此，她看看自己的活計，她覺得不好；照照鏡子，認爲那裏邊是個可憐的女人；這樣內心有了傷痕，鳳姑娘再也不想已往那樣心平氣和。面上漸漸削瘦，爹媽問了起來，她還強爲歡笑的，說句「沒有什麼！」

一天，鳳姑娘的姑父來了，約着他們一家人去聽戲，在平常，不要說鳳姑娘沒有出去玩過，就是她媽聽說聽戲，

也罵着說：「正經娘兒們不進戲園子！」這一天却不同了，忙着換衣服，找首飾，催着女兒打扮，幫着她搽胭脂抹粉，鳳姑娘逢着這意外的際遇，也一時興奮起來，大家歡天喜地，到戲園子裏去。

自聽戲回來，鳳姑娘見他姑父接連着又來了兩三次，和她媽像有背人的事接談，見了她，就打斷話頭。這種情形，她媽對她還是第一次，她心裏不免起了疑問，因此，把上次窗下聽爹媽打架的話，又在腦海裏重映了幾遍，「女兒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一句，特別刺着心尖！

鳳姑娘有個外表妹，——就是她姑父的女兒，一天晚上住在她們家，姐兒兩個，在床上談起心來。她表妹說「表姐，你差不點兒當了我三嫂！」鳳姑娘聽了這話心裏一驚，她沉住了氣，裝生氣道「你這是什麼話，不准跟姐姐胡說！」她表妹說：「真的，自那天聽戲

回去，我大伯伯來我們家兩趟，我爸向他說你怎麼能幹，脾氣又怎麼好，又說跟我三哥是天生一對，我大伯嫌你比我三哥大兩歲，八字兒也不大合，不能將就，我爸又說舅母是怎麼非常願意親上加親。大伯一意不肯，後來，我爸竟跟大伯吵了嘴，大伯說「他們家的姑娘沒處送了，非到我們家來，豈有此理！」我爸也沒有言語，大伯就氣着走了。鳳姐你想，要是我大伯願意，你將來不是我三嫂子嗎！」鳳姑娘聽了表妹這一番話，才醒悟了那天聽戲的使命。這事出乎意外了，她絕不曾想到自己是個沒有人要的姑娘，就像凉水澆了頭，熱火燒了心，一時通身都發起燙來。這一夜，鳳姑娘像囚犯在監中度了一年那樣痛苦，她腦海裏的幻影，雜亂無章，再也壓制不下。

第二天，她父母得了表姪女的報告，鳳姑娘已昏昏沉沉的不清醒；好人們自然是非常着急，請醫生，找偏方，

急的哭，叫，無奈鳳姑娘總像安然，若不是溫度高得厲害，竟是睡眠一樣。

經醫生診治，把藥湯灌下去，鳳姑娘醒了！她父母稍為安慰一些。但嘴裏說的話，已不是平常的鳳姑娘了。尤其她會現一種笑容，笑得令人可怕。

「鳳姑娘死了！」這話在她病後不幾天就傳遍了福量村，人人嘴裏，不過道聲可惜罷了。

當鳳姑娘臨死前幾個鐘頭，她會清醒得恢復了常態，向她媽要過自己的活計，看了又看，拿着鏡子，自己照了一照，仍舊現着目空一切的一個笑容，悠悠地離開人間！

老人的悲劇

魏 嘉

一條澄碧如玉的河，它的北岸，橫臥着一個小小的山城。那城牆不過兩個人高，大半已剝落，頹圮。在完整的半腰上，還刻着一線漲水時被浸蝕的痕迹。城門與碼頭之間，只見一兩個挑水，浣衣，操賤役的粗人在來往。河邊還有不少吊腳樓，也都清冷黯淡得出奇，滿有危々欲墜的神氣。

河的南岸，泊著一隻烏篷小渡船。冬日的斜陽有如病榻上垂死人的手，它從河西斜峯之外伸過來，無力地，眷戀地，撫弄着滿河零碎的細波，與那搖曳波上的迷離恍惚的舟影。

船中央坐着個青年男子，他老是東張西望，許是不大認得這本來還熟稔的地方了。擺渡人，那瘦骨稜々の白髮老頭子，河風吹褻了他的皮膚，那片長相伴隨的漿吮盡他的血液與骨髓，所以他的軀壳變得有如失去水分的乾菓了。他這時默々坐在船後梢，昂著頭，旁若無人地遐想。有時舉起手，抖々索々地由額前摸到額下，是想用他掌上那鐵一樣堅硬的胼胝，來犁平滿臉可憎的皺紋麼？

他忽然如夢初醒似對那乘客慇々勸々說：

「客人，我們再等一兩個人就開頭呵！」

「等等吧，不要緊的。」由那人裝束上與啞啞的口音猜來，大概是個過路的行販。他見這怪洗滌的老頭子已有點興緻，於是就找他攀談起來。

「船老板，這裏我只半年沒來，怎麼就變得這樣冷落呢？」

老人好像寂然無聞，發出一串悠長的太息。隨後才以啞啞的口氣慢慢兒告訴他。

原來守衛這個地方的軍隊被鄰省的人打敗了。鄰省軍在這兒盤據兩個多月，許是住得太久，樂極生厭吧，前天忽然自動的撤去了。大家又疑心這是他們的「空城計」，所以駐軍還不願冒冒失失就回防呢。如今城里，白天也和黑夜一樣，街頭巷尾，只有些喪家之犬，忽來忽去，很少見著行人。偶有相值於街頭者，幾乎互疑為鬼。若彼此是親友的話，乍見對方未死，又乍不覺執手對泣起來。那年青人聽得入神了，凝視對河的山城，有時把頭點點，有時又痙攣地搖動幾下。

「你老人家什麼時候來這裏架船的？」

真實的年月，老人早已忘記，年青人這樣一問，他不覺很羞愧而又滿懷悽愴了。

「呵呵，那時我還很年青，很年青呢！」

「那麼你的家在那裏呢？」

「家？」老人愕然。「我沒有家。要說有，那就是這條船。」可憐那條船也還不是他的。

「你就只一個人麼，船老板？」

「不，我有個獨兒，前天軍隊開差抓他去當伏……」一團愁雲暗暗地在老人心上滋生，湧到眼中時立刻就變為溼溼的淚雨。他癡望著那夕暮的藍天與江峯接處，畢竟喉哽語塞難以爲繼了。

這時暮色欲來，萬籟俱絕，從隔岸河邊傳來一陣斷續的寒冷的砧聲，滿河暗綠若不勝愁杵而微顫了。

二

不多時，岸上下來一羣人，匆匆上了船，在一陣喧噪聲中，小船便向河心緩緩浮動了。

上面載著二十四個黑衣帽保安隊的兵士，但只八人有槍，其餘都是佩著馬刀的。他們中間夾著個曠野陰沉的漢子，黑黑的面孔，黑黑的長鬚，一雙銳利的大眼在那突出的險峻的眉峰下閃爍著。他儼若一頭稱霸山林的鸞獸。最可愛而又最可怕的，他的身體好像並非血與肉，而是用純粹的野蠻的力鑄成的。看，他那粗的大毛手，彷彿只要一有所向或有所求，便能很準確而牢

固的攫取，彷彿這滿船人的生命，只要經那手輕輕一捏，便將如糖人般粉碎呢。可是絕不能讓他這樣幹，這時他那威武有力的臂膀被反縛著，臉上還有一條一條的是與人們肉搏時遺下的傷痕。此外還有個圓頸蓬髮的婦人，一直伏在船中啞泣，兩袖滿是鼻涕和眼淚。原先那個乘客這時目瞪口呆，而且被擠得坐在船舷上，船每一晃幾乎就有翻身落水的危險。

中流水急，發綠的波浪滾滾著。並不是船小人多，而是一種愁苦，一種廣大的憂鬱，壓得這脆弱的小船一顛一簸。這時那些胆怯無用的隊爺們，猶如劣等的牲口一樣，四十幾隻蹄子咚咚地踏著船板，憤怒的唾沫輕飛似雨，中間還混著粗野的土話：「老狗×的，你把人命當兒戲呀！……」，老人暗自嚥下嫉恨與悲傷的眼淚，連忙擠出一堆笑臉賠著不是。其中一個挺頑皮的小子，他忽然異想天開，故作嬌態逼尖嗓子，唱起那足令夥伴們銷魂蕩魄的山歌，與一些極淫穢的調子，於是大家立刻置生死於度外，嘻嘻哈哈狂笑起來了。

一會兒嘻笑怒罵的隊爺們去了，哭著的婦人，陰沉的罪犯，嘔叨好問的遠路客也都去了。只剩下這隻空船，孤另另地繫在河邊，浪一襲來便不自主地一蕩一蕩。這時老人心裏也如那沒有裝載的船一樣空虛，他反而有些惦念適才辱罵他的人了。

三

幾個月後，這寂寞的小船又如機杼上往來的新梭，重在南北渡口忙碌起來。因為不久以前那般棄城而逃的人又都陸續的回來了。最先回來的是孤兒和寡婦，妓女與軍人，隨後官吏，閩老與教士，最末是乞丐。老人每日清早一起身，即便辛勤地引渡各色各樣的人們。可是他一天忙碌，到晚仍是空虛，他眼見去了的人重又回來，而了那顆失了的心理——他的兒子——却一去沒有消息。日子像逝水一樣，也迂緩，也迅疾，在船底悄悄地流去。老人也就變得越可憐，越衰老了。

四

是一個暮春的黃昏，楊柳早綠遍了這小小的山城，可是此刻却半為炊烟所籠住。朦朧而櫛比的人家，宛似些帆檣盡卸的船艖，停泊在一片烟瀟淒迷的港灣。城東教堂裏晚禱的鐘聲，嚶嚶地，嚶嚶地在微風中鳴動開去，是那麼淒婉的傷悼逝者不歸的哀音呵！

這時城裏該有不少的人家，正圍著或方或圓的飯桌，祖父摟住小孫，父親抱著兒子在晚餐吧。可是船上的老人，他却噙住眼淚，倚著船舷，托著一鉢冷飯，一直沒有下著呢。他終於無端地嗚嗚哭泣起來了。

「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孩子！」

他昏昏沉沉地睡過去了。而那逍遙的空虛的夢想仍然在不斷地進行。他看見別後遠去的兒子，重又回到身邊，依然在船頭幫著弄槳，邊哼小調，依然在中宵月下吹著那管幽揚的短笛，依然在五月的深潭裏，與許多少年兒郎划著龍船競渡。看，兒子的船贏了，兒子在隔岸河邊跳著，笑著，拍著手高呼：「爹，爹！」

在夢中，老人歎然驚醒了。馬上揭開被，昏昏昏迷，繃繃索索摸出艙門。他看見一個顫動著的黑影，可是只一眨眼就消散了。只見河面烟也朦朧，月也朦朧，那一片汨汨的聲音呵，真辨不出是淚滴呢還是潮湧。

他在船頭尾坐了許久許久，最後只得回到艙裏重新躺著，暗濤拍打船底，一下，二下……就像在他背脊上溜過去。慢慢地他又在那黑暗無涯的夢的海裏浮沉起來了。

夢中他又聽見有人叫喊，這回可是真的了。他略一清醒，摒息傾聽：

「船老板，船老板！」聲音粗蠢而微顫，可是若有所懼，很低很低。緊接著那聲音是一陣急喘。

老人定神一想：這必是那些有急事的人來趕夜渡。他一向是個慕俠好義的人，於是一翻身就爬出去了。

這時月已西沉，霧也加重了。死沉沉的夜，除去黑暗以外一無所聞。寒冷的霧壓在河面，壓在船頭，壓在夜起人的肩上，老人忽然悚悚地打了個寒戰。他隔著濃霧與對方落落地面問答幾句，便把船開了。那時河水比墨還要黑，在船下汨汨流過，每打一槳，船頭略略一昂，繼又向前一挺，因為大風早住了，那船很快便邁進河心，邁進那黑暗的魔網深處了。夜是那樣靜靜的，老人悠長的歎息，操槳時衣衫的窸窣，槳環的格乳與槳葉擊水的聲音，聽起來全都非常清脆而又憂鬱。

坐船的那人原是個越獄犯，就是以前被保安隊押解進城的那黑面濃鬚的漢子。可是在這樣的黑夜，老人沒法認出他，他一直蹲在船頭不聲不響地在思索。衝出牢籠的自由人，大都是厭棄一切輕蔑一切的，他這時把什麼事物都摒棄在這個世界之外，而唯一認為有價值存在的，乃是他自身——他一人的生命。

船攏岸了，那人默默地，很有勁的崩下去。脚上有一莖殘餘的鐵銹碰著石磧，鏘鏘作響。老人忽為一種好奇心所驅使，馬

上追過去，想看一個究竟。那漢子着了慌，他好像被誰安排在一個荒唐可怕的夢裏，他那粗暴的心一橫，忽然感到有一種神秘的自衛的權力，一種野蠻而又騷動的情緒，蠱惑他，威逼他，他就好像瘋了一樣，他蹲下身子，順手一摸，搬起一個卵形的大石，向那撲面而來的模糊的影子一擲，「噠！噠！」老人便應聲倒下了。而且在黑暗裏，喘著，抽搐著，這生命無謂地延續，更惹惱了那昏迷的猛漢，於是再用一塊更大的石頭砸下去。老人的呼吸越來越微，最後長嘯一聲，於是剎那之間萬事皆絕了。

這時對河城邊的碼頭上，已有急切的喚渡聲，並且在濃霧中好像還有幾星明滅的燈影。那漢子知道追捕他的人來了，他才騰然驚醒，明白這雙罪惡的黑手，又幹了一次非常不義的殺戮。他惶恐而又虔誠地俯身下去，向死者喃喃地懺悔：「老伯伯，殺你的不是我，是那邊正在叫你的人啦！」他急急爬上河坎，黑暗中摸上一條小道兒溜走了。

那河邊，燈光與呼聲都消逝了。可怕的夜充滿了死的悽慘與嚴肅。聽吧，黑暗的河流在呻吟，咀咒，而那河邊的柳樹也在幽幽哭泣呢！

五

第二天清早，曉霧初收，平靜的河面映上血一樣的雲彩。那隻烏篷小渡船，因昨夜沒有人控，早已不知去向了。而那愁苦終日的老頭子呢，這時很固執地躺在沙磧與小草鋪就的褥榻上，頭對河水，腳朝著岸，那陰鬱而多淚的眼睛而今緊閉著，清凈的臉上帶着一種莫可形容的愉快，莊嚴與恬靜。他好像說：「我已踏進了金色的樂園的門，我抓到了光明與永生，暗無天日的世界呵，我們從此永別了。」他胸脯上有一個紅灼灼的大傷口，平昔鼓漿時那最肯賣力的左臂也折斷了。紫紅的血漿流淌滿其衣襟，肩上，腋下與頸項，好像是一簇一簇不朽的鮮花，裝飾了他的勞瘁與襤褸，連一灘灰白的沙磧，河草，也都染成美麗的赭紅了。

一隻黑色的老鷹，從天空猝然飛下。它翹著尾，蹣跚著腳，蹲在老人的胸上，用它那鈎曲的鐵鋤，一下，一下，辛勤地發掘著。那裏面深深的埋藏著一顆被舉世遺棄的巨珠，一個聖潔的慈父之心呵，智慧的黑衣天使，你把它帶給那淪落天涯的兒子吧！

(完)

程老伯

汪家社

這是不久以前的事，我因了環境上的關係，同着一位叫程老伯的住在一起，我們總共住了十個月的光景，這十個月之中，我長了不少的肉——因為常令笑的原故。

程老伯的常年職務是律師，說來這個職務本是清苦得很，誰沒有事竟去打官司呢？既是有；偌大北京城中這樣多的律師，也很難搶到幾個好買賣？況且他老人家這個律師又是一個厲行門羅主義者（註一）。

自然，程老伯的案件是不會多的。因之，程老伯眼前揀着的局面就頗慘淡了，在這個慘淡的局面下，他老人家一直過活十多年。

程老伯自從執行事務以來，門口兒，壓根兒就沒體々面々的掛過大牌，總是那麼一塊小得都幾乎看不見的木牌，沒生氣地掛在那兒。不僅這個；程老伯為求節儉起見，舉凡書記，包車夫……等等，都一概不用，就是一個律師所必備的電話，他老人家都不肯花錢按裝。若有狀子，他老人家必親自徒步走到法院去買狀紙，自己擬，自己寫，寫好了，再親自送到法院遞上去，聽候審理。程老伯常誇示於人曰這是

節儉美德，但他老人家却屢々因這而失敗了。

程老伯接受的買賣批下來時，多半都是「敗訴」（這自然是生意日見減少的原因嘍！），這實在是件遺憾的事。但不要緊，不是敗訴嗎？程老伯自有妙法的來個；「上訴」！可是，上訴的結果上天實在太不睜眼了；「原訴駁回」！這四個字，使得程老伯大為寒心。程老伯這一下子可真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了，這倒底是啥原因呢？

原因麼？自然有：——

當律師的不看書也是不成的，而程老伯却始終沒悟過這個道理來，抱着常年不看書主義。人常勸他老人家定一份司法公報看看吧，他老人家却連連搖頭，連珠炮似的吐着「不」字。等因准此，則他老人家肚裏的學問永遠沒有增多。時代的輪子總是旋轉不停，程老伯肚裏的學問自然不夠用了，其失敗，落伍，不是必然的結果麼？！

但是程老伯却始終沒悟過這個道理來。

程老伯反對吃肉，說吃肉不大怎麼好，怪油膩的，那裏如吃豆腐鹹菜舒服呢。洋麪，他老人家也反對吃，據說洋麪不如雜合面那樣的寬腸。小米粥稀溜溜的也好，據說滋養料很多……這都是他老人家嘴邊常掛着的家常話。

近幾年來，他老人家手下的案子益發少起來了，因之他老人家每時每刻都嘆着氣，怪運氣不好，一次，他老人家正拿着剃頭刀子對鏡刮着鬍鬚時，忽然對我問道：

「止足！你看我這氣色怎麼個樣兒咧」？！

「您是『滿面紅光』呀」！我說

「可是，你說，怎麼他媽老不走運呢？……」接着的是一串嘆氣聲，我要笑，沒敢笑。

「您的腦門兒直發光，紅運就快來了！」。我學着相士的口吻這樣說。但他老人家仍是不住的嘆氣，且說了許多沒有希望的話，我不敢搭碴兒了。

程老伯對於死是懷着無上的畏懼的，時常因為覺得自己老了而悲哀起來，嘆着氣，便這樣地說；

「死這玩藝是真可怕呀！你說，人一死不是全完了麼？看這樣兒，哼，他媽發財是無望了，唉，這輩子……」接着的又是一串嘆氣。

像這樣的話，我聽了都有點替他老人家不自住起來，我認爲他老人家是太「暮氣沈沈」了。

他老人家差不多每天都要溜溜大街，穿起夏布長衫，戴上草帽，便出發了，差不多整天的時間，都被這樣的度過去，我很替他老人家惋惜那些時間。

嚴格說起來，他老人家其實倒真是個道德家，在我們同居那麼多的日子中，我從來沒有發現他老人家有些甚麼不利於人的事，而且他是頗具有慈善心，遇着貧窮的人向來是不肯多索公費（註二）的。

總之，程老伯就是這個的一個人；不求聞達，富於保守性，爲小計算而誤大事，是一個十足，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附記）前天我到程老伯家去串門，看見門口掛着一塊嶄新的銅牌，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不禁替他老人家歡喜起來。

（註一）此之所謂門羅主義也者即不交際是也。

（註二）公費也者，乃打官司人所給律師之辦公費也。



小姐們 (上)

林鳳

已經是夜裏兩點半鐘了。

那座大樓裏的爵士音樂還在琤琮的響着，窗子射出紅綠的燈光，還照着這寂靜的街上。白天，這條馬路是非常喧鬧的，車馬既多，人也擁擠，但是在這時候，却顯得極冷靜，行人幾乎連一個也沒有了，不過偶爾還有一兩輛車子經過，祇有那忠於職守的警察，還筆挺的站在路口上。彷彿這一條馬路都已經入了沉睡的一樣，若不是這大樓的燈光，那簡直像罩上一層黑色的帳幕了。

在大樓的門前，停了許多輛汽車，一輛輛都是新式的，而且都擦得很亮，燈光射到車身，被亮漆反射過來，彷彿一塊塊大的藍寶石，紫寶似石的。那些車夫，有的兩三個人坐在一輛車裏聊天兒，抽着烟捲，互相談着主人的一切；有的跑到窗前去聽音樂；還有的橫躺在車裏大睡其覺。

除去汽車之外，也有些洋車，車夫們搵着扇子，把車放在樹底下乘涼。有時幾個人談談「跑車」的經驗，什麼「伊犁馬」，「火車頭」，「快腿李」，嘴裏不住的說着。一個個裝扮得都挺整齊，瘦腰身的白小褂，胸前一大排鈕扣，肥

大的繭綢褲子，白襪子，黑鞋。這些，都足以表示那些車夫是「棒」角兒，跑起來是不含糊的。要不然，誰敢在光祿輝場門前攔車？

正在這靜悄悄的當兒，忽然由大門裏走出一個穿白衣的侍者，站在台階上，高伸着右手，嘴裏喊：「錢少爺的九三二五號車子過來！」喊了兩遍之後，聽得「嘟嘟」的聲音，一輛黑色的車子已經開到門前停下了。侍者問清楚了之後，又轉身進去了。

停了約摸十五分鐘，那侍者帶了跑步的姿勢先走出來，站在車旁邊，將手扶了車門的拉手，等着。

一會，兩個人出來了，一個是車的主人錢少爺，一個是秦小姐。

錢少爺，他的父親做過很大的官，攬過很多的錢，却不料自己沒享着福，錢攬足了，人也死了。錢少爺是個獨子，便承襲了這份很大的家當，過着極優裕的生活。以前也會在一個大學裏掛過名兒，後來，覺得有了學生的頭銜，並沒什麼好處，反而為盛名之累，所以索性連這個虛銜也不要了，

天天祇在交際場中講究交際之道。

秦小姐呢，那是現代的「名閨」。——雖然「名閨」兩字無從解釋，是名門閨秀呢，還是著名的大閨女呢？誰都不甚了了，但有些畫報上時常登出她的照片來，都是這麼稱呼她的。——穿着一身極華麗的衣服，銀色的高跟鞋照得人家的眼睛都不敢正看。雖然是挺熱的天，但還罩了一件淺綠色的小外套。一手拿了白色的提包，一手挽了錢少爺的胳膊。臉上有紅有白，頭時常歪着，眼睛時而看天，時而看地，姿式確是很美。

他們，一邊說笑，一邊慢慢的走了出來。侍者趕緊開了車門，秦小姐一個很輕盈的步伐先鑽進車裏去，錢少爺隨後也上去了。侍者來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關好車門，看着車開了，才含着笑進去又伺候第二批去了。

「你今天累了罷？」錢少爺靠在車裏，歪了頭，笑着。
「……」秦小姐搖了搖頭，笑一笑，跟着又用手理一理鬢邊的頭髮。

「那個大胖子，今天居然還又來了呢，什麼樣兒！連Patner都找不着一個像人的。一個胖似豬，一個瘦成了電線桿子，也不怕寒蠢！」錢少爺掏出花綢子手絹來，擦了擦額上的汗。

秦小姐想起了剛才舞場上那個大胖子的神氣，也不禁嬌

然一笑。那笑，笑得非常的嫵媚。「我要是長成那個樣兒，我就上吊去，自殺了倒好，省得出來現眼。」

「真的，他還跳唐戈呢，又像胖哈代，又像耍狗熊，成什麼樣子！你還沒看見呢。有一天，他跟舞女起膩，看着都惡心！」

「那個女的，也許牛頭馬面比她還漂亮些。我要是她，我早就不活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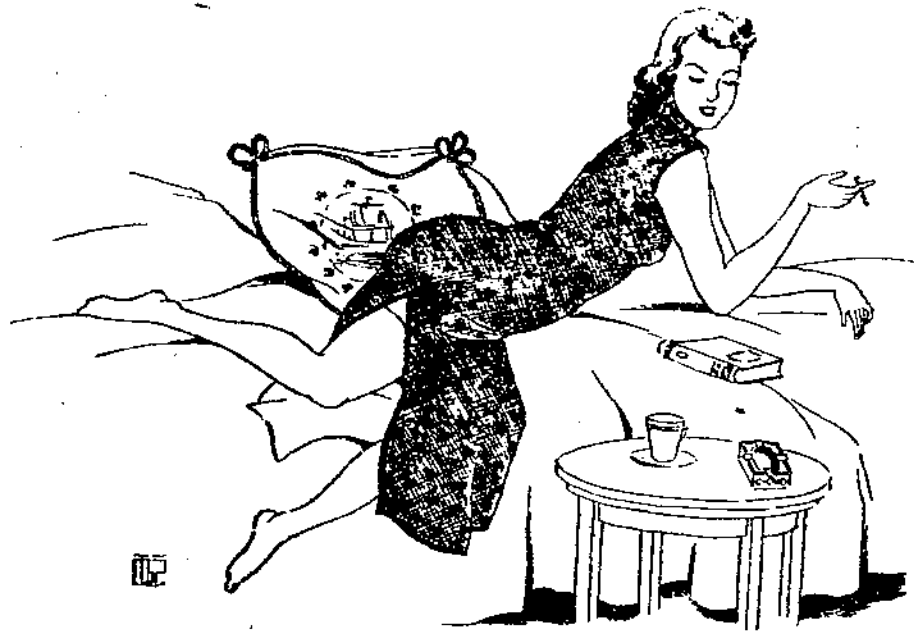
「那當然哪！密斯Patner秦，誰不知道？那是早就有校花的榮譽了，現在……」

話還沒說完，秦小姐已經在他腿上擰了一下。這一下雖是輕輕的，不過略微示意，但錢少爺却故意的「哎喲」了一聲，身子一躲，把秦小姐的手抓住。正要再說，車子已經停住了，這一幕未完成的傑作，終於是未完成。

車夫開了門，秦小姐下了車，兩人道了「再會」，車子開了，她還用手招了兩下，嘴裏說：「明天再跟你算帳！」

秦小姐的家就住在這胡同一進口的第三家，因為胡同太窄，汽車不能開進，所以才送到胡同為止，每次都是如此的。

走到家門口，用抹了蔻母的指頭按了按電鈴，四圍看了看，黑黢黢的有些害怕，聽了聽，裏邊沒有動靜，於是再按，手一直的按在電鈕上，然而還是沒有人開門。秦小姐生



氣了，便擡了拳頭在門上槌着。

好容易門開了，那個老周媽鬧得迷迷糊糊的，手還在揉着眼睛。

秦小姐進門就發脾氣：「你睡死了罷？我打了足有半點鐘了！以後要是這樣，你趁早兒給我走！」

「我剛睡着，聽見打門我就出來了。」說着又打了一個呵欠。

「你還說！你睡糊塗了罷？」

「老太太不舒服來着……」

「我不管！」一扭頭，大踏步的走了進去。

進了東屋，開了電燈，照得屋裡很亮，不過，屋裏可是太亂了。

鏡台上的胭脂，撲粉，雪花膏，全是打開的

，粉撲還在椅子上。小沙發上橫七豎八的扔了一大堆旗袍，紅的，綠的，花的，都有。沙發前面，東倒西歪的還有好幾鞋，有的站着，有的躺着，還有一隻在沙發底下，另一隻却在書桌上。地下一本紅樓夢，床上一把梳子，絲襪子反在枕頭上。牆上掛滿了自己的許多像片，各種姿勢不同；本裝的，化裝的，浴裝的。還有許多電影明星的照片，中外雜陳。

秦小姐進來之後，先把手提包向桌上一扔，然後脫下外套，順手搭在一張椅子背上，自己走到裏間小屋，很疲倦的往床上一躺，兩腳互相一登，銀色的高跟鞋已經脫在了地上，一隻倒着，一隻甩出去二尺多遠。又在床邊上找出一把扇子來，有一搭沒一搭的搨着。

不過兩分鐘，嘴裏喊起來了：「周媽！周媽！打臉水！」

「哎！」周媽鼓着嘴端了臉盆進來，還叨叨着：「太太還要吃藥呢！」

「……in my arms……」秦小姐哼着外國歌兒，沒聽見。「你瞧，蚊烟香也不點上！」

周媽氣憤憤的點上一盤蚊烟香，「還有事麼？」

「你先去，有事再叫你。」周媽小聲兒：「也不管什麼時候了，深更半夜的鬧，哼！還是小姐呢！」

秦小姐因爲心理在想着別的事，沒理會。

慢慢的由床上坐起，先脫了襪子，想下地，却找不着鞋了，好容易扶了凳子才夠着了一雙平底鞋，於是脫去了長衣，到外間洗了洗臉，洗完了，在鏡台上找了半天，又喊：

「周媽！我的油呢？你們老是亂動！來給我找！」

五分鐘以後，周媽來了：「什麼油？廚房有。」

秦小姐也不禁笑了：「胡說！我說的是晚上擦臉的油，誰也沒要吃炒飯！」

「擦臉的油？我沒看見。」

「一定有人動了！」

「太太跟我不擦。」

「你們也配！」

周媽進裏間屋去了。

「這不是麼？」擎着一個瓶兒出來。

「對了！」秦小姐又笑了笑，「昨天晚上我擱在床底下的，因爲睡下之後還擦來着呢。」接過了油，在臉上塗着。

「你去罷，我要睡了。」

X

X

X

正睡得香甜，却進來幾位不速之客：梁瑩小姐，瑪琍沈，還有朱婉文小姐，都是她的好朋友。

一進門先囁嚅：

「豈有此理！天到這般時分，還不起床？」梁瑩是朋友，所以說出話來都帶三分戲味。

「Hello So Lazy！」瑪琍沈是教會學校的學生，嘴裏都帶着幌子。

「再不起來，我就要摔茶碗了！」朱小姐最調皮，愛開玩笑。

進了臥室，還是靜靜的，秦小姐太疲乏了，所以睡得挺沉，正在做着好夢呢。

梁沈兩人正要進前去叫，朱婉文連忙擺手，輕輕的走進床前，在秦小姐露着的大腿上搔了兩下。秦小姐用手摸了摸，還使扇子撲了兩下，翻過身去，又睡着了。

「你看，睡成這個樣子！」

朱婉文接着在秦小姐的大腿上，使勁擰了一把，立刻蹲了下去。

「哎喲！」秦小姐驚醒了。「誰？」睡眼惺忪的坐了起來，臉上還被枕頭印了幾道紅印兒。低頭一看，「哼！小鬼們！不用躲，我早看見了！」

那兩位也進來了，朱婉文也站了起來。

「真太難了！這時候還睡！」

「都快吃晚飯了。」

「人家睡得正香，你們偏來打攪，哪兒來的這麼一羣惡

客？我不歡迎！」說完，秦小姐還想躺下去，剛往後一仰，却被朱婉文拉住了。

「快起！我告訴你說，茜莉結婚了，你說怪不怪？」瑪琍沈坐在床沿上。

「誰？」秦小姐揉了揉眼睛。

「你瞧，她還沒睡醒呢，你就跟她說這個。」梁瑩推了沈一把。

「誰說沒睡醒？」秦小姐抬起頭來，瞪了梁一眼，「不就是小楊麼？」

「她淨裝暈，原來都聽見了，大概爲的是賣這點兒睡罷？」朱婉文剛說完，秦小姐已經做了一個要下床的姿勢，嘴裏說：

「我非擰你的嘴不可！剛才擰我腿的仇還沒報呢。」

朱婉文跑到門邊，合着掌搖了兩下！「得了，饒了我罷！」

「我說，你也真該起來了罷？」梁瑩翻起左腕來，「瞧，下午一點半了。昨天晚上幹什麼來看？」

秦小姐伸了一個懶腰，轉過身來，兩腿垂在床沿下，「哪兒呀，昨天小錢拉着去跳舞，說了好幾回了，不能不應酬一次，省得他背地下又說人，所以睡晚了點兒。」

「嗚！這雙睡鞋漂亮啊！」朱婉文指着床底下。那雙睡

鞋，是白緞子的，一圈金邊，後面是很高的跟兒。

「那是前幾天劉博士送的，據說還是特意由法國寄來的呢。我因爲後跟太高，穿着不利落，所以始終放在那兒沒穿。這又是沒在您跟前備案罷？」

說得大家全笑了。

二 你 由 笑 不 笑 二

▲ 指摘生活

教師在課堂裏對衆學生說：「凡是真有德的人不會誇張自己的長處，指摘人家的短處。」

有一個學生搶着立起來道：「先生，不見得吧！我的爹爹，天天指摘人家短處，靠了這樣賺錢，却沒有人說他不道德。」

教師問道：「你的父親幹的是什麼事業？」

學生道：「印刷公司的校對員。」

▲ 乳房檢查

董九帶了小孩子，去買牛，一樣樣檢查牛身，最後摸摸乳房。

小孩：「爸爸！幹甚麼？」

董九：「細細檢查，不要買了不好的牛。你牢記着，將來你長大了，也要這樣。」

小孩想一想，說道：「爸爸我媽媽也要賣掉嗎？昨天王伯伯，也是這樣檢摸過的。」



七天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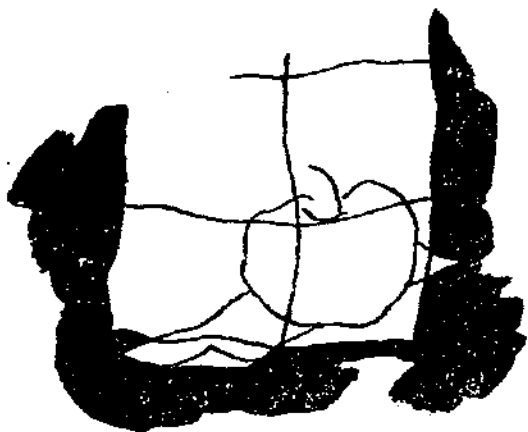
侯少君

『吃了吧！一隻蘋果也可以做禮物嗎？但是，要知道這是從東城帶到這裡的，而且牠是有着鮮紅龐面的。』蘋果跟這紙條兒一起發現在窗子裡。雖然只一個，而牠的鮮紅的確是有點誘惑人呢！

玲玲每次到均這裡，多少總要帶着東西給均；今天又來了，恰巧均有事出門；她看見均的窗子開着，就寫個條子，拿蘋果壓住牠；一等也沒等就走了！

均回來，開門後第一眼先見了那鮮紅的蘋果，後見一條紙片，寫着一行快要飛起的鋼筆字；高興極了。玲

蘋果跟這紙條兒一起發現在窗子裡



玲的禮物是該保存的，雖然這是一隻該吃的蘋果。

晚上，均寫了很長時間的信；——只一封，給玲玲的。睡時，只懶着關燈；鮮紅的顏色在他眼裡打轉；是的，玲玲不也是穿着一雙鮮紅的襪子麼？於是襪子，玉腿，藕臂，林檎臉都來了！在他眼裡噪雜的打轉。雖然他想入睡，但這些夢的材料，委實有點擇不清題目了。

他想着今天玲玲未到這裡時的高興和離開這裡時的懊喪；他想到她盼着明天寄給她的信的情緒；他又想起那天她給他看了一封家信，而談起家，而落淚，在那不自然的場合上，均曾給過玲玲幾句正義的鼓勵，玲玲是含着淚笑了的；……他把這短短的半月中所經過的每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像收拾屋子似的翻了一遍。有不少甜的是使他心裡發癢，但也有不少是他用超然的眼光看成平凡無味的。最末，使他停止更深點的幻想的是玲玲似曾說過她已是青年墳墓中的女人了。

均有點悚然：什麼？人家的人了？

於是，他又想起：太太爲了不放心自己在這裏的行動，也很有過幾封嚴詞的勸告信，那不是應該駁回的麼？一個人在家裡受了精神上的羈束，離了家自己尋點補充，不也可以說是份內的嗎？玲玲對自己不壞，應酬她；她已成了人家的主婦，不破壞；也都說得過去啊？不以浮富炫人，不拿進一

步的原動力去交女友！我將永遠做玲玲的一個純白朋友……

鐘在角落響了兩下。他開始睡了。

第二天，照例玲玲又該來看均的，均等到焦急的時候，還沒來。一直到夜晚，他忽然接了玲玲的信：

『均：』

知道你一定在信用的等我，但是你怎會等得來？你再也猜不着我現在是在火車中；告訴你：我要回C埠去走一趟，因為事情來得倉促，預先不會告訴你。你午間寄來的信，可巧是接着了！謝謝你的誠實，一切話到我回京再談吧！我的這裡只消勾留三天。再見！玲玲。』

均不會知道她在C埠的住址，信也沒覆。

桌上的鮮紅蘋果，依然放着；均以爲牠是該被兩個注意紅色的人利用的；均也很高興牠不時放出的香味。

第三天，天空裡堆起了雲，使人心悶。

均一個人不願出門，在家裡看書又不知什麼原故，心裡不穩得很。睡覺；夢裡滿是莫能名狀的亂絲，院子裡一切動靜都在夢裡響着；沒有鼾聲，也沒嚶語；而且，似乎那一羣熟了的往事又來了。他腦海裡不知交織着多少個回憶，與憶。他簡直是在做着沒有頭緒沒有邊緣的夢。

房門一陣敲打聲，他很從容的起來了。他折開僕人拿進

的一封信：

『均：』

我真着急！到家了，知道這事不是一半天能解決的，歸期也就不能一定。弟弟！——你允許我這稱呼吧！我喜歡這樣叫你，或每一個跟我要好的人。——我真想不到離了北京的苦楚，我可預料着見不到你的寂寞。我願永久跟均弟談一些心底的事！是嗎？也許你會討厭這樣一個女人；也許你是把我看做一片失掉顏色的枯葉，而起着詩人的心情來哀憐呢！

其實，我何嘗不想回到碧翠的枝頭呢？可惜，我是被風吹下的；風，也不再把我送回；這正是世界上一個無理由的現象。我很後悔我今生是個女人，否則我將跟你們男孩子一同去跑。我也遺憾我們相見太晚，如果是早，至少你可以在我的希望上加點具體的材料，使我不致迷離！

弟弟！我還不甘心屈服于一般人的眼光之下；我將向我的命運挑戰；我拿現時創造現時。對嗎？我這樣主張。

不能跟你坐在一起，只好求你多寫幾封信，對於我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儘量批評裁斷一下，我是不是該那末做？

來信寄C埠P街D巷交我。要多幾封！玲玲。』

均幾乎喜歡得流出淚來；一個女人，一個稍微帶點暮氣的主婦，竟能有幾句這樣的話，太難得了！這真成了均的知



他拆開人拿進的一封信

已！均一
向也是主
張以現時
創造現時
的！而且
均的一幅
帶着粗暢
線條的面

五個鐘頭以前給你的一封信上，有地方自己覺得說的有點過分，魯莽！其實，你和我的認識才只幾日，在我個人覺得較深一點的開始，還是在你離京前三日；那不過是由着一幕落淚而起；所以彼此可以說只有了一半的瞭解；我不敢祈求我倆能有更深的欲望，只愿彼此間能具體做出點同情的幫助就是了！……」

第四天的早晨，又有了玲玲的信來，她說她在昨夜做了一串可愛顏色的夢，夢裡的主角當然是均和玲玲。

均為她慶賀，寫過一封充滿熱情的信寄去了。

同時，他替自己高興：一個失了家庭溫馨的人，在逆旅中居然成了女性夢裡的主角，而且是那麼個可愛的顏色的。他含着一嘴快樂吃了一頓午飯。

突然。玲玲推門進來了！

均很不自信是真事，她不是今天早晨還有信來的麼？

「均！」一嘴丁香又裂了！接着伸出隻手。

「玲姐！」均還很不自然似的；伸出手來接了她的手，

一陣溫暖，他臉上抹了兩朵紅雲。

「你想到我會今天來的麼？」

「不會！為什麼？」

「有什麼？事辦完了我就想早來；的確在家裡見一羣人

孔，也足以象徵了他的整個為人。玲玲雖然是個愛笑的人，當談到理智一方面的問題時，她絕不肯稍示輕狂的；均之所以敬她，也正是爲了她會幾次半吞半吐的說了她的身份——不但是屬了人家，而且在以前是屬着另一個人家的；是後來的變化，不得已又在這個人家裡做着得寵的姨媽呢！

均倒無所謂愛她，只是玲玲的一切，在均的心坎裡能夠很平穩的安放；均以爲像這樣才是一個知前知後的人；因爲祇少她是一個受過幾次創傷的人，創傷是人的教訓；所以在均的心裡想，玲玲該是一個完美的女性了！

於是均很快的覆了一封信，一傾悅慕之懷；願意叫她姐，希望做個忠實的朋友，……等語，即時發出。

天黑了！均吃完晚飯，又寫信給玲玲：

「玲姐！朋友！」

，還不如在這裡見一個人好呢！」玲玲挨着均坐下了。

一大篇一大篇的話，談起來……。

「噫！爲什麼還不吃那隻蘋果？」玲玲歪着腦袋笑了！

「是禮物，是紀念你離開這兒的，憑什麼吃？」

「我來了！那麼吃吧！我給你削皮！」玲玲在手皮包裡

找小刀。

「不！我一定要看牠褪了鮮紅再吃牠！」均搶着給她叩

上皮包。接着就是玲玲的一陣尖銳的笑：

「哈……優弟弟！……哈！」

玲玲是活潑的，是具有別個女人所沒有的理智的；對均

很同情，她知道他是個失了家庭溫馨的人，是個渴於安慰的

人；而且她了解他是個忠實的朋友。她每次來，都是抱着安

慰他的心來的，她也希望她們之間的情感一天天的增厚了，

使他有具體的精神安慰，同時，那也是她自己感到幸福的

一天；——因爲她認爲那是一個合理的歸宿。

「均！公園你去不去？」

「去也成！」

於是他們出去了！玲玲主張走着；均怕她力氣不夠，要

雇車。玲玲說她自己日常也愛走着，就走着了。

這是均第一次同着女人到公園；所以他很怕人，他也很

高興自己身旁居然有了一個漂亮的女人。

這正是太陽漲紅了臉要……。

玲玲說：「均！你猜公園裡一對對的男女，是夫婦呢？

是朋友呢？」

「我不知道！」

「猜！」

「至少有一對是朋友吧！」均笑着：我們少走人多的地

方吧！」

「怕什麼？假如你現在是跟你太太走的，你還怕麼？」

「……」均又紅了臉，在濃蔭底下。

（待續）

經售中國文藝月刊

經售日本書籍雜誌

代訂歐美書籍雜誌

出版日文研究書籍

發行刊日文與日語

代售本國新書雜誌

運銷中外教育用品

北京宣武內大街路九二號

人 人 書 店

電話南三〇五三號

編後記

在這一切搖動不定的時代，要出版一個刊物總覺非易，及至要繼續維持它，那就更覺困難了。關閉在這零亂裏的作家們，好像都失去了創作慾，似乎四肢無力的連筆管也拿不動，而讀者們也爲着失望與悲觀，不但對精神食糧沒覺興味，就是對形而上的事情，也很無精打采的。

這種現象就是趨入於頹廢的傾向，也可以算是一種自暴自棄的情緒，令人很可寒心，吾人不怕國家的變革，祇怕人心的死滅，苟人心不死，何愁國家的命脈會至於危險，民族會至於淪亡？

偉大的人物是在其能巖然起於失敗或危難的當中，而偉大的民族是在其能復興國家於危急存亡之秋的時候，此時何異邦定國的時候。

國可破，黨可滅，惡可除，文化不可滅亡也。我們可以一日無國家，不可一日無文化，因爲文化是國家的命脈，是人類的精神的食糧。

中國文藝自本期起開始邁第一步了。在這初進步的時候，就得了文藝界和讀者界的全面的的支持，可見中國的文藝界還有可爲，也可見中國的民族對文化建設的精神還在活潑的胎動着。

提琴如果可以容允它爲音樂的王，那末戲曲也可以算是文學之王，我們在這創刊號便登出張鳴琦的「戲劇底本質論」和傅情華的「三國故事與元明清三代之雜劇」兩大篇文章，自以爲很有意思。劉敏光的「現代日本的文學思潮」是給我們介紹日本文學的新傾向。

日本文藝春秋的特色可以算是它的隨筆，事實隨筆很有趣，同時也很不容易作的，這次我們的周作人竟打破了數年來的沉默，毅然給我們一篇「愈理初的談話」有趣文字，不但使我們很感激，想讀者們也一定很滿意吧。周作人是我們的北極星，他雖然不像那樣的活躍，或火星那樣的閃爍，但是他在那無言無爲之間也仍鎮在南面的位置。

變畫的價值已經超過過議論的程序，現在應當開始具體的專門的研究了。學術界的奉斗所實虹在其「壁畫偶談」給我們啓示什麼，希望讀者們詳細的玩味

一下吧。

本期所登的文字篇篇都是很有趣而有味，無一篇可以忽略的。如散文裡的蘇民生的「西郊雜記」是何等的文雅，張我軍對故都的秋天談得如何的痛快，邱本活的「記夢」雖祇二百多字，却文短意長，頗耐玩味。洪芸蘇的「儉書」不但富有幽默，且具有哲學的滋味，併可作爲一篇傑作小說讀，「女人」是賀律的快筆快文。

羅斯金的偉大我們雖然都知道，可是他的傳記即未必盡知，張劍翎的翻譯是很靠得住。謝剛主的「……題跋」很典雅，相國歷史是徐凌霄對相國的一個論評。小生的「京戲偶談」不是個談，談吐風生用意異常深刻，我們很希望看他的論評如何發展。

詩是文學界的最高峰，要登上這高峰當然異常困難，但是中國的詩界早已開闢了一條攀登的路徑了，大家仍須奮鬥努力吧。

據說最近我國的文藝都帶有一種的淫逸性和頹廢的趨向，這是日本的評論家給我們的一個冷烈的批評，我們

不願意否定他們的見解，但是這無疑的是一鱗片的皮相之見，還未可以說是看透了我們的實在情態。

本期的創作意外的十分齊整而堂皇可觀，如王石子的「殘羽」不但結構巧妙，就是用意也很深刻，頗帶有高爾基的作風。「風姑娘」是描寫一個鄉下姑娘在婚期所遭遇的幻滅的悲哀，我們看完了後，猶會感覺一種酸澀的餘韻，「老人的悲劇」的主人翁到底仍是終于劇的悲劇，是一篇詩味醇濃的好短篇。「程老伯」是一個中國的典型的第三流律師，他的性格裏頭也有我們的性格。「小姐們」是以輕快的筆墨描寫小姐們的寫實的生活。「七天」是一個新進的作家寫的，雖然稍屬感傷的作風，他的筆法却異常細膩，很富有未來性，我們希望這位作者更進一步的努力。

我們的豫定計劃，打算在這一創刊號照常編輯六十四頁，嗣後却爲了稿件來的太多，祇得在於嚴格的分配之下，分增頁數，同時也不得不提高了一些的價錢，這點對專誠供給我們很好底作品的作家們很抱歉，也很對不起諸位讀者。對編輯及種種辦法如有不妥的地方，尚希讀者多加指導與指示。(完)

徵稿簡章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丙 雜組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為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繕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三元至五元，特佳之作，報酬從豐，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為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須儘先由本社出版。

七 來稿寄「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中國文藝社」。

中國文藝月刊

第一卷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出版

每月出版一次 每冊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人 張深切

發行所 北京東單大羊宜賓胡同五號
中國文藝社
電話：舊東局六三九九號

總代售處 北京宣內大街路東九二號
人書店
電話：南局三〇五三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北京北新華街甲一號
新中國印書館
電話：南一九八一號

創刊號特價三角

廣告價目

附註	普通	裏封面及目錄前	底封面	地位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鉛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一	一	二	最
	套	套	套	色
	四〇元	六〇元	九〇元	全
	二〇元	三五元	七五元	面
	一	二	三	面
	二	〇	四	半
	元	元	五	面
			〇	四分之一
			元	面

本 社 附 設

1 翻 譯 部

最 優 秀 翻 譯 家

承 譯 各 種 稿 件

內 容 嚴 守 秘 密
翻 譯 迅 速 確 實

筆 譯

日

文 翻 譯 中

文

〔文藝·論文·
商文·信文〕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五 元

中

文 翻 譯 日

文

〔文藝·論文·
商文·信文〕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四 元

外 國 文

〔英·德·法〕
翻 譯 中

日 文

各 種

每 千 字

三 元 至 十 元

2 圖 案 部

應 承 各 種 圖 案

〔新 聞 · 雜 誌 · 各 種 編 排 廣 告 ·
招 貼 · 宣 傳 · 各 種 圖 案 廣 告 ·
商 標 · 商 品 · 工 藝 品 · 各 種 圖 案〕

價 巨 廉